武俠小說

鐵血成吉思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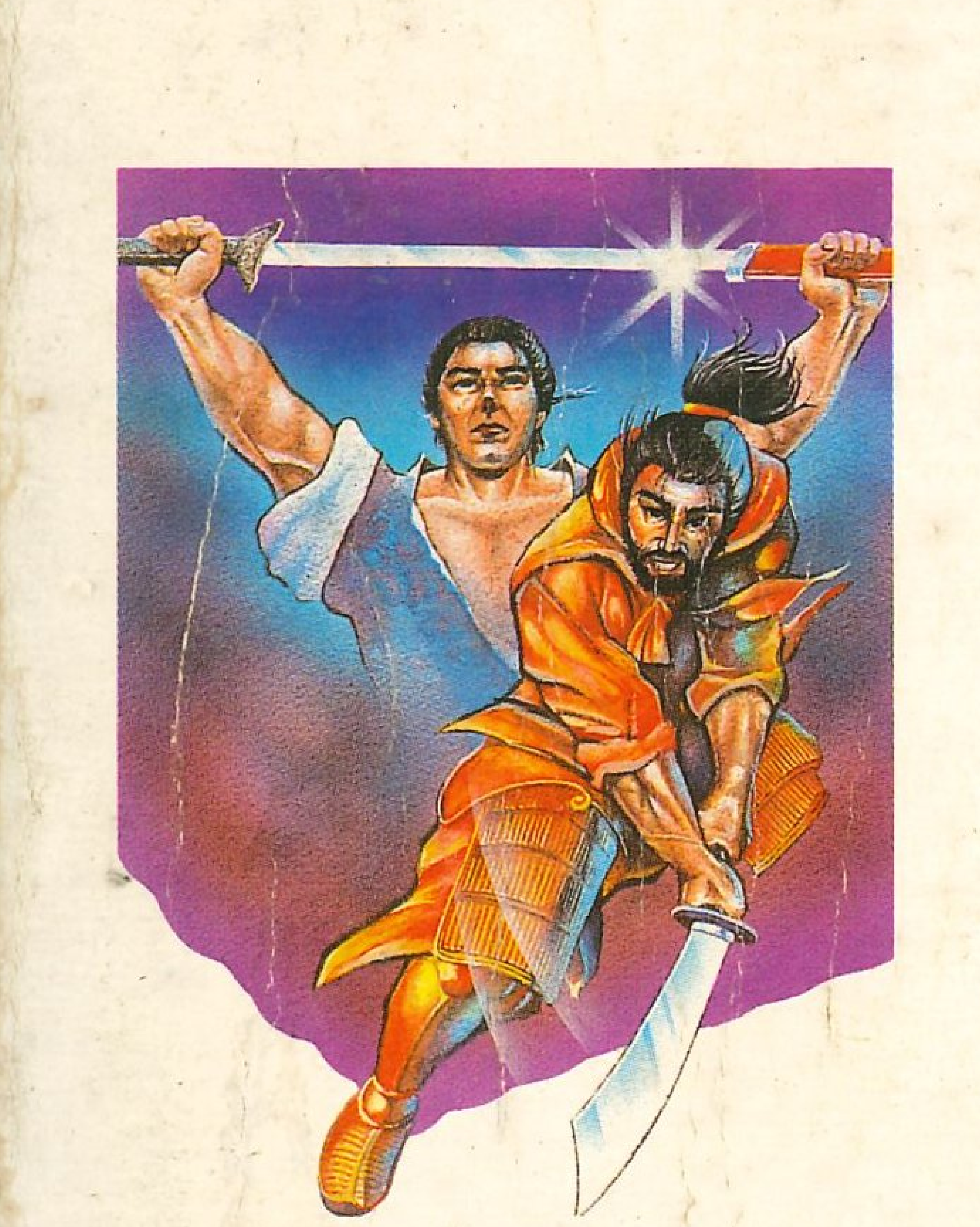
龍乘風 著

鐵血成吉思汗

龍乘風 著

環球出版社

環球出版社



天蒼蒼、野茫茫。成吉思汗鐵木眞就是在這廣闊的蒙古草原出生和成長，本來是過着平淡的遊牧民族生活，但蒙古人爲了爭疆奪土不惜大戰，因而發生一段可歌可泣的武林故事。

鐵血成吉思汗

龍乘風　著

鐵血成吉思汗

著作者：龍乘風

出版者：環球出版社
發行者：環球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
環球大廈三樓
電話：四六六七九九（七線）
郵政信箱：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：四〇一三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定價：港幣二十元
一九八八年秋季初版

武俠小說

PRINTED IN HONG KONG PRICE HK $ 20.

鐵血成吉思汗

故事梗概

天蒼蒼、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成吉思汗鐵木眞就是在這廣闊的蒙古草原中出生和成長，本來是過着平淡的遊牧生活，但蒙古人爲了爭疆奪土而不惜一戰，縱使是血流成河亦在所不惜，因而令鐵木眞不得不捲入了戰爭漩渦。

在鐵木眞還未成爲蒙古可汗之前，發生了一段武林奇遇的小插曲，因爲他竟遇上了臨安小子尹小寶。

尹小寶雖然是食肆的一名小伙計，但他從小就對武林中事甚爲熱心，在機緣巧合之下遇上了他的祖師爺華山掌門——聶不琦，繼而殺了大奸大惡的聚英堂堂主——游大先生，爲武林立下大功；但他的祖師爺亦爲此一役而受重創，臨死之前下令其繼位掌門，後來在遇到鐵木眞之後更發生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奇遇……

鐵血成吉思汗

大漠神州　英雄血濺

冷雨自簷外不斷飄來，唐海大半邊身子早已濕透，差不多整個時辰了，他一直坐在那張殘舊不堪的太師椅上磨刀。

刀已磨得異常鋒利，然而唐海仍在繼續磨，也許他要磨的並不是刀，而是他自己的戰意。

冷雨終於停下，唐海這才把刀輕輕揚起，喃喃道：「該是獵殺豺狼的時候了。」

唐海是河南汝州人氏，祖傳數代皆以造瓷爲業。天下名窰之中，景德窰自是名聞遐邇，被譽爲「官窰」、「御窰」。而河南汝窰，亦同樣極負盛名，據說宋徽宗趙佶曾下令：「雨過天青雲破處，這般顏色做將來。」汝窰遂產「雨過天青色瓷器」，名滿天下。

唐海雖成長於窰邊，所好者却非諸色瓷品，而是舞刀弄棒，結識各方豪傑。

其時，正值宋、金對峙，天下紛亂年代。

先說金國，熙宗完顏亶以完顏亮爲宰相。完顏亮在做宰相的時候，頗有君子之風，又能禮賢下士，深受國民上下擁戴，完顏亶對這位宰相也是十分信任的。

但到了後來，完顏亮却把金熙宗殺掉，並篡位登基，自己即位爲金帝。

完顏亮大權在握後，立刻原形畢露，判若兩人，在即位僅一兩年間，無數開國功臣之後裔，都給他趕盡殺絕。

完顏亮兇殘暴戾，荒淫奢侈兼而有之，除此之外，他還野心勃勃，好大喜功。其時，金國建都於會寧，是僻冷荒遠之地，完顏亮很不滿意，於是下令遷都燕京，並改元爲貞元。

完顏亮遷都燕京，只是牛刀小試，爲了要向南宋窮兵黷武，數年後更進一步再遷都至開封。

未幾，完顏亮即御駕親征，率領六十萬大軍南下攻宋，戰火甫燃，宋朝上下無不大爲震駭，但見女眞雄師所到之處，宋兵多半不戰而逃，只恨爹娘生少了兩條腿。

正當完顏亮意氣風發之際，却沒料到背後金國皇朝倏生鉅變。由於完顏亮屢次對皇族

中人大開殺戒，早已引起大家不滿，便擁立東京留守完顏雍親王即位，並聲討完顏亮種種罪狀。

但完顏亮毫不知情，依然驅軍南下繼續攻宋。

金國鐵騎勢如破竹，大軍推進到長江北岸和州，完顏亮還以爲可以輕易渡江，繼而輕易地可滅了南宋。

誰知金軍只善騎馬，不善水戰，雖然敵方只剩下一羣烏合之衆，但依然擊沉金軍不少戰船，使完顏亮大大的吃了一場敗仗。

這時候，完顏亮已知東京完顏雍叛變，更是震怒不已，但他並不回師討賊，依然要强渡長江滅宋，結果軍心搖動，最後更加兵變江邊，完顏亮被叛將吊死。

翌年，宋、金再燃戰火，宋大將張浚率領十三萬大軍，與女眞鐵騎會戰於符離，結果宋軍不堪一擊，全軍覆沒。

符離之戰，使初登帝位之完顏雍聲威大振，而南宋則僅能藉長江天險之庇蔭，繼續苟延殘喘而已。

經此一役，南宋朝廷上下再沒有人敢提起反攻金國之事，只要能保住半壁江山，已算

是蒼天有眼，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得很。

宋朝雖然積弱至此，在臨安却是一片歌舞昇平之象，縱有不少有識之仕朝夕居安思危，但形勢如此，除了隨波逐流，做一天和尚唸一天經之外，又還能幹得出什麼事情來？

其時，臨安是帝王之都，在天子脚下之地，最少看來是相當太平盛世的，但在別的地方，情況就不一定了，尤以北方城鎮，不時有金兵掩殺而至，即使在名城重鎮，也有不少金國奸細，金國武士潛伏在內，如建康府便是一例。

建康府，據南宋景定建康志所載：「建康府城周圍二十五里四十四步……六朝舊城在北，去淮五里……楊溥時徐溫改築，稍遷近南，夾淮帶江，以盡地利。城西隅據右頭岡阜之脊，其南接長干之山勢，又有伏龜樓在城上東南隅。」其中所指「長干之山勢」，就是雨花臺的山麓。

前文所述之唐海，本是汝州人氏，但在張浚伐金大敗於符離之後，却來到了建康府，投靠在一個遠房親戚簷下。

但他這個親戚後來也搬家了，走時並沒有告訴唐海遷往何處，唐海也沒追問。

唐海到建康府，並非爲了逃避戰禍，更不是存心到親戚家裏白吃白喝。

他到建康府，是爲了要對付一個人，也可以說是要對付一個禍國殃民的江湖組織。

在建康府方圓百里之內，有十幾個江湖幫會，其中最詭秘，也最可怕就是聚英堂。聚英堂堂主，武林中人稱游大先生，城府深沉而武功極高，擅使快刀，但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刀是怎樣的。

但不管游大先生的武功怎樣厲害，也不管他的刀法如何神出鬼沒，唐海已決定在今晚殺掉這個人。

唐海的刀早已磨得極鋒利，但今晚要殺游大先生的並不只有他一個人。

除了唐海之外，還有老刀手，這人是江南名俠。

老刀手查悉聚英堂與金國有秘密來往，由此足證，游大先生是個賣國賊，非殺不可！

唐海八歲學刀，三十年來先後拜師六人，俱爲刀法名家。他身經數十戰未嘗一敗，但却知道，自已決非老刀手之敵。

熟悉老刀手的人，都知道他的十根指頭又短又粗，就和他的身材一樣。還有，他從不磨刀，他的刀既不好看也不怎麼鋒利，但在這二十年來，還沒聽說過有人能夠接得下他三刀。

要殺游大先生，自非易事。聚英堂高手如雲，總壇內更是機關重重，等閑之輩根本難越雷池半步，是以老刀手決定在長街動手。

到了晚上，冷雨又再灑下，長街之中又濕又冷，唐海伏在一條暗巷背後，整個人冷靜有如一尊石像，連眉毛也沒有掀動一下。

製造精緻瓷器必須有一雙穩定的手，要殺游大先生這個人，握刀的手更要穩定。

終於，游大先生的轎子出現了，在轎子四周，總共有十六個武士，還有兩騎人馬一前一後護駕。唐海知道，這兩人是黑道巨擘，在轎前的叫「黑熊」呼延烈，在轎後的是「鐵面金鞭」寇常。

要殺游大先生，必須跨過這兩人的屍體。

老刀手早已約定唐海，他攻轎子後方，而唐海則從前方斬殺過去。

果然，轎子一到長街中央，已有一人從轎後揮刀殺上，唐海不再遲疑，立刻拔刀出鞘，全力衝前。

老刀手刀招所向無敵，寇常的金鞭是抵擋不住的。唐海不顧一切，瞬息間已連殺數名武士，繼而大戰呼延烈。

鮮血染紅了唐海的眼睛，忽聽寇常在轎後發出一聲慘叫，顯然已敗於老刀手刀下。

唐海忍不住狂叫，早已積聚多時但未能宣洩的內力在此刻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他刀如雨下，呼延烈在驚悸中掩面中刀，當場斃命。

呼延烈已除，轎中的游大先生更是非殺不可。

驀地，轎門「蓬」然一聲片片碎裂，唐海藉着刀光掩映看見了轎中人的臉，一看之下就爲之楞住了，因爲轎中人並非游大先生，而是老刀手。

「老大俠！」唐海大爲詫異，老刀手怎會在轎子裏？這轎中人若是老刀手，那麼在轎後斬殺寇常的人又是誰？還有，游大先生呢？他又躲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雖然只是一個照面間，但在唐海心裏已泛起了無數疑問，而就在這一瞬間，老刀手突然把右臂伸直。

老刀手是用右手使刀的，當他右臂伸直之際，刀已在他的手掌裏。

絕少人能看得見老刀手是怎樣拔刀的，因爲他拔刀手法又古怪又快捷，簡直令人無從捉摸。

唐海在江湖上也可算是刀法名家了，但他仍然看不見老刀手怎樣拔刀，甚至當刀鋒已

貫穿過他心臟的時候，他連刀鋒是怎樣的也沒看見。

他只能瞪大眼睛望着老刀手，初時臉上的神情既不是悲哀，也不是憤怒，而是莫名其妙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是你出賣了我？」唐海這樣問老刀手。

老刀手連眼皮也沒有抬起，只是淡淡地說道：「我不能不殺你。」

唐海突然嗚咽起來，淚流滿面叫道：「爲什麼？」他終於感到悲哀了，而且還感到憤怒。

老刀手輕輕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不爲什麼，只因大宋江山氣數已盡，而你却是個冥頑不靈的人，因此不得不殺。」

唐海雙目暴睜，怒道：「原來你早已勾結金狗……」老刀手不再說話，只是把並不怎麼鋒利的刀從唐海胸膛裏拔了出來。

唐海仰天倒臥在長街上，蕭蕭地灑下的雨點，只能沖洗掉他身上的血跡，却未能把他的眼皮閉合在一起。

是夜，唐海死不瞑目。

轎子抬走了，但莽莽神州，半壁江山，以後還會有多少人繼續在爭殺中流血？

正是：

綠楊巷陌秋風起，邊城一片離索，馬嘶漸遠，人歸甚處？戍樓吹角，情懷正惡；更衰草寒煙澹薄，似當時，將軍部曲，迤邐渡沙漠。

* * *

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，金世宗大定三年，距燕京西北千里外瀚海沙漠的斡難河畔，有一個「眼神如火，容顏生光。」的嬰兒呱呱墮地。

這是一個男嬰，當他出生之際，右手是握着血塊的，按照蒙古故老相傳，此乃吉兆。

這個異乎尋常嬰兒的父親叫也速該，是蒙古孛兒赤斤氏乞延血統的巴圖魯(即勇士)。

也速該天賦異稟，自幼即能騎善射，臂力驚人，長成後能拉七石弓(亦稱七擔弓，即拉力七百斤的弓)，憤怒時能把人活活扯開兩截，喜歡養鷹馴獒，常在斡難河、不兒罕山一帶狩獵。

有一天，也速該又在斡難河上游一帶狩獵，恰巧遇上了一輛新娘車，原來是篾兒乞惕部一個叫也客赤列都的青年聚妻，途經此地。

也速該一看見車上的新娘子，立刻就爲之愣住了，那是因爲新娘子實在太美麗，於是便興起了搶親的念頭。

其時，蒙古有不少風俗，在漢人眼中是認爲不可思議，甚至是一場糊塗的。例如嫂婚制——父死之後，其子可娶其後母(即親生母親以外之妻妾)。兄死之後，其弟可娶其嫂。此外，又有搶婚制。搶婚既不罕見，也不是甚麼醜事，只要能搶到手，日後又能以武力權勢保住妻兒，那便毫無問題。

就是這樣，也速該帶着兩個兄弟，把別人的新娘子搶了回來，成爲自己的妻子。

她叫月倫，意思是「雲」，是斡忽訥惕族著名的美人兒，她本來是要嫁給也客赤列都爲妻的，但命運之神的安排，却使她變成也速該的妻子。

初時，月倫是感到很悲傷的，但她並不是懦弱的女子，她很快就堅強起來面對一切，而且還漸漸接受了也速該的愛意。

就在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，月倫在斡難河畔一頂蒙古包中產子，這嬰兒後來被父親命名爲鐵木眞。

蒙古草原，地域廣闊，氣象雄渾。南北朝時代北朝有敕勒歌：「敕勒川，陰山下，天

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

據史載——北齊高歡爲周軍所敗，曾使敕勒族人唱此曲激勵士氣。

宋乾道六年，金大定十年，也速該帶着九歲的鐵木眞前往斡忽訥惕氏家族，目的是要爲鐵木眞訂婚，途中巧遇「智者」德薛禪，德薛禪爽快地答應把女兒孛兒帖許配給鐵木眞。

也速該很高興，便把鐵木眞留在德薛禪那裏，臨走前說道：「我兒怕狗，莫給狗嚇壞他。」然後也速該就走了。在歸途中，他遇上了塔塔兒人，並參加了他們的酒宴，豈料却給塔塔兒人認出他就是乞延血統的也速該，於是暗中下毒陷害。

原來也速該曾與塔塔兒人火拼，並俘虜過兩名戰士，如今狹路相逢，也速該一時不察，即遭毒手。

也速該回家後不久即毒發身亡，鐵木眞也被領回家中，從此和母親月倫開始了悲慘的生活。

* * *

就在這時候，在一片茫茫蒙古草原的另一角，也有一件慘絕人寰的事同時發生。

一支從大散關遠道而來的漢人商旅，突遭狙擊，一行商旅三十餘人，全遭殺害，所有

財帛、食物及食水統統給洗刦一空。

能夠一口氣殺三十餘人的兇手，自非一人，但到底兇手總共有多少，恐怕誰也不知道了。

這一支商旅，人數總共是三十六人的，但躺在地上的屍體，卻只有三十五人，還有一個往那裏去了？

約莫過了擠一桶馬乳時光左右，一騎人馬自西北方飛馳而來，只見這一騎人馬，人幼小馬也幼小，騎者原來只是一個七、八歲大的孩童。

這孩童雖然年紀小小，但一身裝備卻甚齊全，既有刀劍，又有鐵弓利箭，頭上還戴着一頂小小的鐵盔，儼然一名小戰士的模樣。

這孩童叫尹小寶，是臨安(今杭州)一間小食肆的小伙計。

尹小寶在三歲那一年喪母，到了六歲父親在街頭賭錢作弊，結果給一羣市井流氓活活打死，其後有人問尹小寶：「你報不報仇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爹本就該死，又有什麼仇好報了？」

問者大奇，尹小寶接着說道：「賭術不精而賭錢，那是該輸，技不如人而作弊，那是

該打，行騙不遂還要先行動手打架，便是該死。」這番說話輾轉傳到那些市井流氓耳中，無不捧腹大笑。

一月後，尹小寶在一間小食肆裏當小二，由於他年紀實在太幼小，不少顧客都叫他做小小二。

有一晚，食肆快要打烊了，門外忽然來了一個鬚眉灰白，一件長袍也是灰灰白白的老者，尹小寶見他兩手顫抖，心想：「這老丈準是餓得很厲害了。」

正要招呼老者進入店中坐下，這老者卻反而向他招手：「小寶，你過來。」

尹小寶大奇，他再看老者兩眼，又忖道：「老子從沒見過這老丈，這老丈卻知道老子的大寶號叫小寶，眞是奇怪也。」當下依言走了過去，眨眨眼問道：「你在叫我嗎？」

老者也眨眨眼撫摸着尹小寶的小腦袋，過了很久才嘆一口氣，道：「五年了，一晃眼就五年了。」

尹小寶莫名其妙，暗道：「甚麼五年六年了？五年前老子還在吃奶。」

忽聽老者問：「你爹葬在那裏，快帶我去瞧瞧。」便在此時，尹小寶陡地發覺這老者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，那隻無名指是不見了的。

尹小寶立刻想起了一個人，那是他父親叫尹一鶴，年輕時曾投入華山派門下，拜「華山聖叟」聶不琦爲師，但當年尹一鶴好酒貪杯，練功不勤，這還罷了，到後來還借着七八分酒意，大罵聶不琦是假道學僞君子，聶不琦一怒之下，就把尹一鶴逐出師門。

聶不琦是否假道學僞君子，暫且不論。尹一鶴被逐出華山派之後，不到兩天就給仇家纏上了，其實尹一鶴武功平庸之極，根本不是這些仇家的對手，但從前人家忌憚他是華山派弟子，不看僧面還須看佛面，是以還不敢對他怎樣，如今形勢生變，尹一鶴失了聶不琦這個大靠山，這些仇家就不再客氣了，總共有二十餘高手把尹一鶴包圍，誓要將之斬爲肉醬。

以尹一鶴的武功，別說是二十餘高手向他圍攻，便是有三、五個武功稍爲不弱的江湖人物纏着，他也是無法衝出重圍的，眼看這一天非要橫屍道上不可，忽然強援從天而降，殺出了三名劍客，經過一番激戰之後，尹一鶴的仇家無一倖免，而那三名劍客也死了兩人，而活着的一個則身受重傷，連左手無名指也給敵人一刀削掉。

這個給削掉無名指的劍客，就是尹一鶴的師兄雷烱，而另外兩名劍客，也是華山派高

手，但却並非隸屬聶不琦門下。

當年，若不是雷烱帶着兩名華山派高手趕至，尹一鶴已給仇家斬爲肉醬，日後也不會到了臨安娶妻生子，是以尹一鶴對尹小寶說道：「雷師伯是你爹的師兄，也是你爹的再生父母。」

尹小寶剛滿週歲之時，雷烱曾到臨安一遊，那時候雷烱雖然一連數天，天天都抱住尹小寶不肯放手，但尹小寶又怎認得出他是何方神聖？

如今一別又已五載，尹小寶對雷烱可說是完全陌生的，但一看見這老者左手缺少了無名指，便登時省悟過來。

雷烱提起尹一鶴，尹小寶的眼睛就紅了，雷烱抱起了他，低聲道：「別害怕，雷師伯來了，誰都不敢欺負小寶！」

尹小寶用衣角揉了揉眼珠子，道：「但我眞的不知道爹塟在甚麼地方。」

雷烱陡地面色一沉：「怎會這樣的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故意不去拜祭他。」雷烱神情更難看，沉聲道：「你在搞甚麼鬼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我爹生前說好了的，他說道：『我若給人幹掉，你最好把我臭罵一頓，

也別來拜祭，就當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。』我問他是什麼道理，他說道：『你若悲慟莫名，一副咬牙切齒的樣子，說不定仇家會連你也幹掉的，這就叫斬草除根！』我點點頭表示明白，而且心裏也覺得爹所說的話很有道理。」

雷烱這才恍然，不禁長長嘆息一聲，道：「你爹其實並不愚蠢，只是不肯勤練武功，否則到了今時今日，就連師伯也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爹是故意不練武功的。」

雷烱道：「你可知道是什麼緣故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想練萬人敵之法。」

雷烱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他喜歡行軍打仗，常對我說，只有熟讀兵書，才能佈陣殺敵，把金狗殺個片甲不留。唉，你爹眼光是很遠大的，但他屢次想擠身進入軍營，結果都失敗了。」

尹小寶罵道：「滿朝上下文官貪財，武將怕死，就算爹做了一個小小的將軍，到頭來還是鬱鬱不得志的。」

雷烱越來越是詫異，忍不住問：「你才六歲，怎會如此洞悉世情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爹有一個叫化子老朋友，跟小寶也很談得來，我爹的事，他最清楚，也常對我說。」

雷烱嘆道：「你眞的不知道你爹葬在那裏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不知道，老根知道。」

老根就是那個叫化，他四十來歲左右，是個瞎子。

尹一鶴遇害之後，就是老根把他安葬的，誰也不知道這個瞎子叫化怎樣做，但尹小寶知道，老根辦得很妥當，只是沒有把葬地所在告訴尹小寶。

老根只是對尹小寶說道：「君子報仇，十年未晚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不錯，只要老子還能活下去，這個仇遲早一定報得了。」

但雷烱既已來了，報仇雪恨之事就用不着再等十年、甚至是二、三十年。

把尹一鶴打死的流氓叫曹門神，自幼橫練一身外家功夫。事發當天，尹一鶴確是賭錢作弊，但卻不是爲了自己而行騙，原來曹門神也是個騙子，在賭博中騙了一個老木匠三十五兩銀子，尹一鶴不值其所爲，便對老木匠說道：「待我來對付他，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」然而，尹一鶴作弊的手法並不高明，終於給曹門神瞧出了破綻，繼而動武鬧出

了命案。

尹一鶴在華山派中雖然是個不成材的弟子，但畢竟出自名門大派，照理來說，曹門神這種街頭市井人物，決不會比尹一鶴强到什麼地方去。但尹一鶴早已壯志銷沉，平時又疏練武功，一經動手，不到十個回合便吃了大虧。

雷烱查明原委之後，不禁怒火更熾，大聲道：「曹門神此人，殺之不枉。」結果，曹門神還沒弄清楚雷烱這個老頭兒是何方神聖，便已給雷烱以內家重掌震斷心脈。

尹一鶴之仇既報，雷烱也就不再打算在臨安逗留下去，他對尹小寶道：「你這個小小二幹得快活不快活？」

尹小寶不答反問：「要是雷師伯來做這個小二，你快活嗎？」

雷烱搖搖頭道：「自己喝酒才快活，侍候別人喝酒，快活個屁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此刻就像個屁！」

雷烱大笑，一手抱起了他：「少放屁，從今以後，你跟着師伯好不好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說不好的便是龜兒子。」就是這樣，尹小寶跟着雷烱離開了臨安，兩人一起闖蕩江湖，倒也有一段日子過得相當愉快。

大半年後的一個晚上，雷烱帶着尹小寶來到了嘉興。

初時，尹小寶以爲師伯會到客棧投店，但雷烱却並非如此，而是帶着他來到了一間鏢局之中。

那是嘉興最大的一間鏢局，總鏢頭彭雨昌，外號人稱「紫面獅王」。

彭雨昌一看見雷烱，便把他拖入密室詳談，尹小寶可沒知道兩人說些甚麼。

當晚，雷烱就和尹小寶住在鏢局之內，而且一住就住了六個月，尹小寶也沒有問師伯甚麼時候才走，總之，他跟着雷烱，無論雷烱住在山洞裏也好，住在井底內也好，他都不會眉頭稍皺。

一天早上，雷烱忽然對尹小寶說道：「咱門要走了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走往那裏？」

雷烱道：「彭總鏢頭怎樣走，咱門也就怎樣走。」

不久，尹小寶就看見了一支「商旅」，帶領者正是彭雨昌。

彭雨昌帶着三十餘人，神秘兮兮地離開了嘉興，經過長途跋涉，捱盡雨打風吹之苦，這一支「商旅」竟然來到了蒙古草原之上。

尹小寶可不管蒙古是甚麼地方，只覺得這裏很好玩，雷烱給他買了一匹小馬，又在途中一個部落裏買了一把刀、一把劍送給尹小寶。

再後來，尹小寶又有了弓和箭，那是三天之前，一個蒙古小孩童贈送給他的。

有了弓箭和馬，尹小寶就神氣多了，這一天，他騎着馬左顧右盼，忽然看見前面有一頭黑貂，便策馬狂追，要把黑貂射殺成爲自己在蒙古的第一件獵物。

但那頭黑貂甚是機靈，尹小寶雖然騎馬追趕，但始終難以趕及，他也曾在馬上放箭，但力道不足，兼且一箭射出全無準頭可言，要是這樣也能射中黑貂，倒算是天下奇聞了。

尹小寶追獵黑貂失敗，一張小臉氣得火紅，正要折回原路，忽然聽見有人格格地怪笑。

尹小寶吃了一驚，只見在一個小山丘背後，緩緩地走出了一個高大的長鬚漢子。

這長鬚漢子顴骨高聳，鼻如鷹嘴，手粗脚大，一望而知決非中土人士。尹小寶心想：「此人一開口準是嘰哩咕嚕的番邦說話，老子可聽不懂。同樣地，老子說話，他也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，算來算去，還是犯不着與之週旋。」其實他見這長鬚漢子身形高大，相貌兇猛，心中有點害怕，但卻不肯承認自己膽怯，便編排了這一番道理來爲自己辯護。

總之，不管怎樣，反正黑貂已溜之大吉，尹小寶跟着照溜可也，那是天經地義之事，就算這長鬚漢子是玉皇大帝派來的天兵天將，尹老弟還是這廂失陪了。

但就在這時，尹小寶聞着了一陣令人垂涎三尺的烤肉香氣。接着，他又看見長鬚漢子向自己招手：「小孩，過來！你過來！」

長鬚漢子說話鼻音甚是濃濁，令人有着模糊不清的感覺，但尹小寶卻也聽得很明白，他說的居然不是什麼番邦說話，而是不折不扣的漢語。

尹小寶望了長鬚漢子一眼，道：「你叫我有什麼事？」

長鬚漢子道：「今天我獵殺了一頭鹿，烤得很不錯，但一個人吃沒意思，難得遇上你這個小兄弟，我們一起分享鹿肉的美味好不好？」

尹小寶遲疑了片刻，搖搖頭道：「不好。」

長鬚漢子奇怪地盯着他：「爲什麼不好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無功不受祿，因此不吃。」

長鬚漢子抓了抓下顎，神情迷惘喃喃道：「無功不受鹿？難道要有功勞的人才能吃鹿嗎？」

尹小寶哈哈大笑：「大鬍子，你很有趣。」長鬍漢子也笑了，他一笑，相貌就不再兇猛，變得豪爽可愛起來。

長鬍漢子一面笑，一面從草叢內抓起了一條烤熟了的鹿腿，使勁地向尹小寶晃了晃：「來呀！小孩，我們一起吃。」

尹小寶想了一想，還是搖搖頭，道：「我不過來。」

長鬍漢子濃眉緊皺：「你是不喜歡吃鹿肉？還是肚子不餓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老子喜歡吃鹿肉，而且肚子也餓得緊，但你我素未謀面，怎好意思把你獵回來的鹿吃掉？」

長鬍漢子聽得爲之一呆，繼而大笑道：「你的肚子有多大？能吃得下多少鹿肉？何況就算你有本領把整頭烤鹿吃掉，我也不會生氣的。」

但尹小寶仍然搖頭，但卻也不再說什麼。長鬍漢子沉吟一會，倏地恍然大悟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是害怕我會欺負小孩！」尹小寶瞪視他，既不承認，也不否認。

長鬍漢子道：「小孩，我發個誓好了。我願向長生天發誓，我若存心藉故欺侮這個騎在馬上的小孩，必將有如此箭。」說完之後，從箭筒裏抽出了一支箭，然後把箭折斷。

尹小寶暗叫奇哉怪也，忖道：「老子吃不吃你的鹿肉，跟你又有什麼相干了？何必要發此毒誓？老子的老子常道：『防人之心不可無。』少吃兩塊鹿肉，等閒事耳，還是速速打道回府，方爲上策。」

主意既決，便叫道：「大鬍子朋友，我有要事趕着去辦，不必客氣了。」語畢，策騎小馬返回原路，再也不瞧長鬍漢子一眼。

倒是這個長鬍漢子一直目送着尹小寶，影子完全消失，才吁一口氣，沒精打采地獨自啃嚼烤鹿腿肉。

尹小寶其實眞的很餓了，但他寧願吃又硬又乾的炒米餅，也不肯吃鹿肉。

但他在馬背上才吃了兩塊米餅，就看見了一件絕不尋常的事。

從嘉興遠道而來的「商旅」，竟然浴血在一望無垠的蒙古草原上。

「雷師伯！」尹小寶飛馬趕回來，到處找尋雷烱。

只見草原上處處血腥，彭雨昌死了，所有鏢師、趟子手無一倖免，尹小寶找了很久，才看見了雷烱。

雷烱兩眼朝天，臉上全是血漿，動也不動。尹小寶跪在他身邊，用力推了他幾下，但

雷烱全無反應，顯然已氣絕畢命。

尹小寶震驚極了，他環視四野，但覺一片茫然，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。

他只覺得手足冰冷，喉乾舌燥，很想大聲叫喊宣洩鬱悶之氣，但卻連叫也叫不出來。後來，他用手抹一抹臉，略爲定一定神之後，才在肚裏大罵：「操你奶奶的灰孫子，是那個龜蛋下的毒手，將來給老子抓住了，不砍開十八大塊，老子就不姓尹！」

他這番在肚子裏罵人的說話，最重要的是「將來」二字，因爲憑他此刻的本領，連一頭黑貂也對付不了，要是兇手突然在此出現，給砍開十八大塊的必然不會是別人，而是尹小寶他自己。

在肚子裏罵人，就算是罵他十天八天也是於事無補的，尹小寶看看天色，覺得天氣很好，但再摸摸肚子，就覺得並不太好了。

草原上的風越吹越大，尹小寶只覺得身子越來越冷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忽然有人在他背上輕輕拍了一下。

這一拍之力雖然不大，但卻把尹小寶嚇了一大跳。他回頭一望，只見背後站着了一個

比自己高大得多的人，正是那個長鬍漢子。

尹小寶連忙迅速後退，隨即拔出了一柄兩尺尖刀，喝道：「別過來，老子可不是省燈的油。」他又驚又急之下，把「省油的燈」說成「省燈的油」。

但那長鬍漢子似是渾然不覺，只是輕輕向他招手，道：「小孩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會害你的。」

尹小寶大聲道：「人心隔肚皮，誰知道你心裏打什麼主意？」

長鬍漢子道：「我若要加害於你，剛才就不會用手拍你的背。」說到這裏，從腰間摸出一把短小鋒利的匕首，在尹小寶面前比劃了一下，意思是說：「我若要殺你，你此刻還焉有命在？」

尹小寶一想，倒也覺得頗有道理，要是這長鬚番人心存不軌，尹小寶早已變成尹死寶了，是省油的燈也好，不是省油的燈也好，結果都是一樣的——兩腿一蹬，就此嗚呼哀哉歸登西天極樂世界去也！

再說，這長鬚番人身高力大，要是尹小寶被逼跟此人決鬥，勝負之數也是不言而喻的，想到此處，不禁手足酸軟無力，連尖刀也鬆脫跌落在地上。

長鬍漢子目露憐憫之色，緩緩地走到尹小寶身邊，說道：「小孩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尹小寶仰起了臉道：「你先說。」

長鬍漢子道：「我叫塔塔統，是太陽汗的師傅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太陽汗是什麼東西？」

塔塔統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太陽汗是西方乃蠻部的大汗，乃蠻地廣民强，擁有草原上最强悍的戰士，他們是所向無敵的。」

尹小寶倏地臉色一變：「我們這些人，是不是乃蠻戰士殺的？」

塔塔統搖搖頭：「絕對不是，因爲這裏並不是乃蠻部落的屬地，這裏沒有乃蠻戰士。」

尹小寶仰視着塔塔統，道：「既然這裏並不是乃蠻人的地方，你又怎會在這裏走來走去？」

塔塔統道：「不爲什麼，只因爲我喜歡到處走來走去。」

尹小寶一呆，不由笑道：「這倒與老子志同道合。」

塔塔統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我知道從前有一個姓李名耳的人，是道家之祖，人稱老子，怎麼你年紀輕輕，也自稱爲老子了？」

尹小寶笑了笑：「我是臨安老虎帮帮主之子，所以綽號就叫老子！」

塔塔統「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不知道除了綽號之外，你又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老子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尹小寶便是區區在下。」

「尹小寶！」塔塔統手撫長髯莞爾一笑：「這名字甚好，我很喜歡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若喜歡這個名字，不妨拿去使用，從此以後，你不再叫塔塔統，就叫尹小寶好了。」

塔塔統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若用了你的名字，你又該叫什麼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若叫尹小寶，那麼老子就叫塔塔統。太陽汗的師傅，此後由我來當，你老兄在老子身邊指教指教便是。」塔塔統笑得更厲害，連眼淚水也迸流出來。

塔塔統在大笑，但尹小寶卻笑不起來，而且還長長嘆息一聲。

塔塔統笑聲倏止，接着也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們爲什麼要到這裏來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，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他們來，我也跟着來。」

塔塔統又嘆一聲，道：「他們死了，幸好你還活着。」

尹小寶苦着臉，道：「活着又怎樣？老子如今孤苦凄涼，連賭骰子也沒有對手了。」

塔塔統道：「你別害怕，我打算回乃蠻部落去了，你和我一塊兒上路吧。」

尹小寶雙眉緊皺，心想：「乃蠻部落是什麼地方，老子是不明白的，要是那個什麼太陽汗蠻性大發，把老子煮熟來吃，豈非連死也死得不明白嗎？」正欲拒絕塔塔統，但其後轉念一想：「漢人到蒙古，死也苦活也苦，若不跟着這個長鬍番人，老子又還有何處可棲身？反正處處都是險地，還是不如跟着塔塔統走，好好歹歹也有倚靠。」

主意既定，便對塔塔統道：「老子跟你走，大家決不反悔。」

塔塔統笑道：「當然不可反悔，不如我們結成安答怎樣？」

尹小寶一愕：「什麼叫安答？」

塔塔統道：「安答就是結拜兄弟，反正我們一見如故，不如結拜成爲兄弟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，道：「不好。」

塔塔統濃眉一皺：「你是看不起我這個太陽汗的師傅嗎？」

尹小寶又搖搖頭，道：「老子並非看不起你，而是咱們年紀相差太遠，老子若跟你結成安答，我便是你的小安答了，做安答做得太幼小，只怕會坐立不安，甚至會弄得答非所問，卻又何苦由來哉？」

塔塔統一怔，半晌才道：「尹兄弟既有此顧慮，我們就不結安答好了。」

這時候，天色漸漸黑了，塔塔統帶着尹小寶來到那小山丘背後，給他吃烤鹿肉。

尹小寶早已飢腸轆轆，兩手抓起了一條烤鹿腿，立刻狼吞虎嚥大嚼起來，塔塔統看得十分高興，姆指一豎，道：「人小胃口不小，好！」

尹小寶一面大嚼鹿肉，一面問道：「咱們甚麼時候前往乃蠻部？」

塔塔統道：「你現在已很累了，先睡一覺再說吧。」

當晚，尹小寶就和塔塔統在一個小帳篷裏歇宿，雖然身處異域之中，尹小寶居然也睡得甚是香甜。

翌日一早，尹小寶就從帳篷裏爬了出來，他只覺得草原上的風很大，天地間充滿着蒼涼之意。

塔塔統並不在帳篷內，尹小寶爬出了篷帳，還是沒有看見塔塔統的影子，正待大聲呼叫，忽然聽見有人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塔塔統已經走了，你跟我來吧。」

尹小寶這才發覺在帳篷背後隱藏着一個人。只見這人滿臉麻子，年紀少說也在七旬開

外，穿一襲灰袍，背負長劍，笑起來的時候瞳孔縮成一線，令人有着說不出陰森之感。

尹小寶心中一驚，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滿臉疪子的老者嘿嘿一笑，道：「我是你的祖師爺『華山聖叟』聶不琦。」

尹小寶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，但隨即搖頭道：「不，你不是『華山聖叟』，你是吹牛的。」

老者冷笑道：「你怎知道我在吹牛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爹曾經說過，祖師爺是個君子，究竟是眞君子還是僞君子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但只要像個君子，就決不會藏頭露尾，鬼鬼祟祟的躲在角落裏唬嚇別人。」

老者冷笑連聲，道：「你說老夫吹牛，其實你吹牛的功夫比我還到家得多，少廢話，塔塔統已給我趕走了，你要活命，就得跟着老夫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爲什麼非要跟着你不可？」

老者臉色一沉，道：「難道你不想找出殺害雷烱的兇手嗎？」

尹小寶陡地一呆，道：「你知道兇手是誰？」

老者道：「雖然還不敢太肯定，但是十不離八九的了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咱們能趕得上找那兇手嗎？」

老者冷冷道：「老夫若要找一個人，就算那人逃到天涯海角，也是躲不了的。」

其實，尹小寶早已知道這個老者確然就是「華山聖叟」聶不琦，原來尹一鶴當年被逐出師門，身上是懷着聶不琦一幅畫像的，這畫像出自雷烱胞弟雷鄂之手筆。雷鄂雅擅丹青，雷烱劍術超羣，一門雙傑早已爲人所津津樂道。

當年，雷鄂把這幅畫像交給尹一鶴，是叫尹一鶴把它獻給聶不琦的，那知畫像還未獻上，尹一鶴已被逐出師門，是以這幅畫一直都在他身上，聶不琦反而無緣目睹。

尹小寶自懂人性以來，尹一鶴就不時把這幅畫像展示在他眼前，道：「這個就是你爹的師父，他是個僞君子，但給你爹知道了他的秘密，所以，他把我逐出了師門，可是，他還是我的師父，一日爲師，終生爲父，師父師父，這關係又豈是尋常可比的……」

尹一鶴每次提起了聶不琦，就會有點語無倫次，心情更是矛盾得難以形容，尹小寶年紀幼小，自然聽得一片迷糊，似懂非懂。

但不管怎樣，聶不琦的容貌，尹小寶早已深深印在腦海裏，即使聶不琦不說，他也會認出眼前這個老者，確是「華山聖叟」聶不琦。

雷烱、彭雨昌何以會自嘉興遠赴蒙古？三十餘人因何慘遭毒手？聶不琦怎會在此時此地出現？這都是尹小寶無法明白的事。

聶不琦既已來了，別說是尹小寶，便是雷烱復活，也只有唯命是從的份兒。

聶不琦要尹小寶走向東，尹小寶也就只好走向東，其間絕無半點選擇餘地。

聶不琦帶着尹小寶穿過一望無際的大草原，六天之後來到了乞可山與赤左山之間。

那是一個寧靜的牧地，屬於翁吉拉部的地方。

尹小寶指着一條蜿蜒曲折，有如緞子般光滑的河流說道：「這河水眞不錯，是不是名聞天下的黃河？」

聶不琦「哼」一聲：「這不是黃河，你是個黃口小兒倒是眞的。」

尹小寶嘻嘻一笑，心想：「老子就算是個白癡，也知道黃河之水決不會流到這裏來，老子不知道這是什麼河，老祖師爺也同樣不知道，正是彼此彼此，大家平起平坐。」

那知心念未已，聶不琦已緩緩地說道：「這是怯綠連河，從這邊直走上去，就是塔塔兒部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忖道：「韃子番人，倒很喜歡塔這個塔那個，長鬍大個子叫塔塔統，塔塔兒却又是什麼東西？」

只聽聶不琦又繼續說道：「塔塔兒部是强大的部族，極不好惹，和這裏翁吉拉部的人全不相同。」

尹小寶「哦」一聲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在這裏停步可也。」說到這裏，遠處有數騎人馬疾馳而至。

尹小寶望着這數騎人馬，忍不住說道：「翁吉拉部的馬跑得好快，準是盛產好馬之地。」聶不琦卻不住搖頭，道：「翁吉拉部最著名的並不是馬，而是美人。」

尹小寶聽得一呆，繼而笑道：「蘇州多美女，如此說來，這裏倒是蒙古的蘇州了。」

聶不琦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年紀小小，偏偏多多古怪。」尹小寶抿嘴一笑，不再說話。

這數騎人馬瞬即已飛馳到聶、尹二人面前，當先一人立刻翻身下馬，向聶不琦拜倒，恭聲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來得正是時候。」所說的也是漢語。

尹小寶心中大奇：「莫非此處距離中原不遠嗎？」

只聽見聶不琦「唔」的一聲，捋鬚緩緩道：「德薛禪近來怎樣了？」

德薛禪這個稱呼，應該分開兩截來解釋：「德」爲名字，「薛禪」在蒙古語是智慧的意

思，只有德高望重，才智過人的老者，才能獲得這一個尊號。

仍然拜倒在地上的人朗聲回答：「德薛禪很好，但他的親家也速該卻給塔塔兒人下毒害死了。」

聶不琦臉色一沉，道：「你是說搶親成家的那個也速該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正是。」

聶不琦「哼」一聲，道：「也速該和塔塔兒部的事，我是不會理會的，你也別插手招惹麻煩。」

那人忙道：「但孛兒帖已許配給也速該的兒子鐵木眞，也速該的仇恨，也就是我們的仇恨。」

聶不琦沉聲道：「德薛禪也這樣說過嗎？」

那人一呆，半晌才搖搖頭道：「這倒沒聽過。」

聶不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顯然連他老人家也沒有說過什麼，你就更不該多管閒事。翁吉拉部的人愛好和平，你切莫輕啟戰端，爲族人惹來不可收拾的禍害！」

那人怔呆了很久，終於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弟子知道了。」

聶不琦這才容顏稍寬，右手輕輕一抬，道：「赤郎，你起來吧。」那人這才站直了身子，目光同時轉移到尹小寶臉上。

尹小寶也盯着赤郎的臉，只見他大概二十五六歲左右年紀，長得威武不凡，頗有英勇氣概。

尹小寶心想：「此人很講義氣，老子的祖師爺和他一比，大有天淵之別。」赤郎見他年紀雖小，但眼神聰慧而勇敢，也是心中暗暗喝采。

聶不琦乾咳了兩聲，對尹小寶道：「他是翁吉拉部的勇士，五年前已拜我爲師，你比他晚了一輩，就叫他師叔好了。」

尹小寶眼球子骨碌一轉，道：「你不是已經把我爹逐出了華山派嗎？所以我爹已非華山派門下，我又有什麼資格叫這人做師叔？」

聶不琦臉一沉，含糊地說道：「當年你祖師爺氣在頭上，才隨口這樣說的，師徒言語頂撞乃屬常事，又豈可當眞？」

尹小寶作其恍然大悟之狀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既是隨口說說，自然不可當眞。」

說到這裏，轉身向赤郎抱拳一笑：「小子有眼不識師叔，尚祈師叔老兄莫怪，我叫尹

小寶，武功平凡得緊，還望師叔老兄多多指教。」

聶不琦臉色一沉，道：「師叔便是師叔，什麼師叔老兄，沒正沒經的！」尹小寶嘻嘻一笑不再說話。

未幾，又有一大隊人馬穿過草原而至，聶不琦面露微笑，道：「德薛禪來了。」

這一大隊人馬，爲首者正是「智者」德薛禪，他是坐着一輛馬車而來的，在他身邊，還有一個頭髮烏亮，明眸皓齒的小姑娘。

赤郎向這小姑娘伸手一指，然後又對聶不琦道：「師父，她就是孛兒帖，這個名字是『晶亮透明』的意思，大家都說，只要她走到那裏，那裏就是明亮的。她全身散發着美麗的光彩，看她左邊的臉龐，能映照出東邊草原上鹿羣的影子，看她右邊的臉龐，也能映照出西邊湖水裡的金魚的影子。在早一陣，她已許配給了也速該的兒子鐵木眞。」

聶不琦聽得不住點頭。（筆者按：孛兒帖這個名字，有人認爲意思是指有斑點的動物，可能是斑羊或斑鹿等。）

尹小寶站在一旁，早已看得連眼都直了，心中暗暗叫道：「我的媽啊，想不到蒙古也有這麼好看的小妞，但怎麼年紀輕輕就許配給了什麼鐵木眞？可惜！可惜！」隨即又自己

問自己：「可惜什麼？是否可惜好一朶鮮花插在牛糞上？要是這朶晶亮透明的鮮花插在牛糞上，自然是可惜得很的，但鐵木眞是龍是蛇，尹小寶可沒見識過，似乎未宜早下定論。」

德薛禪顯然早已認識聶不琦，兩人一碰面就比手劃脚的談個不亦樂乎，但這次兩人的說話，尹小寶可全然聽不懂了，只好呆愣愣的瞧着，心想：「人離鄉賤，那是半點不假的，這些蒙古語亂七八糟，非老子之所長，只好裝聾作啞，幸而眼睛依然明亮，在此看看孛兒帖姑娘，亦一樂事也。」

德薛禪和聶不琦談了好一會之後，大夥兒便回到翁吉拉部的牧地去。

其時已近黃昏，只見一幢又一幢的蒙古包豎立在乞可山與赤古山之間，每一個蒙古包在夕陽斜照下都拖着長長的影子，景色異常美麗。

德薛禪帶着衆人回到中間的大帳篷，對赤郎道：「把最好的奶酒拿出來，我們今晚吃全羊宴。」以全羊饗客，是蒙古民族接待貴賓的禮節，聶不琦聽見德薛禪如此厚待自己，不禁面露喜悅微笑。

尹小寶可聽不懂他們在說些甚麼，他是小孩心性，見路便走，見帳篷便鑽，鑽了一會

兒之後，忽然從帳篷裏抓出了一把劍。

聶不琦是劍法上的大行家，甚麼樣的寶劍都見識過，但這一把劍卻奇特之極，因爲尹小寶用盡了氣力，也無法把劍拔出劍鞘之外。

聶不琦把劍取到手中，一看之下已明其理，原來這把劍已給銅水灌封，所以才拔不出來。尹小寶奇道：「祖師爺，這是幹甚麼用的？」

聶不琦搖搖頭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赤郎在旁邊欲言又止，德薛禪看在眼裏，不由長長嘆了口氣，示意赤郎把銅水封劍的來由向聶、尹二人直說。

事情本末是這樣的——

當天，也速該和德薛禪經過詳談之後，就決定了鐵木眞和孛兒帖的婚事。

也速該很滿意，很愉快地把鐵木眞留在德薛禪家裏作未婚婿，這又稱「入贅」，是蒙古婚禮風俗之一。

然後，也速該就要回斡難河畔的孛兒赤斤部落去了。德薛禪和鐵木眞從翁吉拉部牧地一直送行了十個「伯勒」(一伯勒等於四里)，才與也速該揮手告別。

也速該繼續行程，大約走了四百「伯勒」時候，已經是第四天了。

他終於來到了「捕魚兒海」(即貝爾湖)附近，從這裏再走一百「伯勒」，就是斡難河畔的孛兒赤斤部，他的妻子月倫正等待着他回來。

也速該一直往西走，遙望向前是扯克撤山，就在這時候，他在一個黃色的草原上見到了一縷炊烟。

常言有道：「草原見炊烟，如見親人面。」也速該豪與突發，縱馬直趨上前。不久，他就看見了一羣帳蓬，他又聞到了乳香、肉香和馬奶酒的香氣，對於一個僕僕風塵的人來說，這是很大的誘惑。

按照蒙古風俗，騎馬者經過餐者旁邊時下馬，縱使未得主人允許也可以共同進食，而且原就餐者不得拒絕。

但也速該一看見這些帳蓬上所豎起的藍旗，就不禁爲之心中一凜。

其時，蒙古部落懸的是白旗，而塔塔兒部則懸藍旗，但彼此都繡以「鷹圖」。

塔塔兒部是强大部族，近百年以來與蒙古部一直有着糾纏不清的恩恩怨怨。

根據考証，蒙古人第一個可汗叫合不勒，第二個是著名的俺巴孩可汗，而第三個則是忽圖剌可汗。

至於合不勒可汗的曾祖父海都，是蒙古人的第一個汗但並非可汗。汗是首領，可汗是皇帝，其間是有所分別的。（至於鐵木眞，他是第四位可汗，應該稱爲成吉思可汗才算是正確的，但一般人都把那個『可』字省掉，以是有人說：此乃習非成是的結果。）

在俺巴孩成爲可汗之前，塔塔兒人與蒙古部族已結下不少仇怨，到了俺巴孩成爲可汗之後，更因爲女兒婚嫁之事，而在半途被塔塔兒人擄走，送給金國皇帝，結果金熙宗把俺巴孩可汗釘死在一個木驢之上。

俺巴孩可汗死後，忽圖剌繼任可汗之位，並起兵與塔塔兒人展開了十三次復仇之戰。

也速該是忽圖剌可汗的一個姪兒，九年前與塔塔兒人作戰，並擄獲塔塔兒部兩員大將，其中一人就叫鐵木眞兀格。

數日後，也速該的妻子月倫誕下一男嬰，也速該很高興，便以蒙古部族紀念功績之習俗，把兒子命名爲鐵木眞，而在蒙古語裏，鐵木眞也就是「鋼鐵」的意思。

至於那兩個戰俘，也速該不但沒有殺掉他們，還在鐵木眞彌月那一天邀請兩人參加喜宴。

除了鐵木眞兀格之外，另一個被俘的塔塔兒部大將庫魯不花。也速該是個賦性豪邁的

漢子，並沒有把兩人當作俘擄看待，經常和兩人一起吃喝，共同上山狩獵。

不久，也速該就釋放兩人，而且還在釋放之前大宴一頓。

這一頓酒宴很豐富，而且雙方還盡情高唱友情之曲。鐵木眞兀格本也是熱血直腸的漢子，不禁淚如雨下，大爲感激，宴會間並以整個塔塔兒部之名，立誓與蒙古族和平相處，永遠不再發生戰爭。

也速該大爲振奮，隨即召齊族人，當衆屠羊宰牛，並與鐵木眞兀格「指血滴酒」盟誓，誓言雙方永遠和睦修好，把往日一切仇怨消除得乾乾淨淨。

接着，大宴持續了三天，也速該才親率五百戰士，把鐵木眞兀格和庫魯不花送回塔塔兒部。

歲月匆匆，如今轉眼又已九載，當也速該想起當年與鐵木眞兀格「指血滴酒」盟誓的情景，不禁爲之胸口一熱，恨不得能夠馬上與故人一敍。

繡着「鷹圖」的藍色幡旗在風中飄揚，也速該的一顆心也在馬鞍上飄蕩，他心中在大叫：「鐵木眞兀格，你可在這羣帳蓬之內？可知道也速該勇士已經來了！」

原來蒙古部與塔塔兒部講和之後，也速該便大力扶持鐵木眞兀格稱汗。

也速該在塔塔兒部的帳蓬羣裏左穿右插，到處找尋鐵木眞兀格。他找尋了一會，果然眼前一亮，鐵木眞兀格騎着一匹白馬大笑而來。

「我的長兄，蒙古的巴圖魯，你是我救命之主，你讓我在刀下再活過來，而且你還助我獲得汗位，要不是你，我的頭顱在九年前已被踏在泥潭內！」鐵木眞兀格毫不掩飾當年舊事，拉着也速該的手大聲叫道：「來來來，我們今天不醉不休！」

這時候，庫魯不花也出現了，他在鐵木眞兀格旁邊，所說的話也是大同小異。

可是，兩人的說話雖然分別不大，但心中所想卻不一樣。

鐵木眞兀格對也速該是眞誠的，當他和也速該抱在一起的時候，這位塔塔兒之汗熱淚盈眶，興奮之極。但庫魯不花卻是皮笑肉不笑，心中簡直對也速該這個蒙古勇士恨之切骨。

原來庫魯不花向來自負不凡，但卻胸襟狹窄，在此人眼中，大海不大，高山不高。甚至連身邊衞士，全都選用比他矮小的矮子，因爲他嫉妒所有比他更高的人。

庫魯不花野心頗大，常夢想着要併吞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，但在他眼前最大的絆脚石正是鐵木眞兀格。他曾誹謗地說道：「也速該把鐵木眞兀格放回來，是因爲鐵木眞兀格

已出賣了所有的塔塔兒人，他若不是甘心做蒙古部落之子，也速該又怎肯助他稱汗？」但儘管如此，大家還是推舉鐵木眞兀格登上塔塔兒部的汗位。

庫魯不花枉作小人，自然大爲不悅，含恨在心。在宴會上，他弄來了兩罇美酒，要和鐵木眞兀格、也速該兩人喝個痛快。

也速該雖然不怎麼喜歡庫魯不花，但爲了表示尊敬主人，也喝了不少酒，吃了不少食物。

盛宴過後，也速該漸漸感到不對頭，他騎着馬離開了那片黃色草原，只覺得天旋地轉，手冰脚痲，他知道，這並不單是酒醉，而且還中了毒！

他勉力支持回到了孛兒赤斤部落，在這裏，飄揚在風中的鷹旗是白色的。

也速該在臨死前，對妻子月倫和心腹家臣蒙力克道：「好馬者傷於蹄下，善良者死於義下。是庫魯不花在酒裏下毒的，待鐵木眞長大成人之後，才爲我報仇好了。」

月倫淚流滿面問道：「庫魯不花下毒之仇，我們一定會牢牢記住的，那個鐵木眞兀格又怎樣？」也速該道：「他是個好人，但他恐怕已和我遭遇到同一命運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對蒙力克說道：「我的蒙力克，我知道你是很忠心的，日後就讓孩子們稱你爲尊父好

了，還有，鐵木眞已成爲翁吉拉部德薛禪的贅婿，你快去把他接回來……」說完之後，也速該就含恨而歿。

月倫隨即把高高的「固姑帽」摘下。

「固姑帽」是蒙古婦女已婚的一種標誌，帽高而小，帽頂插着孔雀翎或雉翎，月倫把帽摘下，是爲了要向丈夫默哀。

默哀之後，她把也速該身上的佩劍用力一拔，蒙力克同時驚呼上前撲救，因爲他知道，月倫是要殉情自刎。

但月倫這一拔之力，居然未能把也速該的佩劍拔出，到這時候才發現，原來劍鞘已給庫魯不花用銅水封住，所以再也拔不出來。

也速該死後，蒙力克立刻啟程前往翁吉拉部把鐵木眞接回去，而這一把封了銅水的劍，也就是蒙力克帶到翁吉拉部給德薛禪看的。

就是這樣，原本還該留在翁吉拉部的鐵木眞被蒙力克接回去了，但也速該的佩劍卻反而留了下來。

赤郎的敍述，尹小寶聽得心頭火起，怒道：「那個庫魯什麼花眞不是東西，也速該饒

了這廝一條狗命，這雜種養的灰孫子反而恩將仇報，可惡！可恨！可殺！」

聶不琦瞪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你罵夠了沒有？」

尹小寶哼一聲：「若要罵個夠本，三天三夜也罵不完，但光是罵又有什麼屁用！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明白就好了，還不給祖師爺閉嘴！」

不久，全羊宴開始了，德薛禪先用刀子插入羊頭，割下一塊肉給聶不琦品嘗，聶不琦一面吃一面不住點頭讚好，尹小寶心中暗罵：「吃羊肉兼拍馬屁，此謂之身兼兩家之長。」

當晚，聶不琦喝了不少馬奶酒，羊肉也吃得不少，尹小寶卻只喝奶和吃嫩滑的羊肉，他和別人言語不通，除了聶不琦之外，就只能夠跟赤郎說話。

他問赤郎：「你怎麼會和老子的祖師爺混在一起的？」赤郎聽他又老子又祖師爺的，一時間不大明白，尹小寶暗罵一聲「蠢材」，然後才簡單一點說道：「你怎會拜他爲師？」說着悄悄伸手向聶不琦一指。

赤郎這才明白，便道：「五年前，我在山下狩獵，遇上了一夥盜賊，形勢很是危險，幸而師父突然從天而降，把這夥盜賊一一殺掉，我才能逃過大難。」

尹小寶笑道：「你是這個部族的勇士，自己不會把盜賊幹掉嗎？」

赤郎苦笑一下，道：「我已幹掉了三個，但那一羣盜賊總共有二十九人！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這倒是堂堂之陣，歪歪之旗。」

赤郎奇道：「堂堂之陣這四個字我是聽過的，但甚麼叫做歪歪之旗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師出有名者，始可稱爲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。但此等雞鳴狗盜之輩，人歪理也歪，自然只配擁有歪歪之旗了。」

赤郎所識漢語有限，聞言只是不住點頭，既不知是眞是假，更加無從反駁。

至於尹小寶，他總算知道赤郎是怎樣認識聶不琦，繼而拜聶不琦爲師的，但聶不琦何以在五年前會來了蒙古，其後又是否曾經回返中土，如今才又再僕僕風塵重回此地？這種種疑問，若不是聶不琦親自說出，只怕很難會有眞正的答案了。

宴會散後，時已夜深，赤郎帶着尹小寶來到一個很大的帳篷裏，道：「這是你的帳篷，我的帳篷就在旁邊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這裏很好，但我不曉得自己怎會跑到這裏來。」赤郎笑了，他也喝了不少酒，笑起來的時候滿面紅光，樣子十分有趣。

不久，赤郎離開了這個帳篷，回到他自己的帳篷裏睡覺去了。

尹小寶在帳篷內，初時還覺得有點新奇，但過了一會就爲之興致索然。他想睡覺，但不知如何卻又鑽出了帳篷之外。

只見一輪明月高懸天際，把蒙古包映得一片銀白，夜色很美，要是中原的騷人墨客置身此地，定必會詩興大發，對着皎潔的明月吟哦一番。但尹小寶從帳篷鑽出來，卻只是喃喃地說出了三個字，那是：「他媽的！」

這是一句罵人的粗話，正人君子和窈窕淑女，就算活到八百歲也是不會說一次的，但尹小寶既非君子，也不可能是個淑女，當他在臨安牙牙學語的時候，已是他媽的前他媽的後，那一天沒說過才是希奇古怪的。

尹一鶴並不責罵兒子，他甚至對別人說道：「在這年頭，說句『他媽的』比唸『之乎者也』還更有用。」

此刻，「他媽的」這三個字已罵出來了，但到底在罵誰，又或者在埋怨着些什麼事，恐怕連尹小寶自己也說不上來。

他揉了揉眼睛，漫無目的地在帳篷間走來走去約莫走過了五個帳篷，忽然聽見陣陣兵刃破空呼嘯聲響。

尹小寶又再走前幾步，終於看見一個細小而靈活的人影，正在草原上練劍。

尹小寶定睛一看，不禁暗叫一聲：「老子的媽啊，原來是小美人兒在舞劍。」

這舞劍的人正是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，只見孛兒帖人雖幼小，但擊劍舞姿卻很優美，

尹小寶看了一會，頓時感到如痴如醉，暗道：「美人如玉劍如虹，天下烏鴉一樣黑。」這兩句話湊在一起着實不倫不類，但尹小寶自己說給自己聽，自是毫不計較。

正當尹小寶看得出神之際，忽然背後有人微笑着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也想學劍嗎？」

尹小寶吃了一驚，連忙搖頭不迭，道：「我不是存心偷看的，更不會偷練別人的劍法。」他從前常聽人說，偷窺別人練武，那是大大的禁忌，倘若給抓住了，輕則毒打一頓，重則腦袋搬家，可不是開玩笑的。

但把尹小寶叫住的人，卻並不兇巴巴的樣子，反而面露慈祥笑容，說道：「索兒帖只是在舞劍，誰也可以看個飽，你又何必大驚小怪？」

尹小寶驚魂甫定，仰首看着這人。

只見來者原來是個蒙古婦人，但她說的卻是漢語，而且說得比塔塔統還要好。

尹小寶看了她一會，才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蒙古婦人道：「我是德薛禪的妻子朔壇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怎會懂得說漢語的？」

朔壇道：「我們翁吉拉部很接近漢地，只要肯花功夫，要說漢語並不是太難的事。」

尹小寶眨眨眼道：「只怕也不太容易吧？」

朔壇笑道：「只要有恆心，鐵杵磨成針。是難是易，最主要的還是看自己怎樣去幹。」

原來德薛禪固然是翁吉拉部才智超人的老者，他這位夫人朔壇也是個才學卓越，通曉古籍的女中豪傑，她不但懂漢語，對契丹和畏兀兒語文也是很熟悉的。

尹小寶跟朔壇談了一會，對她十分敬佩，便道：「你是蒙古人，能夠說漢語，我是漢人，可以說蒙古語，寫蒙古字嗎？」

朔壇道：「有一半可以，但另一半卻不可以。」

尹小寶奇道：「是什麼道理？」

朔壇道：「你要學蒙古語，我可以教你，但蒙古到現在還沒有文字，所以就算你想寫蒙古字，也是無從寫起的。」

尹小寶這才恍然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就是這樣，尹小寶在翁吉拉部住了下來，初時感到不太習慣，但日子一久，也就漸漸適應，還跟朔壇學會了說蒙古語。

兩個月後，天氣異常嚴寒，有一天，朔壇把尹小寶召到山邊問道：「你怕不怕冷？」

尹小寶想了想，道：「有衣服就不怕。」

朔壇又問：「你怕不怕熱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最怕忽冷忽熱。」

朔壇道：「你很聰明，凡事都懂得避重就輕，我要教你練功夫，你去把皮袍脫掉。」

尹小寶愣住，道：「練什麼功夫？爲什麼練功夫要脫掉禦寒的皮袍？」

朔壇道：「我要把蒙古最高深的內家功夫傳授給你，你學不學？」

尹小寶又是一呆，道：「蒙古也有深的內家功夫嗎？」

朔壇道：「當然有，你敢不敢練？」

尹小寶連忙點頭一疊聲道：「我練！我練！」

當下便把皮袍脫掉，此時正值北風怒號，雖然沒有下雪，但還是可以凍得連鼻子也甩掉下來。

尹小寶脫掉皮袍之後，立刻全身顫抖，只得跳來跳去，好讓身子暖熱一點。朔壇盯着他，良久才道：「你可知有什麼法子，能夠讓身子不再感到寒冷？」

尹小寶牙關叩顫，道：「跳進沸鍋裏，立時就不再冷。」

朔壇笑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那時候你不但不會再冷，而且很快就會給煮熟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因此這並不是個聰明的法子。」

朔壇又笑了笑，道：「但你是個聰明的孩子呀。」

尹小寶苦着臉，道：「聰明的孩子脫了衣服，就不會再聰明，只怕是連腦筋也給凍僵了。」

朔壇道：「我教你一個不會凍僵腦筋的法子，你要小心記住。」尹小寶只得連連點頭。

從這一刻開始，朔壇就教尹小寶練習內功心法，初時尹小寶練得又急又亂，大大不得其法，自然毫不見效，但朔壇很用心教他，久而久之，尹小寶總算能夠略窺堂奧，當他運用內力，不斷在體內流轉之時，果然身子就不再感到寒冷。

但這已是大半個月以後的事情，在最初十天八天，尹小寶沒給凍得害病，已可算是一樁奇事。

尹小寶在翁吉拉部住了數月，轉眼又已到了春天。

這一天，春雨霏霏，尹小寶正在帳中練拳，他練的是「小寶十八式」，全部招數皆由尹小寶自創。

他練了一回，甚感滿意，冷不防一人自帳外搶身欺進，不由分說在他臉上打了六七記耳光。

尹小寶挨了幾下又快又重的耳括子後，接着還得要挨罵。罵他的是聶不琦。

「你這是幹甚麼的？胡亂自創武功，他奶奶的算是老幾？練武之道，最重根基，與其亂來一頓，胡亂地去練，不如一輩子不練，最少不會練壞底子！」聶不琦氣冲冲地教訓尹小寶。

尹小寶心中暗叫倒楣，只得說道：「我記住了。」

聶不琦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朔壇把本門的『蒼龍六合勁』傳授給你，你練得怎樣了？」

尹小寶一呆，道：「甚麼蒼龍六合勁？」

聶不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這數月來，你練的內功，就是蒼龍六合勁，此乃華山派八大奇功之一。」

尹小寶大爲詫異，道：「我練的不是蒙古內功嗎？」

聶不琦臉色一沉，道：「朔壇是你的祖師爺在翁吉拉部的記名女弟子，她所練的功夫心法，全是華山的絕技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她何以不說個明明白白？」

聶不琦冷冷道：「是你祖師爺不准她說的。」

尹小寶奇道：「怎麼祖師爺如今又說了出來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咱們要走了，因此向你說明也是無妨。」

尹小寶更奇：「要是不走，祖師爺是否一直會瞞着小寶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此處不能久留，咱們總是要另往他方的。」

尹小寶沉吟片刻，道：「咱們什麼時候離開翁吉拉部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明早就走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走往那裏去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別問，早點收拾行裝，今晚早點睡覺。」語畢，離帳而去。

到了晚上，朔壇沒有再叫尹小寶練功。

尹小寶心想：「祖師爺行事詭秘，倒不知道有麼陽謀陰謀，反正明早就得告辭，今晚非要見一見孛兒帖姑娘不可。」

此時春雨已停，翁吉拉部大大小小的帳篷一片寧靜，又是別有一番景緻。

尹小寶很快就找到了孛兒帖，這時候，尹小寶在朔壇指點下，內功練得怎樣那是另一回事，蒙古語倒是學得極快，跟孛兒帖談話已無阻礙。

尹小寶一找到孛兒帖，便苦着臉說道：「明天以後，你就只能自己練劍了。」

孛兒帖一怔，道：「爲甚麼這樣說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要跟着祖師爺離開翁吉拉部。」

孛兒帖道：「你們要去那裏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

孛兒帖道：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你們本非翁吉拉部的人，自然遲早要離開此地。」

尹小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又聰明又美麗，那個甚麼鐵木眞眞有福氣。」

孛兒帖聞言，卻是立刻兩眼一紅，道：「不知道他怎樣了？」她不知道，尹小寶也同樣不知道，甚至不知道鐵木眞的模樣怎樣的。

翌日清晨，聶不琦就帶着尹小寶離開了翁吉拉部，赤郎一直送到五十伯勒之後才折回。

尹小寶不知道聶不琦會到甚麼地方，赤郎也同樣不知道……

* * *

歲月如輪轉動，在草原另一角，鐵木眞已十五歲。

自從也速該死後，鐵木眞在母親月倫攜育之下，度過了五六年艱苦不堪的日子。

在情勢迫逼之下，月倫再嫁也速該的家臣蒙力克，而蒙力克對月倫確是死心塌地的。

蒙力克成爲一家之主，但也速該一死，乞延人就給泰亦赤兀人壓得抬不起頭。

此後，月倫咬緊牙關，毅然挑上這個重擔。蒙古人曾如此讚揚她：「美麗聰慧的夫人，穿着百結衣裙，來往於斡難河畔，採拾杜梨野果韮菜撫養兒子們，都成了不知畏縮的好漢。到了膂力過人的時候，他們都鬥志高昂，敢作敢爲。」

泰亦赤兀的酋長叫塔兒忽台，也速該死後，他就大力壓逼乞延人，又曾於一夜之間，把整個部族的人遷走，但卻不理會也速該的兩個妻子——月倫和速赤。

月倫是個勇敢堅毅的女人，鐵木眞也很孝順自己母親，他和母親、速赤、後父蒙力克

和胞弟胞妹相依爲命，總算熬過了一段艱苦的歲月。

但塔兒忽台卻是個胸襟狹窄，而且妒忌心極重的人，當他知道十五歲的鐵木眞能使五石强弓，馬上功夫也練得出神入化之際，不禁爲之臉色大變，匆匆去找自己的母親。

塔兒忽台的母親是著名的老狐狸，而且對月倫十分憎厭，因爲她也妒忌月倫生得又聰明又美麗。

塔兒忽台一看見母親就叫道：「不得了不得了，大家都說，巴圖魯生下的子，也必定是個巴圖魯。」

老狐狸面色一沉道：「甚麼事大驚小怪？」

塔兒忽台道：「鐵木眞已長大了，他能夠把五石强弓拉得滿如月，在馬上能使出『海底撈月』、『鐙裏藏身』等騎藝，他是勇士之子，將來也一定會是草原上的勇士。」

塔兒忽台母子在數年前發動叛變，在孛兒赤斤部打起了泰亦赤兀的旗幟，繼而塔兒忽台稱汗，又把乞延人的羊羣、馬羣統統帶走。

如今鐵木眞已日趨成長，塔兒忽台害怕他前來報仇，是以憂心忡忡，唯有向母親斡兒伯問計。

斡兒伯不愧是條老狐狸，她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：『雛鷹毀於窩中』，鐵木眞如今羽翼未豐，應趁機把他幹掉，免留後患。」

塔兒忽台正有此意，當下立即點撥人馬，向斡難河進發。

經過一番追逐，鐵木眞逃到吉拉山中。這座山雖然並不怎麼大，但卻險峻異常，而且在山脚下叢林密佈，若非識途老馬，根本無法進入山內。

鐵木眞曾到此山狩獵，很快就進入叢林之中，而且還穿過叢林，深入古拉山之內。

他獨自逃走，是爲了引開泰亦赤兀人，因爲塔兒忽台要捉拿的是鐵木眞，只要把他擒住，其餘家人怎樣都是並不重要的。

鐵木眞登山避難，那是無可奈何之擧。他在古拉山一個洞穴裏藏身，只聽見山下不時傳來泰亦赤兀人的吆喝聲和戰馬的嘶叫聲，顯然塔兒忽台已打算在山下穩守，非要把鐵木眞捉拿到手不可。

「鐵木眞！快出來投降，鐵木眞！你躲不了多久的。」塔兒忽台在山下大叫。

鐵木眞濃眉一揚，冷笑着自言自語：「塔兒忽台，我不會輸給你的。」說之後，取出了一袋馬奶仰首便喝。

三天之後，鐵木眞攜帶在身邊的的馬奶已喝光，賴以充飢的臘羊肉也一塊不剩，他必須要找尋食物和水，否則又怎能繼續支撐下去？

可是，他找了很久，還是找不着鳥獸，也找不到水，古拉山雖然可以把他隱藏起來，但沒有吃喝的東西。

鐵木眞只好挨餓、挨渴。

到了晚上，他嗅到了陣陣羊肉的香氣，原來是泰亦赤兀人在山下大吃大喝，存心引誘鐵木眞下山。

鐵木眞雖然又餓又渴，但他知道一下山就只有束手就擒，坐以待斃的份兒，因此他堅決繼續隱藏在山中。

那時候，他以爲山中只有他一個，其實却大謬不言。在古拉山，並不只有這個洞穴，在他藏身不遠的地方，也有另一個洞穴，而且這個洞穴更大。

鐵木眞在到處找尋食物和食水的時候，他也曾經過這個洞穴的外面，但他甚麼也找不到，因爲在這洞口有兩塊大石堵塞着，他根本看不見洞內的情景。

他走了之後，洞穴內就有人說道：「這個就是鐵木眞？」這聲音甚爲年輕。

接着，另一把老的聲音回答道：「不錯，他就是也速該的兒子鐵木眞。」

年輕的聲音又問：「山下不斷有人大叫鐵木眞的名字，是不是那些人要對付他？」

蒼老的聲音道：「多半是的。」

年輕的聲音道：「祖師爺，咱們帮他一把好不好？」

蒼老的聲音道：「要是咱們可以帮他，我剛才也不會點了你的啞穴。」

年輕的聲音：「祖師爺，我從前曾聽人說道：『書有未曾經我讀，事無不可對人言。』怎麼咱們如今卻要躲在這裏鬼鬼祟祟的練功？」

蒼老的聲音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這兩句話，只有在太平盛世，風流快活的人才能如此大言炎炎，在此亂世之中，若還老老實實，說什麼君子坦蕩蕩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哼，只怕走不出三里路，就已給人亂刀砍爲肉醬，死後連給誰幹掉也不知道。」

年輕的聲音嘆一口氣，才道：「祖師爺，你是在說雷師伯嗎？」但那蒼老的聲音只是「哼」了一下，不再說話。

這兩人正是聶不琦和尹小寶，這數年來，聶不琦一直帶着尹小寶在蒙古草原上蕩來蕩去，過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日子。

當年，兩人離開翁吉拉部之後，有十幾天都是到處流浪的，尹小寶狩獵的本領雖然不行，但聶不琦卻是個大行家，而且箭法又勁又準，凡是他看上了的獵物，沒有一隻可以從他箭下逃走。尹小寶心中大爲嘆服，暗道：「老子的箭法若有他一半高明，那一隻黑貂早已落在老子手裏。」他很渴望聶不琦敎他射箭，但聶不琦卻絕口不提，只是督促尹小寶勤練內功。

有一天，尹小寶實在按捺不住了，便對聶不琦道：「在草原狩獵也好，跟敵人拚命也好，若然不懂射箭，都是很吃虧的。」

聶不琦瞪着他，道：「你想練箭，現在還不是時候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不是我人小氣力也小，因此不宜練箭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知道就好了，只要練好內功，等到內功充沛之後，就算是七石大弓也很容易拉得開，而射箭之道，最重要的就是勁力，漢朝大將李廣曾經說道：『有力氣，弓才會穩定，也只有四平八穩的强弓，才能射出有準頭的利箭。』你懂不懂這個意思？」

尹小寶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一老一少在草原度過了十幾天，才遇上一個細小游牧民族部落，聶不琦和那個族長談

得甚爲投契，最後，族長容許聶不琦和尹小寶跟着這個部落一起過活，還把最好的一個蒙古包送給他們。

就是這樣，聶不琦和尹小寶跟這個小部落一起逐水草而居，過着游牧民族的生活。

一直到了三個月前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，尹小寶在熟睡中給聶不琦拖走。

這時候，尹小寶已快十四歲，數年來他不斷勤練「蒼龍六合勁」再加上已大了幾歲，走路比從前最少快了數倍。

尹小寶跟着聶不琦走了很遠，才問：「祖師爺，出了甚麼事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此處不能久留，所以非走不可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咱們離開翁吉拉部時，你也是這樣說，但爲甚麼不能久留？是不是……」

「住嘴！別多問！」聶不琦叱止尹小寶說下去，隔了片刻又道：「雷師伯的血海深仇，你想不想報？」

尹小寶陡地面色動容，道：「雷師伯的仇，自是非報不可的。」

聶不琦「唔」一聲，道：「很好，你要報仇，就得練好武功，要練好武功，就得聽祖師

爺的說話。」尹小寶無奈，只得跟着聶不琦繼續前進。

三天之後，兩人來到了一座荒山，聶不琦對尹小寶道：「這座山雖然並不很大，但卻險峻異常，咱們進入山內，大可以躲上一年半載。」

尹小寶忍不住問道：「祖師爺，咱們為甚麼要到處躲躲藏藏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當年劉邦若不是深明此理，他的腦袋瓜子早已給項羽砍了下來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劉邦和項羽的故事，老根也常常掛在嘴邊，他說與其做烏江自刎的楚霸王，倒不如做屢戰屢敗，但結果做了皇帝的劉邦。」

聶不琦道：「倘若一輩子都打敗仗，別說是做皇帝，便是想做叫化子也是不行的，打幾場無關痛癢或者是輸不死的敗仗，還可有翻身之力，但也得小心積弱難返，劉邦能夠在垓下之戰大敗楚軍，其間是有無數曲折，無數權謀所造成的。」

接着，聶不琦就帶着尹小寶登山。

聶不琦對這座荒山似乎相當熟悉，兩人左兜右彎，不久已來到了一個十分隱蔽的洞穴外。尹小寶探頭往洞內一望，道：「這洞好深，裏面伸手不見五指。」聶不琦道：「洞內有

一個細小泉水，你可以進去瞧瞧。」尹小寶依言入內，找了一會，果然發現洞內有一小泉，他掬了一口飲用，只覺泉水居然甚為清澈。

不久，聶不琦又弄來兩塊大石，把洞穴口堵住，兩人就在洞內繼續練功。

聶不琦早已有所預備，當兩人離開那游牧部落時，帶着了大量臘羊肉，就算在山洞內住上一年半載，也不愁沒有食物可以充飢。

聶不琦對尹小寶道：「你在這裏要練的武功，比『蒼龍六合勁』艱深得多，但你必須要把這套武功練成，否則一輩子也休想離開這個洞穴。」

尹小寶連忙問：「照祖師爺之見，徒孫要練多久才能大功告成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快則一年半載，慢則七八十年。」

尹小寶嚇了一跳，但隨即說道：「徒孫有祖師爺督促之下，保証有快無慢，如謂不信，長生天可以做証。」聶不琦冷冷一笑，不再理睬尹小寶，倒頭便睡。

翌日，尹小寶又問聶不琦：「祖師爺，咱們要練的是甚麼武功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練武功的並不是祖師爺，只是你一個人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祖師爺為甚麼不練了？我練『蒼龍六合勁』的時候，你也不是經常

陪着徒孫一塊兒練嗎？」

聶不琦默然良久，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，才道：「實不相瞞，祖師爺在十年前曾經練功走火入魔，後來雖然化險爲夷，僥倖沒有送掉一條老命，但自此之後，已不能再練更高深的功夫了，而你此刻開始要練的，是『天龍九層功』，比『蒼龍六合勁』不知高深了多少倍，唉，祖師爺當年也無法把它練好，如今更是不必妄想了，但你資質不差，而且心無雜念，是大有機緣可以把這套武功練到第五層境界的。」

尹小寶心想：「你老人家心有雜念，老子又何嘗不會心有雜念，別的不說，只是翁吉拉部那位孛兒帖姑娘，就教老子思念得緊，他媽的，這是不是害上相思病了？」

聶不琦見尹小寶忽然面露神不守舍之色，立時發出了一聲大喝，叱道：「小寶，你做甚麼了？」

尹小寶忙道：「徒孫甚麼事也沒有做，也沒有想些甚麼，只是想着怎樣才能把『天龍九層功』練好。」

聶不琦冷厲的目光在他面上掃射了一會，才繼續道：「這是華山派的最高深內功，你要好自爲之了。」

尹小寶點頭如搗蒜，道：「徒孫知道了，倒不知道這套武功，可以練到第幾重境界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既稱爲九層功，自然可以練到第九層境界，但就算你有聰明，想達到這種境界，恐怕最少也得在五十年以後！」

尹小寶舌頭一伸忖道：「五十年後老子已變成尹老太爺了，還練甚麼武功！」

從這一天開始，尹小寶就在洞穴裏勤練武功，其實，以他的本性，要他不斷勤練武功，簡直是天下間最乏味也最吃力的苦差，要是聶不琦不在身邊，他就算天天練功，也決不會練得如此勤力。

因此，在鐵木眞還沒有逃入古拉山之前，山中已有兩人匿藏在另一個山洞之內，只是鐵木眞沒有發覺而已。

鐵木眞沒有看見尹小寶，但尹小寶卻在石縫隙處看見了他。

尹小寶生平最敬佩的是英雄人物，而且也渴望自己能夠成爲草原上的勇士，他這樣想：「老子若身在中原，自然是個武林人物，到了蒙古，就得成爲巴圖魯才夠威風。」

鐵木眞是也速該的兒子，也就是勇士之子，尹小寶一看之下，就覺得孛兒帖的眼光極好。

轉念一想，又忖道：「說來說去，還是德薛禪這個老頭子厲害，老早就挑選了鐵木眞做女婿，好眼光！好眼光！」隔了片刻，又暗自嘆道：「本來嘛，老子也是他媽的一表人材了，但不知如何，一看見這個倒足大楣的鐵木眞，老子還是感到矮了一截，眞是乖乖的貓不知何解！」

好幾次，尹小寶要出洞外和鐵木眞相見，但都給聶不琦阻止。

尹小寶大不服氣，道：「祖師爺，常言有道：『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』鐵木眞是德薛禪的女婿，您老人家和德薛禪又是老朋友，何以到這時候還不施援手？」

聶不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小寶，你是大宋江山的子民，還是蒙古韃子用馬奶羊奶把你養大的？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祖師爺，你的說話，徒孫可不大明白。」

聶不琦沉着臉，道：「蒙古人的事，就讓蒙古人自己去處置好了，咱們是大宋江山的百姓，目下我們連自己的江山都保不住，還有甚麼本領去理會別人的爭爭殺殺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但德薛禪待我們很不錯，而且孛兒帖姑娘已許配給了鐵木眞……」

聶不琦伸手阻止尹小寶說下去，冷冷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勤力練功才是正經事，你若再

心有旁騖，諸多雜念，遲早必會重蹈祖師爺的覆轍，那時候，休說一輩子也無法練成『天龍九層功』就連這條小命能否保得住，也是難說得很的。」尹小寶無奈，只得嘆息一聲作罷。

* * *

如此匆匆又過了半月，這十幾天以來，尹小寶在聶不琦嚴厲督促之下，一直只顧着勤力練功，耳畔再也聽不見山下有人大叫鐵木眞的名字。

叫喊聲消失了，鐵木眞的影子也沒有再出現過。尹小寶心想：「老子在這暗無天日的山洞裏練功，練得連髮梢也在冒烟，倒不知道孛兒帖的準老公怎樣了？」想到此處，忍不住便對聶不琦道：「徒孫這兩天以來，身子有點癢，必然是虱子作怪，祖師爺，你說該怎辦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是不是想出去曬曬太陽？」

尹小寶撫掌笑道：「正有此意。」

聶不琦「唔」一聲，道：「這很容易，只要把洞口大石推開一點，你就可以出去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如此有勞祖師爺了。」

聶不琦卻打了一個呵欠，懶洋洋地說道：「我老人家的身子可不癢，也不想曬太陽，你要出去，自己運內功把大石推開一點便是。」說完之後，躺在山洞裏呼呼大睡，再也不理睬尹小寶。

尹小寶暗暗叫苦：「祖師爺睡覺是假的，存心爲難老子才是眞的，這兩塊活見鬼的大石，每塊少說也有千來斤重，以小寶老兄的內力，又怎移動得分毫？」

他呆愣愣站在洞口片刻，又轉念忖道：『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。』老子跟着祖師爺在這臭山洞裏，已不知度過了多少日子，兼且天天練功，說不定早已他媽的脫胎換骨，這兩塊臭石雖然笨重得噴飯，但老子既已練就一身神功，要一掌將之推開，只怕也不是甚麼難事。」一念及此，不由精神大振，笑道：「臨安尹小寶來也！」

「也」字甫出口，右掌已向其中一塊大石推出，他這一推之力，在他心中已認爲是非同小可的，但他這一推之下，大石卻是紋風不動。

尹小寶登時面上發熱，心想：「當日祖師爺搬動這兩塊臭大石，就像是老子做小小二時提起酒罈一般，雖然不見得舉重若輕那麼瀟洒，但最少也不致於氣喘如牛，額上青筋暴現，他媽的，祖師爺已又老又瘦，卻能力大無窮，小寶老兄看來年輕力壯，反而力遜一

籌……不，這已非一籌之差，少說也和祖師爺相差了三四籌、五六籌，甚至是七八九籌以上，唉！眞是丟臉得很。」

他怔怔地站在洞口良久，接着又暗道：「昔才老子只是以單掌出擊，又未曾全力運勁，功力必然大打折扣，正如老根所言：『大鵬未展翅，怎教沖天飛？』哼，老子可以輸給小美人兒劍下，卻不可以在這兩塊大石面前俯首稱臣！」原來他在翁吉拉部之時，常常跟孛兒帖比試劍法，孛兒帖雖然是個女孩，但一來年紀比尹小寶大兩歲，二來她練劍時日遠在尹小寶之上，兩人每次比試，自然都是尹小寶敗陣下來。思前想後，還是非要一試身手不可，便又忖道：「跟小美人兒比武，贏輸都是不打緊的，祇要孛兒帖姑娘高興，小寶老兄也就同樣高興了。但這塊大石永遠都是木無表情，就算老子故意相讓，它也不會向我露齒一笑，如此可惡的傢伙，最好一掌將之劈個稀巴爛，免得碍手碍脚。」

要是尹小寶眞的練成了絕世神功，能夠一掌把大石擊碎，他自然是決不客氣的。但他昔才一掌推石，那大石一動也不動，這種想法，也就只能想想而已，要是眞的付諸實行，毫不留情一掌怒轟出去，只怕碎得稀巴爛的並不是這塊大石，而是他的手掌。

是以尹小寶不敢輕舉妄動，只是雙掌齊伸，平按在大石之上，繼而閉目凝神，不斷把

全身內力凝聚於雙掌之上。這一次，他確已做到了「謀定而後動」的地步，足足過了一盞茶時光，才發出一聲大喝，雙掌同時用力向大石直推出去。

果然，這一記「雙龍出海」威力大增，堵塞住洞穴口的大石爲之微微晃動起來。

可是，尹小寶仍然未能把大石推開一分一寸！

他失望極了，神情委頓地坐在地上，喃喃罵道：「甚麼『天龍九層』，練來練去不外如是，簡直連屁也不如。」他心中有氣，這兩三句說話是故意說給聶不琦聽的。

但聶不琦卻似已睡得熟，雖不至於鼾聲如雷，但也是微有鼾聲，尹小寶自言自語在罵，他似乎一個字也沒有聽進耳朵裏。

尹小寶又悶又惱，恨不得馬上挖一條地道鑽出去。但也就在這時候，聶不琦突然從地上跳了起來，雖然洞穴中一片黝黑，但尹小寶還是可以看見祖師爺瞳孔之中，正閃爍着冷厲，甚至是充滿着殺氣的光芒。

尹小寶猛然一凜，正想大叫：「祖師爺息怒，徒孫下次不敢了。」但他還沒叫出聲，聶不琦已伸手掩住他的嘴巴，示意他不要說話。

尹小寶並非蠢材，立刻知道祖師爺並出手對付自己，而是洞外有人來了，可是，尹小

寶側耳傾聽，卻聽不出有任何異動。

過了一會，尹小寶還是聽不見洞外有甚麼聲響，不禁眉頭緊皺，暗道：「莫非祖師爺在睡夢中遇上了敵人，因此一驚而起？」心念未已，突然聽見洞外有人嘿嘿冷笑，笑聲雖不如何響亮，但卻令人聽來有着毛骨悚然的感覺。

尹小寶既是慚愧，又是暗叫不妙：「祖師爺耳力驚人，老子剛才埋怨『天龍九層功』不濟事，他老人家必已聽得清清楚楚，但卻假裝睡着了覺，眞是越老的薑越辣……但這也不打緊了，小寶徒孫是氣在頭上，才出此言的。況且大丈夫敢作敢爲，話已說出口又何必不敢承認？」

這時候，洞外那人又冷冷一笑，道：「聶大掌門，這幾年來，在下搜遍蓮花峯、仙人掌峯、落雁峯，便連雲台峯、公主峯、毛女峯、蒼龍嶺也一一找過了，想不到『華山聖叟』不在華山諸峯之中，卻躲藏在蒙古一座荒山的洞穴內，眞是可笑復可憐得很。」

尹小寶心中有氣，若不是聶不琦仍然用手掩着他的嘴巴，此刻必已有一大籮說話反擊過去。

但聶不琦卻很沉得住氣，任由洞外那人出言嘲諷，還是一言不發。尹小寶暗道：「祖

師爺莫不是啞病發作了？」其實，一個人若是啞了，可沒有什麼「啞病」。即使眞的有「啞病」，聶不琦也是從來沒有患上過此症的。

只聽見洞外那人突然漫吟道：「今與鱷魚約，盡三日，其率醜類南徙於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，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，五日不能，至七日，七日不能，是終不肯徙也……」他唸的是韓愈的「祭鱷魚文」，尹小寶自是聽得一頭霧水，不知道是何所云焉。

那人在洞外把「祭鱷魚文」唸完之後，接着嘆了口氣，緩緩道：「聶大掌門，所謂『鱷魚醜類』，究竟是你老人家還是在下？」

聶不琦這次不再沉默，但卻答非所問，道：「我不是韓愈，我也沒去過蒼龍嶺。」

洞外那人淡淡道：「聶兄身爲華山掌門，居然沒到過蒼龍嶺，未嘗不是一樁怪事。」

聶不琦道：「詩云：『諸峯羅列似兒孫』。華山諸峯險峻奇雄，韓愈曾勇攀蒼龍嶺，可是後來嘛……嘿嘿……」

洞外那人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後來怎樣了？」

聶不琦冷笑道：「上山容易下山難，韓愈登上奇峯之後回頭一望，但見鳥道懸空，四周雲霧飄渺，登時頭昏腦脹，繼而放聲大哭。他有膽登峯無膽下山，心想這次非要死在山

上不可，其後，全憑官府派人把他弄醉，才能用繩索將之從崖上吊下來。」

洞外那人聞言，默然良久才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聶掌門，也許咱們都是鱷魚醜類，又或者都是有膽登峯，無膽下山之輩，既然如此，咱們何不化敵爲友，共赴時艱？」

聶不琦陡地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聶某是甚麼東西，江湖中自有公論，但咱們道不同不相爲謀，甚麼化敵爲友，共赴時艱，老夫可高攀不來。」

洞外那人道：「雖是道不同，但到頭來還是殊途同歸的，要匡扶宋室，就得齊心協力才成。」

聶不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聚英堂乃金國之鷹犬爪子，此事衆所皆知，你少跟老子耍花言巧語。」

洞外那人卻嘆息一聲，道：「在下此舉，只爲權宜之計，決非自甘淪爲賣國奸賊，聶大掌門，你老人家向來深明大義，難道也和一般武林中人同樣愚昧嗎？」

聶不琦沉聲道：「游大先生，謠言止於智者，同樣地，花言巧語也騙不到目光如炬之人，老夫於江湖中翻滾數十載，從來只喜歡看，不喜歡聽。古往今來，越是看得少而聽得越是多的人物，都註定敗亡。一派掌門如是，一國之君亦復如是。」他後面幾句話，說得

字字珠璣，擲地有聲，連尹小寶也不禁為之暗暗喝采。

隔了片刻，只聽見洞外那人說道：「聶不琦，你既然執迷不悟，本堂主不必再多費唇舌，你出來吧！」

聶不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老夫在洞內舒適得很，又何必出洞？」

洞外那人乾笑連聲：「你不敢跟本堂主動手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要動手，可以進來，老夫自當奉陪。」但洞外那人卻不答話。

尹小寶細心一想，已明白兩人心意：「祖師爺固然是一塊老薑，外面那個王八堂主也是條老狐狸。倘若在別的地方，兩人恐怕早已大打出手，但如今卻隔了兩塊大石，是誰去搬動，都得虛耗不少力氣。若然還沒決戰便已元氣大傷，自是吃虧得很的。」

高手相爭，勝負存亡往往只差一線，聶不琦和洞外那人都是老江湖，當然不會魯莽行事。

洞外洞內兩人僵持了很久，似乎誰也奈何不了誰。尹小寶又忖道：「這座山很古怪，總是有人被困在內。前一陣子被困是鐵木眞，如今被困的是尹小寶，正是兩大英雄先後被困，困得又躁又悶，困得嘴裏淡出鳥來！」

就在這時，聶不琦突然掩住他的鼻孔。

尹小寶暗叫：「媽呀！掩住嘴兒大不了扮作啞吧，掩住鼻孔，老子這條小命又如何保得住！」

忽聽聶不琦在他耳畔沉聲說道：「外面那個大惡人正把毒氣吹進洞內，你要屏息呼吸，否則後果堪虞。」一聽見毒氣兩個字，尹小寶不待祖師爺囑咐，已立刻屏息呼吸，可說是乖乖聽話得很。

這時，尹小寶果然看見大石罅隙之間，有一條細長的鐵筒伸了進來，而在鐵筒之內，又有一縷慘綠色霧氣直射而出。

尹小寶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心想：「老子內功有限，又沒練過甚麼『龜息大法』，屏息呼吸只可一時，不可過久，這便他媽的龜孫子如何是好？」突見聶不琦向洞外搶身撲出，右掌同時擊向一塊大石，手法就和尹小寶第一次推開大石之際一般無異。

兩人擊向大石的手法看似一般無異，但威力之差別卻判若雲泥。尹小寶那一掌推向大石，大石紋風不動，但聶不琦也是這麼一推，只聽見「隆」然一聲巨響，洞口大石便立時應聲滾了開去。

大石被推開後，那條細長的鐵筒也不見了踪影，洞外也看不見有人。尹小寶瞧得目瞪口呆，暗道：「祖師爺不愧是華山派第一高手，他老人家第一，老子練武功練到第二名，已很不錯。」

聶不琦推開大石後，雖然看不見洞外有人，但那游大先生就在附近，是不容懷疑之事。

游大先生是聚英堂堂主，一身武功深不可測，聶不琦是很清楚的，是以他推開洞口大石之後，並不急急出洞，唯恐中了敵人的暗算，只是在洞口站立着。

過了很久，洞外還是全無半點動靜，但聶不琦還是能夠沉住氣，甚至連動也不動一下。

尹小寶瞧在眼裏，知道目下形勢一片緊張，只要稍有不愼，立時便會招來殺身之禍，是以他也不敢輕舉妄動。總之，敵不動，祖師爺不動，小寶老兄也決計不動，大夥兒統統不動，齊齊變成呆芋、呆鴨好了。

但時候一長久，尹小寶又焉能眞的不動？他向聶不琦道：「祖師爺，徒孫要去小便。」

聶不琦微微點頭，示意尹小寶可以跑到一旁解決。

尹小寶如獲大赦，立刻轉身便走。

他這一泡尿倒是貨眞價實，童叟無欺的，但就在此「流水淙淙」，大大舒一口氣之際，洞外形勢已變。

聶不琦已跟那個甚麼游大先生打了起來，但兩人的手裏，都沒有亮出任何兵刃。

尹小寶凝神靜看，暗道：「常聽人說：『高手過招有如羚羊掛角，無迹可尋。』如今兩人連兵刃也沒使用，當眞是無影無踪，無聲無氣，無憂無慮得很。」

此時，尹小寶對武學之道所知者並不多。而但凡一知半解的人，其見解定必荒謬可笑，但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，尹小寶自是沒有這種感覺。

游大先生以刀法卓絕馳名江湖，但誰也沒見過他的刀到底是怎樣的。

聶不琦乃華山掌門，武功極高，一手劍法更是獨特超羣，但這一戰，他一直沒有拔劍，只是以一雙鐵掌與游大先生週旋。

忽聽游大先生輕輕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敗了！」而就在此際，他右掌之中突然閃出了一件很奇特的兵刃。

尹小寶看得很清楚，那兵刃其實並不算是兵刃，只是一本薄薄的經書。

經書一亮出，聶不琦已失聲叫道：「頁頁刀！」游大先生怪聲一笑，手中經書突然化作無數紙張，張張有如利刃般射向聶不琦胸膛。

尹小寶從沒想過，一本經書，也可以化作犀利的殺人武器。即使是聶不琦這位武學大宗師，也是大爲驚訝。但他到底武功根基深厚，雖然變生肘腋，但却並未慌亂至手足無措。

他一直沒有拔劍，但就在經書化爲「頁頁刀」厲射過來之際，冲霄劍已同時脫鞘而出。每一頁經書，都在游大先生內力驟發之下，化爲殺人鋒刀，每一刀的來勢都是毫不容情，氣勢之盛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高手比武，內力與招數固然重要，而勝負之分，往往只在一時氣勢之盛衰。

游大先生與聶不琦動手之後，一直都是身形飄忽，有如鬼魅。但倏然之間，却以雷霆萬鈞之勢使出「頁頁刀」這一門奇功，就像是在微風細雨之中突然捲起滔天巨浪，要應付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，實在太不容易。

總算聶不琦早已有所準備，他明知游大先生是極厲害脚色，接戰之後絕無半分鬆懈，以是「頁頁刀」突然發難，他還是能夠以冲霄劍將每一頁經書擋開。

尹小寶瞧得連眼都花了，不由暗暗叫道：「老子若能有此奇功，臨安府那些潑皮癟三，又有誰敢輕易得罪老子？」想到這裏，決定勤練武功，要成爲威震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武林高手。

決定是這樣決定了，但能否堅持照辦，却又是後來一回事。

霎眼間，聶不琦劍鋒上已插滿着紙，游大先生兩手又再空空如也。尹小寶暗自高興：「畢竟還是老子的祖師爺技勝一籌，這個在洞外吹放毒氣的龜蛋再也弄不出甚麼花招，如此甚好，老子練的是華山派武功，將來也必定技勝羣雄，所向無敵。」

豈料心念未已，聶不琦突然倒下，而游大先生也同時悶哼一聲，身子踉跟地向後倒退逾丈。

尹小寶悚然一驚：「這莫非是兩大高手齊齊互使花招唬嚇老子不成？」但轉念一想，便知道絕不會有此可能，聶不琦平時不苟言笑，又怎會故意栽倒在地上以博他人一粲？而且，他倒下去的姿勢殊不好看，也決不會是甚麼花招草招。

至於游大先生，他退後丈許之後，突然「唬」的一聲，俯身吐出大口鮮血來，這就更不是唬嚇別人的技倆了。

一看見游大先生口吐鮮血，尹小寶便想道：「祖師爺用甚麼武功打傷這個王八，老子可沒瞧清楚，但祖師爺倒地不起，莫非受傷更加嚴重嗎？」

只見游大先生的臉色很蒼白，眼中同時露出了驚惶之色。但這時候，聶不琦的臉孔却背着尹小寶，尹小寶可瞧不見祖師爺的臉色變成怎樣。

忽聽見聶不琦在叫道：「小寶，這個是大惡人，你快去殺了他，爲武林除害！」

尹小寶聽見祖師爺在叫喊，心中暗道：「祖師爺仍然活着，但却要乖乖的徒孫去殺大大的惡人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聶不琦又在叫道：「小寶，先下手爲强，後下手遭殃，這大惡人吃了祖師爺一掌，如今元氣大損，你只要運足內力，一掌轟他媽的腦袋也好，胸膛也好，這龜屁放出來的妖怪立時就得稀巴爛報銷去也。但你若錯過這機會，他一恢復元氣，第一個要殺的就是你這個臨安巴圖魯。」

尹小寶聽得心中有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，忖道：「祖師爺說小寶是臨安巴圖魯，這混號聽來也是蠻不錯的，這大惡人既要對付祖師爺，若有機會自然不會放過老子這個乖徒孫，還是祖師爺說得對，他媽的先下手爲强，後下手遭殃，但是老子功力平凡，連那塊小

小的石頭也推不開，又如何能殺得了這個大惡人？」

想到這裏，目光一轉，望向那塊大石，却又暗暗道：「這塊石頭怎能算小了？老子的掌力推不開它是一回事，但用來揍人將會怎樣，又是另一回事！」想到這裏，不禁爲之膽氣陡增，向游大先生逼前了幾步。

游大先生却在這時候面露微笑，還向尹小寶輕輕招手：「你祖師爺說得很對，你快過來殺了我，就可以免除後患，不怕我以後會向你們報復了。快過來呀，別錯失良機。」

尹小寶乾笑着，道：「尊駕說得甚是，正是良機莫失，失機者斬。老子一定會聽從祖師爺和尊駕的勸導行事的。」他嘴裏這樣說，但却一直遲疑着沒有下手。

游大先生又道：「怎麼啦？你從前殺過人沒有？」

尹小寶眼珠子一轉，道：「殺是殺過的，但每年所殺的人並不多，最多那一年也只是殺了八個。」

游大先生初時眼色微變，但隨即淡然失笑起來，道：「你撒這個謊就不大高明了，你要是說曾經殺過一兩個人，我也許還會信以爲眞，但你亂吹法螺，反而令人無法相信。」

尹小寶心中一凜，暗道：「這塊老薑果然又老又辣，他催促老子動手殺他，必然大有

陰謀陽謀，他要謀算老子，老子可不能給他謀個正着，還是小心爲上，粗心大意爲下。」

他心中不斷在盤算着眼前形勢，嘴裏却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果然是老奸巨猾的大惡人，老子甚麼事情都瞞不過閣下。不錯，俺小寶是從來沒有殺過人的，但凡事總有破題兒第一遭的，既然尊駕好言相勸，老子便動手殺人好了。」一面說，又一面向游大先生逼近了兩步。

游大先生也在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好！果然英雄出少年，游某能夠死在你手裏，自當瞑目。」他面上一副不在乎的神情，使尹小寶又再爲之猶疑起來。

忽聽聶不琦的叫聲響起：「小寶，這大惡人老謀深算，他用的手法是故佈疑陣，好讓你不敢動手。」

尹小寶「喔」的一聲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這是空城計。」

聶不琦連忙道：「對了，這故事老根一定跟你說過，當年諸葛孔明……」

尹小寶呵呵一笑，道：「這大惡人又怎能跟孔明相比，他既擺空城計，小寶又何妨直搗黃龍？大惡人，你看掌好了！」語畢，目露殺機，右掌運足勁向游大先生當胸擊至。

游大先生臉如紙白，連忙叫道：「且慢，我有話說，你別……」

但尹小寶這一掌既已全力擊出，想收也收不回來。而且他也不想收回這一掌。

他一面發掌，一面暗暗忖道：「老子要闖蕩江湖，就得幹一番大事，這龜屁放出來的老雜種，曾經在洞外吹放毒霧陷害老子，如此下三濫人物，殺之不枉者也！」但到底這一掌能否殺得了游大先生，却是全無半點把握的。

尹小寶雖然對自己這一掌全無把握，但游大先生臉上却露出了驚悸的神色，他勉强向後倒退兩步，但却連這麼一退也是感到很吃力。

游大先生才退後兩步，尹小寶的掌力已迎面逼至。

游大先生是武學上的大行家，正是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

若在平時，游大先生決不會把尹小寶這一掌放在眼內，但他與聶不琦苦拚之下，已捱了一記內家重掌，這一掌傷及他五臟六腑，傷勢異常沉重，非要養息三兩個月，決難以完全復原。

聶不琦雖然以沖霄劍與游大先生週旋，但他劍中有掌，他能夠一掌重創游大先生，全然是以劍法掩護快掌驟然出擊之功。

但他這一招乃是險着，雖然大有機會可以重創敵人，但他本身也已空門大露，勢必會

給敵人有反擊之機。換而言之，這是拚個同歸於盡的打法。

游大先生久經大陣，當然一眼就已洞悉眼前形勢是何等兇險。但聶不琦自從練功走火入魔之後，深知憑自己的功力，決難勝得過武林一等一之頂尖高手，以是他早有預謀，先行苦練這套「劍中奇掌」的功夫，就算遇上了強手，也可以藉着這一招險中求勝。

但這種險中求勝的打法，就算眞的可以得勝，也必然是「慘勝」。

然而，聶不琦如今還是用上了這種打法。游大先生雖然一眼就看出聶不琦這一招是兩敗俱傷的打法，但却居然未能抽身而退，就像是一頭雄獅，眼睜睜看着一頂巨網從天降下，除了張牙舞爪一拚之外，簡直別無他法可以應付。

聶不琦若眞的是一張巨網，游大先生縱然張牙舞爪，對他也是毫無傷害的，但聶不琦却是一個人，而不是一張柔軟的而堅靭的網。

以是游大先生的反擊，也同樣重創了聶不琦！

高手相爭到了這個地步，任何一方還有攻擊敵人的力量，就能獲勝。

聶不琦雖然內家重掌傷了游大先生，但他也中了游大先生一刀。

游大先生使的是「無相刀」，刀無相，招也無相，刀與刀招皆似有實無，似無實有，以

是江湖中人，誰也沒見過游大先生的刀。

「無相刀」比「頁頁刀」更令人防不勝防，而游大先生與敵人對敵，也從來沒有同時使用過這兩種刀法。

其實無相刀不是刀，頁頁刀也不是刀，就如武學上的「手刀」，根本就不是刀，而是手掌而已。

但游大先生的無相刀到底是怎樣的？聶不琦到如今還是不知道。

此刻，雙方的「勝負」，就得要看尹小寶怎樣對付游大先生了。

游大先生已成強弩之末，尹小寶一掌向他擊至，他根本再無還手之力。

他不但沒有還手之力，就連逃避也很困難，尹小寶心想：「大惡人，你這次他媽的還能逃到甚麼地方去。」想是這樣想，但這一掌能否殺得了游大先生，他還是全然沒有半點把握的。

但不管怎樣，他這一掌已全力擊了出去，也就毋須再加猶疑。

只聽見「蓬」然一聲，尹小寶這一掌已經實實地擊中了游大先生的胸膛。

游大先生「哇」的一聲慘叫，身子有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飛出去，然後仰天倒臥在地

上，動也不動。

尹小寶擊出這一掌之際，一張臉是火般赤紅的，但等到游大先生躺在地上動也不動的時候，他的臉却漸漸變成了一片蒼白，喃喃地說道：「這……這老龜雜種已經死了嗎？」

就在這時候，聶不琦已巍巍顫顫地走了過來，只見他雙目暴睜，手裏仍然抓着冲霄劍，對尹小寶道：「你想知道這個老龜雜種是否仍然活着，那是很容易的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如何容易法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用這把劍向他的胸口用力戳幾下，要是他仍然動也不動，便是死得透透徹徹了。」說完，把冲霄劍交給了尹小寶。

尹小寶抓住了冲霄劍，心想：「大丈夫敢作敢爲，既然老子已一掌把大惡人轟開老遠，又何懼再戳這廝幾劍？凡事必須要做得妥妥當當，要是這廝只是他媽的半死不活，將來定必找老子和老子的祖師爺尋仇。哼，老龜雜種，小寶老兄這廂得罪了。」

他一面想一面全神貫注望着游大先生，只見游大先生躺在地上，動也不動，顯然十成中最少死了九成九，但世間之事不怕一萬，只怕萬一，尤其是此人武功極高，要是他在垂死之前拚命反噬過來，也決不是開玩笑的事情。

尹小寶握緊冲霄劍，戰戰兢兢地走到游大先生不足三尺面前停下，但他只是停頓了一眨眼功夫，便狠下心腸一劍向游大先生胸口戳過去。

他這一戳力道實在大得出奇，那是唯恐刺不死游大先生之故，以致一劍刺入游大先生胸膛之後，一時間居然無法把冲霄劍拔回來。

原來尹小寶用力太大，這一劍貫穿過游大先生胸膛之後，餘力仍然異常急勁，劍頭便一直插入地底之下，以是不容易把冲霄劍拔回出來。

這一劍毫不留情刺在游大先生身上，游大先生還是動也不動一下，顯見這位聚英堂堂主，的確已魂歸極樂世界，並非裝死騙人了。

尹小寶好不容易才把冲霄劍拔出來，他長長的吁一口氣，對聶不琦道：「祖師爺，似乎用不着再刺第二劍了吧？」

聶不琦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這一劍刺得很徹底，這大惡人就算本來在裝死，此刻也必定死得不能再死了。」

尹小寶望着游大先生，過了很久才問：「這人怎會找到這裏來？雷師伯是不是這廝害死的？」

聶不琦乾咳一聲，道：「這大惡人，就是江湖上綽號『不見刀』的游大先生，也是聚英堂堂主。」

尹小寶點點頭，接着道：「祖師爺，聚英堂是不是武林中的幫會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可以這樣說，但其實這是金國狗賊用來謀害咱們大宋百姓的組織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難怪祖師爺對他恨之切骨了。」

聶不琦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游大先生是個很了不起的江湖高手，也正因爲此人太了不起，對武林同道的禍害也最大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但此一大害如今已除！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可知道，這大惡人何以會找到這裏來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道：「徒孫不知道。」

聶不琦道：「他是想得到一塊東西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到底是甚麼東西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那是一塊鹿皮圖。」

尹小寶奇道：「這塊鹿皮圖有甚麼用處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這塊鹿皮圖，關係着一個神秘的寶藏，游大先生若得到了它，就可以發掘到這個寶藏。」

尹小寶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難怪這大惡人不遠千里，也要找到這裏來了。」

聶不琦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但他這個如意算盤已經打不響了，這一次，他大大的虧了老本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不但虧了老本，而且還永無翻本之日，可謂輸得五體投地，甚至是投入第十八層地獄裏去。」

聶不琦嗆咳了兩下，才又接着說道：「時候無多了，你先接過這本秘笈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把一本經書拿出來，放在尹小寶手裏。

這本經書雖然異常殘舊，但卻份量不輕。聶不琦神情凝重地說道：「這是九十年前，本門第一高手『龍門君子』岳獨醒窮三十載之力始著成之武功秘笈，名曰『三絕譜』，『天龍九層功』就是其中之一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其餘兩絕又是甚麼武功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其餘兩絕，一是『龍門十八陣』，二是『滾龍刀法』，兩者都可以練，但都

不容易練成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徒孫不會胡來亂搞的，祖師爺放心好了。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要記住，游大先生雖然死了，但武林中還有很多游大先生，這種人本領越大，爲害百姓也最烈，你日後練成了絕世武功，遇上了這種人切莫放過。」

尹小寶緩緩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徒孫記住了。」

這時候，有幾隻飛鷹在空中盤旋着，聶不琦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吃人的餓鷹來了。」

尹小寶向天空抬頭一望，不禁悚然一驚，聶不琦道：「別害怕，這些餓鷹只吃死人的肉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有祖師爺在身邊，徒孫甚麼也不怕。」

聶不琦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但祖師爺很快就會和游大先生一樣的了。」

尹小寶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祖師爺內力精湛，醫術天下無雙，決不會有甚麼三長兩短的。」

聶不琦強顏一笑，道：「你嘴甜舌滑，可算是華山派最古靈精怪的一位掌門。」

尹小寶嚇了一跳，道：「祖師爺，我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聶不琦已把一塊玉牌亮了出來：「這是本門最高令符『華山玉令』，你跪着接領。」

尹小寶尚自一呆，聶不琦已沉聲喝道：「這是本門頭等大事，決非兒戲，尹小寶，你敢不跪下接令嗎？」他這麼一喝，尹小寶登時雙腿一軟，連忙跪倒下去。

聶不琦這才神色稍寬，道：「從此刻開始，你便是華山派第十六代掌門了。」說完之後，把「華山玉令」交在尹小寶手裏。

尹小寶心想：「小寶徒孫連華山在那裏都不知道，卻不明不白地當上了華山派掌門，眞是莫名奇妙。」

忽聽聶不琦又在他耳邊喝道：「華山派數百載基業，如今已付托到你的手裏，尹掌門，你可知責任有多重大？」

尹小寶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徒孫不知道。」

聶不琦兩眼一瞪，好像有甚麼重要的話要說，但卻突然機伶伶的打了個戰顫，身如敗絮地倒了下去。

尹小寶吃了一驚，連忙扶着聶不琦，顫聲叫道：「祖師爺，徒孫還不知道該怎樣做這

個掌門，你可不能就此死了。」

聶不琦臉色慘白，但卻仍然强顏一笑，道：「你現在年紀還幼少，自然不知道該怎樣去做。但不要緊，你會漸漸長大的，你很聰明，將來一定知道該怎樣做怎樣做……」

尹小寶苦着臉，道：「但徒孫此刻已不知道該怎樣做了。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現在甚麼也不必做，只要讓自己好好活下去便是，記住，只有活人才能當掌門，人若嚥了氣，別說是掌門，便是想做化子也是做不來的。」尹小寶苦着臉，只得連連點頭。

聶不琦喘息了一陣，呼吸聲越來越微弱。尹小寶雖然少不更事，也知道祖師爺眞的不行了。

過了很久，聶不琦才能繼續說道：「華山派內龍蛇混雜，義膽忠肝的英雄好漢固然不少，披着羊皮的豺狼也多的是。當年，你父親知道我和聚英堂兩個金國武士暗中往來，便以爲我勾結金人，殘害中原武林同道，但他弄錯了，聶某又豈是貪圖富貴，而願作金國走狗的卑鄙小人；當年我和金國武士暗中往來，是另有居心的，當年，聚英堂好幾次要誅滅江南三大世家和六大幫會，結果都無功而退，這便是你祖師爺暗中弄把戲的功勞。你父親

不明所以，還以爲聶某是個僞君子……咳咳……咳咳……」

尹小寶聽到這裏，不禁淚流滿面道：「祖師爺，你的說話，徒孫全都相信。」

聶不琦道：「你相信不相信，那是不打緊的，最重要的還是練好武功，將來華山派命運如何，就得看看你怎樣去幹了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祖師爺，徒孫一定不會有負所托的。」說是這樣說，但心中卻是一片茫然，忖道：「小寶這個華山派掌門人，如今流浪到了蒙古，將來能否重返中原，也是未可逆料的事。」

又過了很久，聶不琦才道：「華山派上下雖然良莠不齊，但有一個人卻是絕對可以相信的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

聶不琦道：「是本門的鐵姑姑，她叫鐵蓮花，爲人正直最憎惡撒謊之人。」

尹小寶把鐵蓮花這個名字記在心裏，點頭道：「徒孫記住了。」

聶不琦滿意地一笑，道：「小寶，以後的事，就得靠你自己啦。」說到這裏，忽然長長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塊鹿皮圖，游大先生以爲在我身上，但他錯了，你祖師爺從來沒有得

過甚麼鹿皮圖，他找錯人了……」

尹小寶忍不住問：「那麼鹿皮圖到底在誰的手上？」

聶不琦嗆咳兩聲，說出了兩個字：「太陽……」

才說出這兩個字，他又嗆咳了，而且這一次嗆咳得十分厲害，一張蒼白的臉更變成了淡金之色。

尹小寶驚叫起來：「祖師爺！」但聶不琦已垂下了臉，再也沒有回答。

可汗奇遇　小子掌門

泰亦赤兀人終於活捉了鐵木眞。

塔兒忽台並沒有立刻殺了他，而是把他禁錮在一輛囚車裏，而且被送到各個營地去示衆。

鐵木眞飽受侮辱，在這幾個月之內，他捱盡不少苦頭，包括毒打五十大棍和給獵犬咬傷大腿。

很快就到了仲夏十六的一個「望日」，這一天晚上，將會「紅日高照」，即是月圓的意思。

四月十六日，是蒙古部族傳統的大日子，每年這一天，都會舉行着象徵吉祥、向山神乞求興旺的慶典。

這一天塔兒忽台要用刀劈鐵木眞的人頭，以血祭天。

祭祀前的大宴豐富異常，但見羊肉堆積成山，奶酒滙聚成河，族人在跳舞歌唱，也有

不少醉漢大笑大叫，還在敲擊碗筷，斡難河畔爲之一片混亂熱鬧。

只有鐵木眞仍然被禁錮在囚車裏，在囚車旁邊的，是一個少年，他一面啃咬着羊肉，一面瞧着鐵木眞，兩人的臉上都是木無表情。

塔兒忽台今晚也喝了不少酒，等到大家喝得肚飽酒酣的時候，他下令要把鐵木眞提取過來，用鐵木眞的人頭來祭天。

可是，到這時候，他才發覺原本被囚禁在囚車裏的鐵木眞已經逃掉了，而那個負責看守的少年，卻昏倒在囚車旁邊。

塔兒忽台又驚又怒，下令展開大搜索，無論怎樣也要把鐵木眞捉回來。

然而，鐵木眞還是逃掉了，因爲他遇上了兩個孩童時就已認識了的老朋友——赤老溫和合答安。

赤老溫的身子粗壯如牛，身手卻異常靈活，鐵木眞早就看得出，他是一員猛將。而合答安對鐵木眞，卻是體貼溫柔，十分關心。

他們是一雙兄妹，他們的父親叫鎖兒罕，雖然有點怕事，但卻正直仁慈，在這三人幫忙之下，鐵木眞總算能夠逃出塔兒忽台的魔掌。

在一個黃昏，鐵木眞準備從鎖兒罕的家向西逃亡。在西方，有一座孤山，他知道，自己的母親和家人，正在那裏等候自己回去。

雖然他要離開這裏，但他永遠不會忘記鎖兒罕這一家人。

合答安也不會忘記鐵木眞。

天色一黑，鐵木眞就騎着一匹快馬離去，草原是那樣廣闊，又何愁沒有英雄奔馳之地！

他一直向西飛馳，兩天後遇上了一個細小的游牧部族。

這游牧部族雖然細小，但卻有極强的勇士，其中最勇猛的一個叫可勒，他力大無窮，又是一個摔跤好手。

鐵木眞在草原上遇上了可勒。可勒問他：「你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鐵木眞道：「我只是路過於此，你最好別自惹麻煩。」

可勒怒道：「你敢看不起我嗎？我知道，你就是塔兒忽台要捉拿的鐵木眞。」

鐵木眞面色一沉，道：「你既然看出我是甚麼人，來吧，我不會怕你的，你若能把我抓回去見塔兒忽台，就會得到那個懦夫的重賞。」

可勒更怒：「塔兒忽台是個懦夫，那是半點不錯的，我又怎會希罕他的獎賞？」

鐵木眞有點詫異，道：「原來你也看不起塔兒忽台。」

可勒嘿嘿一笑，大聲道：「別再提起他，我只想跟你一較高下。」

鐵木眞一挺胸膛，道：「好！你要怎樣比試？」

可勒道：「我們摔跤吧！」

鐵木眞眉頭一皺，還沒有回答，忽然有人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可勒，我來也！」

鐵木眞轉眼一望，只見一個年紀比自己略爲幼小一點的少年，正騎着一匹灰馬飛奔而至。

可勒一見這少年，便高興地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小寶老兄，你來得正是時候，且看我大展雄風，怎樣把也速該勇士的兒子鐵木眞打敗！」

策騎灰馬而至的少年並非別人，正是「臨安巴圖魯」尹小寶。

原來尹小寶在古拉山把聶不琦埋葬之後，又在那山洞裏住了幾天。

數日之後，在山洞外暴屍的游大先生已給餓鷹吃掉了一大半，屍身惡臭難聞，尹小寶大大的吃不消，自然非走不可。

如是者，他在廣闊無邊的大草原上流浪了十幾日，有一天，他來到了一座不知名的山崗下。

尹小寶左顧右盼，自言自語讚道：「此山甚好，合該在此小便。」但就在他要撒尿之際，忽然聽見前面一堆長長的蔓草正在悉悉索索地響了起來。

尹小寶心想：「莫不是有志同道合之輩在前面隱蔽之處……」心念未已，突然看見一幢黑影從草叢中冒出，赫然竟是一頭巨熊。

尹小寶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，連忙拔出腰間的冲霄劍，口中唸唸有辭：「祖師爺庇佑，乖乖徒孫拿着你老人家的佩劍，可萬萬不能丟了大家的臉。」其實，對尹小寶來說，丟臉不丟臉，那是小事耳，最要緊的還是小寶老兄這條小命，正是臉可丟命不可丟，倘若連命也丟了，又還有甚麼「顏面」可以保存？

只見大黑熊神情憤怒，白森森的牙齒和又圓又恐怖的瞳孔使尹小寶爲之不寒而慄。

就在這時，尹小寶忽聽「颯」一聲響，一支利箭破空而至，射入了大黑熊的右肩。

大黑熊驟然中箭，立時發出了駭人的巨吼，接着便向尹小寶撲了過來。

尹小寶暗叫不妙：「這畜牲不通人性，對老子是決不客氣的。」既然畜牲對自己不客

氣，自己對畜牲也就不必講甚麼仁義道德了，決定用祖師爺的冲霄劍刺向這大笨熊的咽喉，免除後患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尹小寶這一劍才刺出，大黑熊已怒吼着撲了過來。

尹小寶連忙一劍刺出去，他這一劍之成敗是性命攸關的，自然非要刺個正着不可。

但那大黑熊衝前之勢極是兇狠，而且熊爪不斷揮動，他要一劍刺入大黑熊的咽喉，又是談何容易？

但尹小寶這一劍倒也不是刺了個空，而是刺在大黑熊的左肩上。

大黑熊更怒，尹小寶看見這龐然巨物猙獰兇相，不禁連腿都軟了。

但說也奇怪，他這兩條腿雖然給嚇得酸軟，但卻還能跑得很快，只是那一把祖師爺的冲霄劍插在大黑熊的左肩上，無論如何是拔不出來的了。

要是尹小寶一直這樣跑，大黑熊能否追得上他，倒也難說得很。可是，尹小寶才跑出五六丈，就給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絆倒，登時跌個頭破血流，仆倒在地上。

尹小寶兒時十分頑皮，如此經驗可說是豐富得很，但平時摔倒，大不了受一些皮肉之苦，在此時此地大大的跌一跤，卻是「啊呀命休矣」了。

尹小寶才仆跌在地上，就看見一團巨大的黑影直壓下來，他已無力爬起，心中只得叫苦：「這番完蛋大吉去也！」

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又有另一團黑影直撲過來，尹小寶心想：「莫非又有另一隻黑熊嗎？嘿嘿，他媽的好不熱鬧。」

忽聽大黑熊又再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嘶吼，尹小寶放眼一望，兩團黑影都不見了，他抓了抓腦袋，迅速站直了身子，只見在身邊不遠處，那大黑熊正和一個大漢展開激戰。

尹小寶這才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原來是有蒙古朋友仗義帮忙，小寶老兄此刻才免受熊爪撕裂之苦。」

那個正在和大黑熊搏鬥的大漢，也可說是身材十分魁梧的了，但又怎能跟大黑熊這種巨獸相比？尹小寶越看越是心驚，暗道：「這大個子不知厲害，只怕難免會命喪在熊爪之下。」

這大漢正是可勒，剛才一箭射中大黑熊右肩的人就是他。尹小寶雖然覺得這人如此力拼黑熊殊爲不智，但若不是此人冒險相救，自己已然成爲大黑熊腹中食物，對這大漢倒是十分感激的。

可勒雖然胆大力也大，但怎麼說也不敢赤手空拳便貿然上前跟這大黑熊拼命，他一箭射中大黑熊之後，便抽出一柄大鐵刀策馬疾馳趕至。

可勒使的大鐵刀異常沉重，若是一般人給他一刀砍去，不死也得重傷，但這大黑熊皮粗肉厚，雖然一上來就捱了可勒一刀，但卻仍然兇猛非常，一爪便插入可勒右肩之中。

可勒受創，再也拏不穩兵刃，大鐵刀鬆脫跌落在地上。

可勒有刀在手，尚且有一拼之力，如今連大鐵刀也失去，形勢自然大大不妙。

尹小寶雖然早已給大黑熊嚇得魂不附體，但此刻頭腦仍然十分清醒，他暗叫不妙，尹小寶心道：「這大個子是小寶老兄救命恩人，老子若從速逃離此地，這條小命自當保得住有餘，但這大個子恐怕很快就得變成黑熊腹中肉塊了。婦人懷胎十月，那個腹中肉塊是天大喜事，但如此這般變成畜牲腹中肉塊，卻是他媽的可悲得很。」

這時候，可勒的左肩又給大黑熊咬了一口了，登時鮮血飛濺，令人慘不忍睹。

尹小寶不再遲疑，連忙拾起那柄大鐵刀，用盡氣力便插向大黑熊的背心。

大黑熊陡地轉身，眼神兇厲地瞪着尹小寶。

尹小寶驚呆住了，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樣應付才好，可勒卻在大叫：「快走！快走！」

他說的是蒙古語，尚幸尹小寶如今已精通漢、蒙兩地語言，可勒一叫，他就猛然省悟，立刻向後拔腿便跑。

但那大黑熊也隨後追了上來。尹小寶只覺得這龐然巨獸的脚步聲極其沉重，每踏出一步，都彷似山搖地動一般，着實令人爲之驚心動魄。

尹小寶一面逃跑，一面看清楚地面上是否有石塊，要是再絆倒一次，那可乖乖的王八蛋不得了。

但這一次，摔倒下來的並不是尹小寶，而是大黑熊。

尹小寶驟然聽見大黑熊倒下去的聲音，還以爲自己給大黑熊撲中，不禁面如土色，在那一瞬之間褲襠完全濕透。

過了片刻，他才稍爲定神回眸向後望去。

只見大黑熊倒臥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

尹小寶這才驚魂甫定，道：「好厲害的大傢伙！」忽然想起那個力拚黑熊的大漢，連忙上前看個究竟。

那大漢雖然膽氣驚人，不顧危險與大黑熊展開生死決戰，但這時候也已面色慘白，目

瞪口呆。尹小寶望住他，問道：「朋友，你沒事吧？」

大漢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……我沒事，這畜牲咬不死蒙古的巴圖魯……但要不是你及時救了我，我這個巴圖魯恐怕眞的給這畜牲咬死了。小兄弟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和尹小寶抱了一下，又用力拍拍尹小寶的肩背，接道：「我叫可勒，你是那一個部族的人？」

尹小寶微微一笑：「我是臨安部的尹小寶。」

可勒一怔：「臨安部？有這麼一個部族嗎？怎麼我從來也沒聽說過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臨安部距離這裏很遙遠，你沒聽說過，那是不足爲奇的。」

可勒點頭大笑，道：「不錯，小兄弟說得很對，不管你是那一個部族的人，總之，可勒這條性命是你救回來的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裏的說話了，你也不是放箭射這畜牲嗎？」

可勒道：「我射這黑熊，是爲了要報仇。」

尹小寶一愕，道：「你和這大黑熊又有甚麼糾葛了？」

可勒悲憤地大叫：「這可惡的畜牲，三天前殺害了我的一個好朋友，若換上是你，會

不會找這畜牲報仇？」

尹小寶這才恍然大悟，連忙道：「如此血海深仇，自然是非報不可的。」

可勒陡地怪笑起來，朗聲道：「尹小寶，你恩怨分明，人又勇敢，我們結成安答好不好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此刻傷勢不輕，先治好了傷再說。」

就是這樣，尹小寶和可勒成爲了朋友，但卻一直未曾結成安答。

可勒帶着尹小寶回到他的部族去，這個部族很細小，細小得甚至沒有名字。

可勒的父親叫郭圖，他有五個女兒，但卻只有可勒一個兒子。當郭圖知道可勒這條性命，是全憑尹小寶挽救回來時，對尹小寶自是大爲感激，就連他部族裏的人，對尹小寶也是十分敬重。

就是這樣，尹小寶在這個細小部族裏住了下來，這個部族遷徙到那裏，他也一直跟隨着，而且和族人相處得十分融洽。

不經不覺又過了數月，天氣漸漸和暖，在白天甚至是很熱了，可勒的傷勢早已痊癒。

這些日子以來，尹小寶仍然繼續練功，初時每天晚上都練，後來每隔一晚才練，到了

最近，少說也相隔了五六天才練功一次。他暗自告誡：「小寶老兄啊小寶老兄，練武之道，貴乎恒心，決不可停停練練，練練又停停，那是練武之大忌。祖師爺對你的期望很大，連華山派最高深的練武秘笈也給了你，所以你必須勤練武功，將來始有大大成功的日子。」

他這種想法是很正確的，但想法如何是一回事，做法怎樣又是另一回事。

練功並不有趣，而且獨自在蒙古包裏練功，對尹小寶來說，更是天下間最沉悶不過的事。

初時，尹小寶還能每晚勤練內功心法，但久而久之，就再也勤力不起來。

原來可勒有兩個姐姐，三個妹妹。兩個姐姐都已嫁爲人妻，另外兩個妹妹也已訂了親，但還有一個年紀最幼小，也最美麗的妹妹。

這個美麗的小姑娘叫雪兒，年紀和尹小寶差不多，也不知道是誰比誰大了幾個月？

一看見雪兒，尹小寶就想起了李兒帖，李兒帖當然是個出色的小美人兒，但雪兒也別有一番迷人之處，尹小寶暗自讚嘆：「李兒帖是仙女下凡，雪兒是人間仙女，小寶老兄身在蒙古，居然也有幸遇上如此漂亮的美人兒，眞是羨煞老根也！」想起了老根，不禁憶起

臨安往日情景。

「他媽的，臨安有什麼好？胡胡混混又過一天，老子不愉快，老子的老子更不愉快，還有老根，他又瞎又窮，雖然江湖經驗比誰都豐富，但始終混不出頭，他也一定很不愉快，那時候，老子曾做過甚麼勞什子小小二，哼，正如雷師伯說：『服侍別人喝酒，快活個屁！』唉，往事俱往矣，往事不堪回首，他媽的往事全不堪提……」尹小寶想到這裏，還是覺得草原風光好，蒙古的小姑娘特別漂亮。

雪兒對尹小寶很好，兩人經常一起到河邊釣魚，在釣魚的時候，雪兒教尹小寶唱歌。

她唱：「姐姐嫁到南方，南方山青水秀；妹妹嫁到北方，北方牧草流油。當姊妹看望之時，有哈吞高勒連着衣袖；當姊妹相思之時，有候鳥鴻雁傳書問候……」

雪兒唱得很動聽，尹小寶聽得爲之出神，連魚兒吃掉了魚餌也渾然不覺。他聽得舒服無比，也看得非常愉快。心想：「美人兒的臉蛋眞甜，歌聲更甜，眞是甜入心肺，難怪曾聽人說道：『秀色可餐』。」

雪兒在唱歌，她的魚餌也給魚兒吃掉了，她跑過來找餌，尹小寶忍不住握着她的手，讚道：「妳的歌好美，但那些姊姊妹妹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？」雪兒嫣然一笑，笑靨嬌柔無

限。

尹小寶又問：「哈呑高勒是甚麼意思？」

雪兒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曾聽人說過，那是一條河流的名字，它叫黃河。」

尹小寶「喔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是這條喜怒無常的巨龍。」

雪兒大奇：「爲甚麼這樣形容黃河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老根說的，老根是我的一個老夥伴，咱們從前時常一塊兒偷饅頭吃，有一次，咱們還偷進大元樓裏，把兩隻貴妃雞偷了出來，一起大快……大快耳朵！」他曾聽人說過「大快朵頤」這句說話，此語原出自易經頤：「觀我朵頤」，所謂朵頤，是形容人吃東西時腮頰活動的樣子。但尹小寶卻只記得這句說話的七八成，所以說起來便變成了「大快耳朵」。

雪兒聽得很清楚，道：「你們漢人的說話很古怪，但人們都說，漢人是禮義之邦，讀書人多得很，而我們蒙古人，卻連文字也沒有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雖然識字，但卻不是博學多才的讀書人。嗯，妳唱的那一首歌，是否有着一個美麗的故事？」

雪兒道：「美麗不美麗，我可不知道。」

尹小寶撥了撥她額前的秀髮，笑道：「只要妳說的故事，就一定美麗。」

雪兒喜悅地微笑，接着說道：「據說，在天地分開之後，太陽就有了兩個女兒。當哈呑高勒注入東海的時候，世上也就有了第一艘輕舟。這兩個太陽的女兒，一起並肩坐在這一葉輕舟上，來到了神州。」

「後來，姐姐生了一個嬰兒，他出生的時候叫着：『唉咳！唉咳！』於是，就把嬰兒叫做『孩子』，並取名爲『海特斯』，當這個嬰兒生下來的時候，他手裏抓着一塊泥土，於是，他長大以後，就種植五穀糧食。」雪兒說到這裏，又再加以解釋：「『海特斯』就是漢族的意思。」尹小寶連連點頭，表示明白。

雪兒接着又說道：「不久，妹妹也生了一個嬰兒。他生下來的時候在叫：『安啊！安啊！』因此就把嬰兒叫成『安嘎』，取名爲『蒙高樂』，當這個嬰兒生下來的時候，手裏抓着一把馬鬃，他長大以後，就放牧畜牲，過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，而『蒙高樂』，也就是蒙古族的意思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雪兒，妳的故事很動聽。」

雪兒道：「這不是我的故事，我也是聽別人這樣說的，嗯，我已唱了蒙古的歌，你也該唱一首漢人的歌給我聽聽，這才算公平。」

尹小寶遲疑半晌，道：「好，我唱給妳聽。」於是，他唱了，唱完之後，雪兒拍掌叫好，但卻不知道他唱的是甚麼歌。

尹小寶道：「這是蓮花落，中原第一大幫上上下下逾萬子弟，人人都懂得唱。」

雪兒問：「中原第一大幫是那一幫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丐幫，又叫窮家幫。」

雪兒道：「窮家幫？莫不是幫裏的人都很窮嗎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丐幫就是乞丐幫，乞丐又叫叫化子，叫化子又叫要飯的，要飯的人當然很窮，要是腰錢萬貫，又何必去乞食？」

雪兒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些大富豪就沒有資格加入丐幫了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倒不一定，丐幫臨安分舵舵主楊鐵志，他本來就是個富甲一方的大富豪，但他很想練打狗棒法，又很喜歡吃叫化雞，更喜歡和丐幫的叫化子一起吃狗肉，於是就把百萬家財，在一個月之內散得分文不剩，終於成爲丐幫弟子。」

雪兒一怔，道：「他怎樣把家財散得分文不剩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把一半送到魯東賑災，又把另一半分贈給附近的貧苦大衆，但等到他身無分文之際，卻又有人把三大箱銀子送給他。」

雪兒奇道：「怎會這樣的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是賭債。」

雪兒抿嘴一笑：「那麼他怎辦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很簡單，再跟那個人賭。」

雪兒道：「結果怎樣了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本來只有三箱銀子，但卻再贏三次，變成擁有十二箱銀子。」

雪兒一呆，道：「那麼怎辦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還銀子給他的人不敢再賭了，而且也沒有銀子可賭，後來，楊鐵志就把這十二大箱銀子分贈給北方的窮人，然後才投入丐幫成爲丐幫弟子。」

雪兒道：「他眞的不錯，是個慷慨的善心人。」

尹小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但像他這樣的人，江湖中並不多見，人們都是趨炎附勢的，

當楊鐵志家財百萬的時候，不少人從遠道而來巴結奉承，等到他兩手空空成爲丐幫之後，就連他的親戚、心腹左右，也把他視作陌路人，唯恐走避不及，像他身上有虱子會跳過來咬一口似的。」雪兒也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如此心腹，根本就不是心腹。」

尹小寶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那是不折不扣的酒肉朋友！」

在這幾個月裏，尹小寶的日子過得很愉快，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就是武功越練越疏懶，但快活不知時日過，久而久之，這件事也就變得並不太重要。

在這幾個月之中，尹小寶也曾想念過鐵木眞。他想：「這位蒙古老兄，一看便知決非池中之物，正是臨江南有尹小寶，蒙古有鐵木眞，將來都一定是大大的英雄人物。如今小寶老兄四平八穩，更有如花似玉的小紅顏知己作伴，倒不知道他這位蒙古老兄又如何者也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禁有點埋怨祖師爺當日不肯施以援手，這個少年勇士說不定已給仇家抓住，甚至已經砍爲肉醬，變成一場糊塗。

到了這一天，他終於在草原上再遇鐵木眞了。鐵木眞可不認識尹小寶，但尹小寶卻與高采烈地叫道：「你是德薛禪的未來女婿鐵木眞，今日有幸相逢，合該大醉一場。」

鐵木眞道：「我並不認識你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是從臨安遠道而來的尹小寶。」

鐵木眞道：「臨安是甚麼地方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，我是跟着一支商旅來到蒙古的。」

鐵木眞輕拍拍馬背，道：「蒙古是個好地方，我們這裏有眞正的勇士，眞正的大英雄。」他說到這裏的時候，兩眼直盯着可勒，全無半點畏縮的樣子。

可勒對尹小寶道：「我要跟鐵木眞摔跤！」

尹小寶看了可勒一眼，又再看了鐵木眞一會兒，才道：「你們若非要比鬥不可，就該依照規距才行。」

可勒道：「當然要依照規距，我年紀比他大，就讓他先動手好了。」

鐵木眞悍然道：「我不要你相讓！」

尹小寶卻搖搖頭，道：「這場比鬥，年紀大的一方必須讓年紀小的一方，不然的話，根本就毋須比鬥。再勇猛的小孩子，力氣終究是比不上大人的。」

鐵木眞一挺胸膛，道：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已超過十五歲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但和可勒相比，你還是小孩子罷了，若要公平，這場比鬥該押後五年，

等到你有二十歲左右，力氣大了，才可以公平地跟可勒摔跤！」

鐵木眞道：「但到了五年之後，可勒卻已老了。」

可勒大不以爲然，道：「五年後我才三十歲，怎算老了?但我不願意再等五年，寧願在規矩上讓你一讓！」

鐵木眞正要說話，尹小寶已點頭如搗蒜，道：「只要可勒肯相讓，那也算是公平的，但不知道應該如何相讓才對?」

可勒想了片刻，道：「我可以站在這裏，先讓他在肚子上揍三拳，然後才進行比鬥。」

尹小寶心中暗罵「笨牛」，要是遇上了中原武林內功精湛的高手，別說是捱三拳，便是一根指頭按下去，也可以立時要了可勒的性命。

但鐵木眞是蒙古人，縱然天生神力，只怕也沒有練過甚麼內功拳法，這三拳揍過來，可勒也許並不大好受，但決無性命之虞。

可是，尹小寶卻大搖其頭，道：「如此比鬥，不夠味道，我有一個妙法，就只怕可勒老兄不敢答允。」

可勒怪叫起來：「我是勇敢的巴圖魯，連大黑熊也不怕，又有甚麼不敢答允的?」

尹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要是我說了出來，你不敢答允，那又怎樣?」

可勒道：「要是我眞的不敢，任憑小寶老兄處置便是。」

尹小寶兩眼一瞪：「咱們漢人有兩句說話，叫『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。』可不知道蒙古的君子和馬是否都是一樣的?」他這麼一丟書包，可勒登時爲之糊塗起來，完全弄不清楚尹小寶這兩句說話的意思。

尹小寶只得化繁爲簡，道：「總之，你說過的話，不能反悔！」

可勒這才明白過來，立時朗聲應道：「當然不反悔！」

鐵木眞不曉得尹小寶在弄甚麼玄虛，只好靜觀其變。

尹小寶沉吟半晌，接着緩緩地說道：「蒙古男兒有三藝，你不會不知道是那三種技藝吧?」

可勒道：「怎會不知道?那是摔跤、騎馬和射箭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全都答對了，摔跤是以力相搏的技藝，鐵木眞才十五六歲，個子比你矮小了一截，要是比鬥摔跤，他一定不是你的對手。」

可勒恍然大悟地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是要我們比賽騎馬。」

但尹小寶卻搖搖頭，道：「這就更加沒得比了，誰不知道你人强馬壯，而且鐵木眞胯下這匹坐騎，顯然早已跑得筋疲力歇，要是如此比鬥，倒不如比一比誰放屁更响更臭好了。」

可勒無言以對，鐵木眞卻濃眉一揚，叫道：「尹小寶，你不可以出言侮辱蒙古人的馬！」

尹小寶一凜，忙道：「是的！是的！此等錯失，小寶以後決不再犯。」鐵木眞這才不再說甚麼。

可勒聽尹小寶這樣說，顯然是要自己和鐵木眞比試箭法。

平情而論，可勒在蒙古男兒三藝之中，最弱一環該數射箭。當日他一箭射向大黑熊，原本是要一箭射穿大黑熊的咽喉的，然而他箭術不精，雖然勁力有餘，但卻準頭不足，這一箭只能射中大黑熊的右肩，差點害得尹小寶喪命於熊爪之下。

尹小寶既已有言在先，可勒自然不能反悔，便道：「比箭就比箭，我不怕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不管是摔跤也好，比箭也好，你還是要讓一讓鐵木眞，誰叫你比他大幾歲！」

可勒道：「讓就讓，如何讓法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若然摔跤，你要讓他先揍三拳，如今射箭，你就先讓他射三箭，然後你才用箭回敬過去好了。」

可勒一呆，良久才道：「他隔多遠射過來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當然不能太接近，就相間三匹馬那麼遠好了。」

可勒跳了起來：「在相間三匹馬之地，讓鐵木眞先射我三箭，這算是什麼比鬥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若是眞的巴圖魯，就不會害怕！」可勒呆住，他望着尹小寶，然後又望着鐵木眞。

可勒和鐵木眞兩人面面相覷，過了一會，突然同時放聲大笑起來。

這一場比鬥，最後當然是比不成了，因爲可勒不能不反悔。

別說是要讓鐵木眞先射三箭，就算只射一箭，勝負之數也很明顯。

事實上，即使彼此誰也不讓誰，單以箭法而論，鐵木眞的功夫是遠勝可勒的。

尹小寶略施小計，便化干戈爲玉帛，可勒再也不爲難鐵木眞，還要和他一起喝酒。

但鐵木眞推却了，他對可勒說：「我要找回自己的家人，他們一定已等得十分焦急。」

可勒對鐵木眞的事也略有所聞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把這匹快馬送給你，讓你快一點趕路好了。」

鐵木眞大喜，連聲道謝。

可勒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你不必謝我，這都是尹小寶的功勞。」

鐵木眞又謝過尹小寶，然後才換過馬匹，繼續向前趕路。

鐵木眞離去後，尹小寶又對可勒說：「五年之後，你千萬不要跟鐵木眞摔跤。」

可勒道：「你害怕我會摔斷他的肋骨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，道：「剛好相反，他是眞正的巴圖魯，你將來一定不是他的敵手。」可勒沒有生氣，只是大笑一場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

這天晚上，尹小寶忽然勤力練功，一直練到差不多天亮才睡覺。

翌日，郭圖召見尹小寶，說道：「我有一把寶刀，刀柄上鑲有十二顆明珠，是祖傳下來的寶物。」

尹小寶笑道：「你是否打算給我開開眼界？」郭圖倏地面色一沉，道：「你不是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了？」

尹小寶心中一凜，道：「族長，我可沒見識過什麼刀柄上鑲有十二顆明珠的寶刀。」郭圖大怒，道：「你若沒見識過這寶刀，又怎知道刀柄上的明珠總共有十二顆？」

尹小寶一愣，隨即也生氣起來，大聲道：「這是你自己剛才說的呀！」

郭圖緊握拳頭，吼道：「我沒這樣說過，是你偷了這把寶刀，所以刀柄上有多少顆明珠，你早已數算得清清楚楚。」

尹小寶到這時候，才知道郭圖是存心要誣陷自己，正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當下也不再爭辯，反而泰然道：「族長既一口咬定我盜走寶刀，我是無話可說的，但你若要我把寶刀交還出來，我卻是萬難辦到。」他確實沒有盜刀，自然無法把寶刀奉還給郭圖。

郭圖冷冷道：「我也知道你是沒法子把寶刀交還的，因爲這把寶刀，你早已送給了你的好朋友。」

尹小寶越聽越奇，也越聽越是心中冒火，但面上却强忍不發，只是說道：「我到底把寶刀送給誰了？」

郭圖沉聲道：「是乞延部的鐵木眞！你把我們的寶刀盜走，然後送給了鐵木眞。」

尹小寶呆住了，這件事情顯然大有蹺蹊。

他根本從沒有盜取過什麼寶刀，更不可能把寶刀贈送給鐵木眞，但在郭圖嘴裏，這件事倒像是他老人家親眼目睹的一般，完全不容尹小寶稍有抗辯餘地。

這時侯，可勒突然從外面衝了進來，尹小寶看得出他的神情有點異樣，但到底是甚麼一回事，却是無從猜透，只見可勒似怒非怒，但却又咬緊牙關地大叫着：「尹小寶，你幹的好事，你快滾出去！」

尹小寶眉頭一皺：「你也相信寶刀是我盜走的？」

可勒道：「我不願跟你說話，帳外有一匹馬，馬背上有兩袋食物和三袋水，你快走，以後不要回來！」

尹小寶心中又是驚怒，又是疑惑，過了一會，他突然問：「你們爲什麼不要我取回寶刀？」可勒一愣，不知如何對答。

郭圖冷笑道：「寶刀既已給了鐵木眞，你又有什麼本領可以取回來？」

尹小寶聞言，不禁仰天大笑。

可勒面肉抽搐，道：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

尹小寶笑聲倏止，冷冷道：「我笑我的，你管不着。」

郭圖沉着臉，道：「尹小寶，你再不走，我們可再不客氣了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兩位大可以放心，我馬上便走，也不會打擾你們。」

郭圖咳嗽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曾經救過可勒性命，這把寶刀就此作罷，從此以後，我們各不相欠，你走吧。」尹小寶呆了片刻，不再說話，轉身便離帳而去。

帳篷外果然有馬一匹，食物和水也準備妥當，尹小寶心中雖有疑問，但事已至此，已無繼續留戀餘地，只好嘆一口氣，翻身上馬。

尹小寶認得這匹馬，是可勒最喜愛的一匹，今年才三歲，馬身結實，脚程甚快，而且韌力十足，平時，別人想碰一碰這匹馬都不容易，但這時却送給了尹小寶。

尹小寶策騎此馬，在草原上漫無目的地奔馳，他並沒有催策加鞭，只是由馬兒縱蹄疾走，約莫走了五六個「伯勒」左右，馬兒奔馳轉慢，不久，尹小寶索性把馬勒停，回頭一望，但覺莽莽草原，四周極目盡皆不見邊際。

尹小寶雙眉緊皺，倏地翻身下馬，沒精打采坐在地上，他長長吐出一口氣，暗道：「這下子眞是他媽的莫名奇妙，老子救過可勒，那是千眞萬確，但老子幾時盜取過什麼寶刀了，老族長分明是誣陷俺尹小寶！

「但這家伙，幹嗎要誣陷老子？既要誣陷老子，又怎會把老子輕輕放過？他老人家說老子把寶刀送給了鐵木眞，簡直是天大笑話，老子跟李兒帖的未來老公又有什麼交情了，怎會無緣無故盜刀相贈？

「其實，郭圖和可勒父子都是心中有數的，他倆大概是不想老子跟隨着，以是出此下策，唉，誰叫小寶老兄命蹇時舛，要寄人籬下，不，該說是寄人包下才對，蒙古包蒙古包，今晚老子不住蒙古包，却又有何處可以棲身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禁苦笑搖頭，連聲嘆氣。

過了片刻，他忽然看見遠遠之處，有兩騎人馬正向自己這邊飛奔而至。

尹小寶「哼」一聲，心想：「管他來者何人，小寶老兄一概不理。」但等到這兩騎人馬漸漸接近之際，他却驀然跳躍起來，興高采烈揮手大叫。

原來這兩騎人馬，當先一人並非別人，正是嬌憨可人的雪兒。

雪兒看見尹小寶的時候，臉上的表情甚是怪異，可說是又悲又喜，尹小寶迎了上去，問道：「雪兒，妳怎會到這裏來的？」

雪兒眼眶一紅，道：「我來找你嘛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盜走了你們的寶刀，妳父親生氣得很，他若知妳跑到這裏來，一定更加暴跳如雷。」

雪兒不住地搖頭，道：「你沒有盜走寶刀，寶刀仍在我父親手裏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但隨即笑道：「雪兒，妳怎可以這樣懷疑自己的父親？我是漢人，就連我都覺得自己大大的靠不住，你是不應該隨便相信外人的。」

雪兒望住尹小寶，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淚光湧現，終於再也忍耐不住「哇」聲大哭起來。

尹小寶大吃一驚，同時心中大大的叫苦：「這番天昏地暗落花流水春去也！小寶老兄最怕女人哭哭啼啼，她這麼一嚷，老子登時頭暈轉向，不知人間何世。」

雪兒哭了一會，尹小寶才說道：「是不是有人欺負妳來着？別生氣，小寶哥哥義薄雲天，忠肝義膽，義無反顧，義不容辭，不論對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是很講義氣的，到底出了什麼岔子，我一定爲妳出頭，快說！快說！」但雪兒却仍然在哭個不停，顯見是傷心之極。

尹小寶有如丈八金剛，摸不着頭腦。到這時候，他才望向另一個人的臉龐。

那是一張窄長的臉，是個四五十歲的婦人，尹小寶認得她，她叫那古納，是郭圖的女僕。

那古納平時少說話，但尹小寶知道，她對郭圖這家人是很忠心的。

尹小寶瞪着她，問道：「那古納，雪兒爲什麼這樣傷心？」那古納張大了嘴巴，尹小寶以爲她要回答，誰知過了一回，她什麼也沒有說話，又是「哇」放聲大哭起來。

尹小寶差點沒當場昏倒過去，世間上比一個女人哭哭啼啼更糟糕的事，莫過於兩個女人齊齊放聲大哭。

幸好那古納一哭之後，雪兒的哭聲反而漸漸停止下來。

尹小寶這才稍鬆一口氣，隨即問道：「雪兒，是不是妳家裏出了事？」

雪兒抽抽噎噎地說道：「在你離去之後，不久就來了一羣黑衣武士，他們雖然只有十餘人，但却兇猛絕倫，一上來就砍殺了不少族人。」

尹小寶聞言，不由心神大震，霎那間恍然大悟，叫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妳父兄故意誣陷我，硬要把盜寶刀罪名加在小寶哥哥頭上，原來是另有苦心的。」

雪兒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父親知道你很重義氣，若把眞相向你說明，你一定不肯就此

離去，但我父親和可勒都不想連累於你，所以才會出此下策。」

尹小寶又急又怒，叫道：「這太荒謬了，咱們漢人有兩句說話：『爲朋友而兩肋插刀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』，妳父親明知有仇家找上來，何以不坦言相告？」

雪兒道：「他們是不想……」

尹小寶焦躁地揮手，截然道：「如今說什麼都是多餘的，快回去保住江山要緊。」

雪兒一愣，那古納却突然雙手亂搖，道：「不！這是萬萬不可以的。」

尹小寶瞪着那古納，怒道：「爲什麼不可以？」

那古納又哭了起來，道：「仇家勢大，你們若回去，只會白白枉送性命。」

尹小寶冷笑道：「我倒不怕，只是妳好像怕得魂不附體了！」

那古納擦了擦鼻子，說道：「我眞的是很害怕，害怕雪兒回去之後給人侮辱、欺負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」

尹小寶大不耐煩，喝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快說！快說！」

那古納這才悲聲說道：「我們逃出來的時候，族內已沒剩下幾個活人。」

尹小寶臉色驟變：「那麼郭圖怎樣了？可勒又怎樣了？」

那古納哭道：「都給那些黑狼殺死了。」

尹小寶當場呆住，只覺得手足冰冷，呼吸也似乎停頓。過了片刻，他才繼續問：「那些黑衣武士，到底是何方神聖？」

那古納道：「他們這一夥惡魔，叫『草原黑狼』，很少人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這些豺狼跟你們這一族又有何仇怨？」

那古納道：「我是什麼都不曉得，只知道這一夥惡魔在草原上神出鬼沒，只要一出手，就從來沒有一次失敗。」

尹小寶心中一凜，但在小美人面前却不能示弱，當下咬牙切齒，大叫道：「尹小寶不信這個邪，你們在這裏等我！」說着便要翻身上馬。

那古納道：「好的，我們就在這裏等你回來。」

尹小寶暗罵一聲：「笨蛋。」隨即道：「妳剛才不是說過萬萬不可以回去嗎？」

那古納道：「你和雪兒一起回去當然不可以，但要是你一個人自己回去瞧瞧形勢怎樣，我是不能阻止的。」

尹小寶一愣，隨即笑道：「妳對雪兒倒是愛護得緊。」

那古納把雪兒抱在懷中，顫聲道：「我是親眼看着她長大的。」

尹小寶忽然嘆一口氣，道：「親眼看着我長大的，却是一個瞎叫化。」雖然說話中甚有語病，但誰也沒有跟他計較。

三人在草原上面面相覷良久，雪兒才道：「我們可以回去，但回去又有什麼用？」

那古納道：「主人要我帶妳逃離險地，妳怎可以再回去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們所有族人，難道都逃不過這場劫難嗎？」

那古納道：「除了我們之外，也許還有三幾個人逃脫性命，但其餘的……其餘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悲從中來，又再大哭一場。

尹小寶眉頭一皺，伸手握着雪兒的手，道：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，你們在這裏等我，我很快就會回來。」這一次，他不再多說半句話，也不再等待，立刻翻身上馬，折回原路看個究竟。

這時候，他倒是全力策騎馬匹的，但見草原勁風陣陣迎面而來，心中不期然頗有涼意。

他一面策馬奔馳，一面作自思量：「那些什麼黑狼黑狗，兇殘嗜殺，老子雖有一身武

功，但連自己都不知道這是第幾流的武功，倘若跟這夥黑衣賊火拼，只怕不是什麼妙事，常言道：『君子不立危牆之下』昔才如此裝腔作勢一番，在雪兒面前已經很夠英雄氣概，還是不如就此打住可也。」

主意既決，立時勒停馬兒，從馬背上解開皮袋，取出食物大嚼一番。

尹小寶越吃越覺津津有味，再看看馬兒，但覺此駒着實不凡，不禁又暗自尋思：「郭圖父子待俺不薄，要是易地而處，郭圖還不敢說，至於可勒，他是個熱血男兒，勢必會冒死前往看個究竟。」思量至此，雖已捧着一個皮囊，但這一口馬奶却沒有法子喝得下去。

「尹小寶啊尹小寶，要成爲一個英雄人物，必須義氣貫乾坤，膽色包天地才行。要是貪生怕死，不講義氣，縱然練成絕世武功，也只是卑劣小人一名而已，而不是英雄。」他越想越是臉上發熱，終於翻身上馬，又再繼續向着郭圖父子營地進發。

這一次，他催騎馬匹跑得更快，過不了多久，郭圖營地已歷歷在目。

尹小寶放眼望前，只見所有蒙古包看來仍然完整，但四周却不見有人在走動。

當尹小寶進入營地之後，一顆心不禁沉了下去，只見處處都是橫七豎八的屍體，兇徒下手極是毒辣，連老弱婦孺也不肯放過。

不久之後，尹小寶就找到了郭圖和可勒的屍體。

只見兩人身上血跡斑斑，可勒更是衣衫破碎，傷痕纍纍，顯然曾經與那些「草原黑狠」展開異常激烈的搏鬥。

尹小寶倒抽一口涼氣，暗道：「郭圖和可勒都死了，他們跟草原黑狠到底結下了甚麼樑子？」正是尋思之際，一頂蒙古包裏突然鑽出一個人。

尹小寶吃了一驚，還沒看清楚那人是誰，便已叫道：「我不是郭圖的人！」這句話才說出口，心中立時暗罵：「沒種！怎麼怕得要命？是郭圖的人又怎樣？不是又怎樣？」

這時候，他才看清楚，從蒙古包裏鑽出來的人，原來只是一個老態龍鍾，穿黑衣裙的銀髮老婦。

銀髮老婦手裏拄着一根烏溜溜的拐杖，一張皺紋有如老樹樹皮般的臉孔側斜地向上昂着，以致尹小寶覺得她的神情十分怪異。

銀髮老婦的臉孔雖向上昂，但一對白多黑少的眼睛却盯住尹小寶。

尹小寶吐出一口氣，對銀髮老婦說道：「妳是否一直躲在蒙古包裏？算妳走運，那些惡魔居然沒看見妳……」但才說到這裏呆住了，因爲銀髮老婦突然有如鳥兒般飛到蒙古包

頂之上。

當尹小寶看見這銀髮老婦之際，還在担心她會站不穩跌下來，豈料這老婦原來是身懷絕技之輩，隨便向上一躍，就已飛上了蒙古包頂。

尹小寶一凜，暗暗叫道：「這老太婆，好厲害的輕功，老子與她往日無怨，近日無仇，正是河水不犯井水，自當這廂失陪去也！」

正要溜之大吉，銀髮老婦却在這時候笑道：「這位小兄弟，你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她說的是漢語，尹小寶詐作不懂，用蒙古語道：「我不知道妳說什麼，我要走了。」他故意用蒙古語回答，心想這老太婆多半不懂，但不管她懂也好，不懂也好，小寶老兄還是不會和她再談下去，誰知銀髮老婦又從蒙古包頂之上飛了下來，而且一飛下來就打了尹小寶兩記火辣辣的耳括子。

這兩記耳括子把尹小寶打得眼前金星亂飛，差點連站也站不穩。

尹小寶又驚又怒，但他仍然頭腦清醒，繼續以蒙古語叫道：「爲什麼動手打人？妳難道全不講道理？」

銀髮老婦笑吟吟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幾時不講道理來着？我若全然蠻不講理，你現在還

能在老身面前大呼大叫才怪。」

尹小寶仍用蒙古語道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裝糊塗的本領，尹小寶是與生俱來的，當然，他年紀越大，這本領就越見老練成熟。但這一次，他卻遇上尅星，他才說完這句話，銀髮老婦又再重重打了他兩下耳括子。

尹小寶大怒，再也忍無可忍，揮掌便要和這銀髮老婦拚命，他一面揮掌，一面暗暗道：「眞是活見鬼了，老子居然要跟這麼一個老太婆動武。」一念及這老太婆年紀已經老邁，心想她輕功也許十分了得，但如此老弱婦人，如何禁受得起自己全力擊出之一掌？要是一掌就把這老太婆幹掉，今晚恐怕很難睡得着覺。

以是他一掌揮出後，立即把力道收回幾成，只是以四五成掌力與銀髮老婦週旋。

他掌下留情，但銀髮老婦卻是毫不領情。

尹小寶掌勢偏右，向銀髮老婦腰間擊去。銀髮老婦閃身避開，隨着身形扭動之勢，突然兩指駢伸，向尹小寶右手掌背之上戳去。

尹小寶右手掌背但覺一陣疼痛，縮手一瞧，只見掌背之上已刺了一個小孔，一點紫血從小孔內滲出，他又驚又怒，罵道：「老賊婆，妳用甚麼妖法暗算老子？」

銀髮老婦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是『指裏藏針，子午催魂。』絕技，凡是中了老身這種毒針的人，要是沒有獨門解藥，必然子不過午，午不過子，嘿嘿，老身已三年沒施過這種功夫，想不到今天使將出來，還是隨心所欲，得心應手。」

尹小寶更是驚怒：「妳已活到這一大把年紀，怎麼還是如此歹毒，全不要臉！」

銀髮老婦淡然笑道：「要臉不要命，要命就得不要臉。如今我不是已經大佔上風嗎？」

尹小寶給她氣得臉色鐵青，但卻是無可奈何，只得道：「老前輩，妳我無仇無怨，妳老人家還是把解藥拿出來，免傷和氣的好。」

銀髮老婦冷笑道：「甚麼叫免傷和氣？我可不懂，再說，你武功低微，就算我不用毒針對付你，你也是逃不過我掌心的。」

尹小寶一呆，半晌才道：「妳用毒針暗算我，又有甚麼好處？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你中了毒針，就得乖乖聽老身說話，而且還是循規蹈矩，老老實實，不然的話，不到六個時辰，就會全身發黑身亡！」

尹小寶聽得毛骨悚然，再看看掌背中毒針之處，已高高隆腫，而且隱隱現出一大塊紫黑之色，眞是不妙之極。

銀髮老婦又是桀桀一笑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此刻該知道毒針的厲害了吧？」

尹小寶苦着臉，道：「果然厲害，晚輩知錯啦。」他說知錯，是心中暗罵自己蠢材。明知這裏危機四伏，還要巴巴的趕來，不然的話，又怎會身陷險境難以自拔！想來還是『君子不立危牆之下』這句說話最正確。

但回心一想，又覺得大謬不然，暗道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小寶兄一時失察，才致落入老虔婆手中，就當作給老野狗咬一口好了。」

忽聽銀髮老婦喝道：「你在暗想些甚麼？」

尹小寶悚然一驚，道：「我……我甚麼也沒有想。」

銀髮老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我是老江湖老狐狸，你心裏的鬼主意，休想瞞得過我。」

尹小寶忙道：「晚輩對老前輩早已心悅誠服，豈敢有半點非份之想，從此刻開始，老前輩要晚輩幹甚麼，晚輩就幹甚麼，而且一幹到底，決不有負老前輩對晚輩的厚愛。」

銀髮老婦臉上抹過一絲詭異的神色，道：「我除了給你打耳括子和刺一口毒針之外，對你又有甚麼厚愛可言了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老前輩這一手『指裏藏針，子午催魂。』絕技，已有三年沒施展過，但如

今卻破戒出手，足見老前輩很瞧得起晚輩，否則，老前輩根本就不屑動手。」這是「阿諛神功」，若有旁人聽了，必有肉麻之感。

話得倒回來說，這套「阿諛神功」可不是尹小寶自創絕招，而是老根在臨安時所傳授。老根曾對尹小寶說道：「成大事者，不謀於衆。唯獨能成大事之輩，萬中無一，縱使他日能成大器之徒，說不定今天會連屁也不如。江湖之上，無數大仁大義，眞眞正正之大俠，往往功敗垂成，千年道行一朝喪者大不乏人，此皆因時也命也運也之左右。然爲人處世之道，亦頗重要，正是成大事者，不拘小節，長年累月不沾葷酒的並不一定是高僧，寒夜被窩中扯着狗腿而啖之之狗肉和尚，卻能修成正果。小寶，老叫化的說話，你懂不懂？」

當時，尹小寶想了一想，隨即道：「他媽的巴拉羔子！」

老根一愕，道：「小寶，你在罵我嗎？」

尹小寶搖頭道：「非也！吃狗肉的和尚可以修成正果，尹小寶天天大說粗話，說不定日後也可以成爲大賢大聖的。」

老根又是一愕，隨即大笑道：「說得好，你能觸類旁通，就必然不會狗屁不通，尹門有此小子，成大器之期指日可待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咱們是忘年之交，不必拍我的馬屁。」

老根道：「有眞實本領的人，通常都不拍別人的馬屁，但老叫化又老又瞎，不拍馬屁就會給馬腿蹬個人仰眼翻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只曾聽說過人仰馬翻，怎麼你改了一個字？」

老根嘆一口氣，道：「老叫化不配騎馬，以是只有翻眼的份兒。」尹小寶聽了，不禁格格大笑，但笑了一會，就倏然停止。

接着，老根又道：「常言有道：『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。』要做英雄也好，做梟雄也好，總要謀定而後動，若單憑匹夫之勇，一時之意氣行事，輕則栽個大筋斗，重則一下子就掉進十八層地獄，永不超生。因此，骨氣是要有的，傲氣卻宜收斂，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，你聽過多少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說書先生曾說過，唐太宗是個好皇帝，在他統治之下，唐朝變得異常强大。」

老根又道：「除此之外呢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李世民是個精明君主，不喜歡大臣拍他的馬屁。」

老根道：「不錯，忠言皆逆耳，李世民身爲九五之尊，但卻偏偏不喜歡聽那些阿諛奉承，諸多諂媚的說話。」

尹小寶連連點頭，道：「倘若我們是李世民的大臣，就千萬不要拍這個皇帝的馬屁，最好故意頂撞頂撞，說不定反而會龍顏大悅。」

老根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很聰明，當年魏徵、柳範、張玄素、房玄齡等大臣全部看通了這一點，他們把頂撞皇帝這種事，簡直當作家常便飯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做人還是果敢的好。」

老根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自然應該敢作敢爲，但有時候也得看情況而定，正是君子不立危牆之下，該勇往直前的時候，就不能閃閃縮縮，鬼鬼祟祟，但該避重就輕的時候，就要避重就輕，縱使受到屈辱，也得忍辱求全，圖謀後計，就像越王勾踐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勾踐是個怎樣的人？」

老根說：「勾踐給吳王夫差囚禁的時候，一直忍耐着，而且盡量裝作十分開心的樣子。有一次，夫差病了，勾踐親自嘗糞，來證明自己對夫差的忠心不二，結果，夫差放他

回國，到後來，勾踐把越國重新整頓，終於一雪前恥，夫差被逼蒙面自殺。」

尹小寶大奇，道：「自殺就自殺，何必蒙着臉孔？」

老根道：「吳國有一位元老大臣叫伍子胥，他早就看出勾踐的陰謀，但夫差不但不相信伍子胥，不聽信伍子胥的勸告，而且下令伍子胥自殺。等到夫差兵敗如山，國破家亡的時候，已是噬臍莫及，因此連自殺也要蒙住面孔。」

尹小寶這才恍然：「項羽烏江自刎，是無面目見江東父老，而夫差蒙面才自殺，是無面目在九泉之下再見伍子胥。」

老根點頭稱是，接着，老根就把一套「阿諛神功」傳給尹小寶，以備「不時之需」。老根道：「形勢危急時，可用之，爲顧存大局，亦可用之。除此之外，尚有一事可用。」

尹小寶連忙道：「是那一種事？」

老根道：「對紅顏知己，不妨用之，雖非萬試萬靈，最少也是十拿九穩的。」

其時，尹小寶年紀雖然幼小，但卻也聽得不住點頭，連聲稱是。

對紅顏知己阿諛奉承，尹小寶早已幹得頭頭是道，不然的話，李兒帖和雪兒也不會對他另眼相看。

李兒帖心中早已有了鐵木眞，對尹小寶來說，那是非戰之罪，要不是這樣，李兒帖將來也許會嫁給尹小寶，亦未可料。

但雪兒卻不同了，她如今正是情竇初開的年紀，遇上了尹小寶，一顆芳心早已甜膩膩的，但蒼天弄人，就在她感到最幸福最愉快的時候，卻發生了這一場可怕的鉅變。

奉承雪兒，用最芳香的花朵獻給她，那是賞心樂事，但如今尹小寶要奉承的卻不是如花似玉的小美人兒，而是又老又惡毒的銀髮老婦。

銀髮老婦嘿嘿一笑，目注着尹小寶道：「看來，你也是個挺聰明的孩子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在老前輩面前，再聰明的孩子也不過是一條毛蟲，還望老前輩多加指點，晚輩感激不盡。」

銀髮老婦「唔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很好，我喜歡聽老實話，世間上最討人歡喜的，就是又老實又聰明的孩子。」

尹小寶心中暗罵：「老虔婆打的算盤好響，但卻是他媽的狗屁不通，聰明的孩子多半不老實，老實的孩子多半不怎麼聰明。」

銀髮老婦瞪着尹小寶的臉，隔了半晌才繼續說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尹小寶想也不想，立刻就回答道：「我叫尹小寶。」

銀髮老婦似是微微一怔，繼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可知道，你若胡亂謅出一個名字，結果將會怎樣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，道：「晚輩不知道。」

銀髮老婦冷冷一笑，隨手向一個蒙古包凌空一掌劈去。她這一掌似是隨意施爲，但也就是這麼隨隨便便發出一掌，那蒙古包居然「嘶」聲從中裂開一個大洞。

尹小寶瞧得目瞪口呆，隨即叫道：「老前輩神功蓋世，晚輩佩服佩服！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但你的肚皮，似乎比不上這蒙古包牢固吧？」

尹小寶忙道：「相差得太遠了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幸好你倒算老實，把眞名實姓直報上來，不然的話，哼哼……」

尹小寶暗中倒抽了一口涼氣，良久才吶吶道：「老前輩怎知道我沒有胡說八道，隨便杜撰一個名字？」

銀髮老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老身早已逼問過郭圖的一個奴僕，除了你這個『臨安巴圖魯』之外，還有郭圖的小女兒也逃走了。對不？」

尹小寶聽得汗毛倒豎，也沒有解釋，說自己並不是「逃走」的。

只聽見銀髮老婦接着又說道：「你可知道，郭圖父子何以招致殺身之禍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晚輩不曉得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郭圖斗膽，在十年前曾經包庇一人，而那人與本教，是有深仇大恨的，要不是郭圖救了此人，此人早已死於蒙古草原之上，哼，一想起此事，老身就心頭冒火，恨不得把郭圖分屍，剁爲肉醬。」

尹小寶吸了一口涼氣，道：「郭圖不知好歹，確……確是罪有應得的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你知道就好了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但其餘的人……」銀髮老婦桀桀一笑，道：「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，除非不殺，既施殺手，決不容情。」

尹小寶苦着臉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晚輩也是難逃刦數了？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那倒不一定。最少，你並不是郭圖的族人。」

尹小寶還是愁眉不展，道：「但晚輩如今中了毒針……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中了老身的毒針，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只要有解藥，立時就可以

平安大吉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老前輩肯把解藥贈送給晚輩嗎？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解藥嘛，老身遲早也會給你的，但卻還得看看你老實不老實！」

尹小寶連忙迭聲道：「老實，老實！晚輩在老前輩面前，一定老老實實，決不會有半字虛言。」

凡是「虛言」，最少也有「一字」，又何來有「半字」的「虛言」？

銀髮老婦雖然是老江湖老狐狸，但尹小寶這取巧之辭，卻還是未能及時察覺。

她沉吟良久，才向尹小寶問道：「你本非蒙古人，何以懂得說蒙古語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一個蒙古人敎的。」

當尹小寶初遇銀髮老婦之際，他一直在裝糊塗只說蒙古語，但到後來吃了大虧，那一口蒙古語自然再也說不下去，只好用漢語跟銀髮老婦應對。

銀髮老婦道：「尹小寶，你可知道，你說蒙古語最大的破綻在那裏？」

尹小寶想了一想，接着搖搖頭，道：「晚輩不知道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你本是漢人，能夠說得出這一口蒙古語，已非易事，足見你確是一個

十分聰明的孩子，然而，你畢竟是先懂得說漢語，然後才說出蒙古語的，因此，說來說去，你的蒙古語還是不倫不類，絕對騙不了我這種老狐狸。」

尹小寶訕訕一笑，道：「晚輩一時糊塗，下次決計不敢了。」此事可一不可再，他不用說也是「下次不敢」的。

銀髮老婦忽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我都是漢人，卻在這韃子之地相逢，也未嘗不是一種緣份。你在這裏多久了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大概數年吧。」銀髮老婦道：「你怎會到蒙古的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給人帶到這裏來的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那人很兇惡，而且殺人不眨眼，他說蒙古地方很好，比起中原乾淨得多，他原本獨自到此，但卻嫌寂寞，因此把我一起帶到蒙古來！」

這一番說話，全然是憑空揑造，與事實毫不相符，但銀髮老婦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細，居然也相信了。

她沉着臉，半晌才緩緩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給那個惡人拐帶到蒙古來的？」尹小寶連

忙點頭稱是。

銀髮老婦道：「那麼你父母呢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早已歸登極樂世界。」這句說話倒是千眞萬確，於是他說完之後，立時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。

他這一哭貨眞價實，哭得甚是悽愴。他一面哭一面暗暗道：「這就叫『英雄有淚不輕彈，只緣未到傷心處。』如今既然傷心一哭，就該哭個天崩地裂！」

他哭了很久，銀髮老婦也沒有加以阻止，直至他哭聲漸止，銀髮老婦才道：「把你帶到蒙古的那個人，他姓甚麼？」

尹小寶又想了一會，才回答道：「那人姓曹，叫曹門神。」

銀髮老婦白眉一皺，把這名字喃喃地唸了一遍，然後才道：「這名字也許是假的。」

尹小寶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晚輩可沒有說假話！」

銀髮老婦搖搖頭，道：「我不是說你胡謅出一個名字，而是說那人根本沒有把眞實姓名告訴你知道。」

尹小寶「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這就難說得很了，但不管怎樣，這個叫曹門神的惡人，是

一個不折不扣的王八，晚輩恨不得把他一拳揍個滿天星斗。」說到這裏，一臉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的模樣。

其實，曹門神是確有其人的，尹小寶的父親一鶴，就是給這個市井流氓活生生打死。這是不折不扣的殺父仇人，自然也是不折不扣的王八，尹小寶對此人恨之入骨，根本不必裝模作樣，只要一提起此人，就恨不得將之鞭屍三百！

銀髮老婦沉吟良久，續道：「你可知道，曹門神的年紀有多大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沒對我說，大概五十歲左右吧。」

銀髮老婦倏地面色一沉，道：「他左邊面頰，是不是有一條刀疤？」

尹小寶一愣，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應答，但卻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。

豈料他這一點頭，銀髮老婦登時臉色驟變，同時厲聲喝道：「他的人呢？」

尹小寶一凜，也不容細想，便道：「曹門神已經死了。」

「死了？」銀髮老婦的臉色變得更難看，突然，一手抓住他的脖子，惡狠狠的說道：「他是怎樣死的？」

尹小寶給她抓住脖子，一張臉登時變成血紅之色，連說話也大爲困難：「老前輩……

妳……放開……放開手再說！」

銀髮老婦並沒有放手，只是把手上的力道減輕大半，臉色依然兇惡無比，喝道：「你快說老實話，如有半字差錯，不等毒力發作，老身立時便取了你的小命！」

尹小寶驚懼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晚輩……照實直說便是……」但心中卻是暗暗叫苦不迭。

尹小寶把曹門神扯到蒙古，根本就是胡說八道，全無其事，但如今已勢成騎虎，唯有硬着頭皮，繼續想辦法「自圓其說」。

銀髮老婦又再催促：「胡濟滄到底是怎樣死的？」

尹小寶一愕，道：「胡濟滄是誰？」

銀髮老婦怒道：「那個什麼曹門神就是胡濟滄。」

尹小寶唯唯喏喏，心中卻暗自失笑：「這下子陰差陽錯，老太婆居然以爲曹門神就是她要找的王八羔子。」

他心念電轉，隨即說道：「那曹……不，那胡濟滄是給一個武林高手幹掉的。」

銀髮老婦厲聲道：「什麼武林高手？」

尹小寶信口開河，隨口答道：「那人外號叫『不見刀』，好像是游……游甚麼先生的。」

銀髮老婦臉色一寒，叫道：「是聚英堂游大先生！」

尹小寶忙道：「對了，正是游大先生，胡濟滄在一座荒山裏遇上游大先生，兩人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，結果胡濟滄不敵，給游大先生一刀殺掉。」

「一刀殺掉？」銀髮老婦目光如電：「游大先生用的是不是一柄金刀，刀柄上有一串銅環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，道：「不，他用的並不是什麼金刀，而是一頁一頁的紙，胡濟滄中刀之後曾大叫：『好厲害的頁頁刀』！」

銀髮老婦不禁長長嘆一口氣，整個人似已呆住。

尹小寶一面說，一面手心冒汗，他撒謊越撒越離譜，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收拾殘局，只要一露出破綻，小寶老兄這番勢必完蛋大吉去也！

銀髮老婦漸漸完全鬆開了手，良久才對尹小寶道：「你若說游大先生用的刀，就是老身所說的那一把，此刻你已死得不能再死！」

尹小寶心中有數，面上卻故露驚惶之色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銀髮老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游大先生根本沒有什麼金刀，否則，他的外號也不會叫『不見刀』！」

尹小寶「喔」的一聲，心想：「幸虧老子曾見識過貨眞價實的聚英堂堂主，也見識過這大惡人的『刀法』，否則這個馬脚就露得很大了。」

銀髮老婦接着又問：「胡濟滄跟游大先生動手之前，胡濟滄可曾受傷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當然沒有，晚輩還記得，當天胡濟滄胃口奇佳，連馬奶酒也喝了一大壺，他跟游大先生決戰之時，不斷發出連聲暴喝，那喝聲簡直令人震耳欲聾。」

銀髮老婦臉色一沉，忽然道：「把你的左手伸出來。」

尹小寶莫名其妙，心想：「莫非老虔婆要瞧瞧老子的掌紋？」雖然不曉得銀髮老婦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，但也只得乖乖聽命，把左手伸了出去。

豈料他才伸出左手，銀髮老婦倏地一掌劈下，不偏不倚，正劈在他左掌關節之上，只聽見「喀勒」一聲，這一隻手掌登時被震得骨節斷裂！

尹小寶大叫一聲，當場臉如土色，冷汗不斷流下：「老前輩，這是幹什麼的……」

銀髮老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你說話不老實，我很不高興，我一不高興，通常都會動手

殺人。」

尹小寶倒抽一口涼氣，駭然道：「妳若要殺晚輩，晚輩是無話可說的，但晚輩又有什麼地方說錯了？」

銀髮老婦冷冷道：「你為人頗有點聰明，但畢竟見識淺薄，對江湖中人，全然不明所以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晚輩還是不懂。」

銀髮老婦嘿嘿一笑，道：「游大先生是聚英堂堂主，武功雖然出神入化，極其厲害，但一山還有一山高，胡濟滄所練的『千迴萬變蝶形掌法』，恰好就是游大先生的尅星，除非胡濟滄受了重傷，游大先生始會有一線取勝之機，不然的話，兩人交手，游大先生又豈能殺得了『蝶王』刀疤胡？刀疤胡也就是胡濟滄，在中原武林，名氣之响亮，尤在游大先生上。」

尹小寶越聽下去，越是暗暗叫苦，「這番碰得焦頭爛額也！」縱然頭額未損，一隻左掌已給廢掉，這滋味着實大不好受。

只見銀髮老婦面色森冷，忽然問尹小寶：「你有幾雙手？」

尹小寶苦着臉，道：「如今只剩下一隻手。」

銀髮老婦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人貴自知，你既知道如今只剩下一隻手，就該好好珍惜才是。」

尹小寶强顏一笑，道：「晚輩知道了……」

銀髮老婦又是格格一笑，道：「那麼，你就得從實招來，胡濟滄到底怎樣了？」

胡濟滄到底怎樣了？

尹小寶把這個謊撒得太離譜了，他根本沒見過甚麼胡濟滄，又怎曉得這位「蝶王」如何如何，怎樣怎樣？

這下子，尹小寶眞是欲哭無淚，倘若他此時此地才說自己根本不認識甚麼刀疤胡，銀髮老婦會相信嗎？

銀髮老婦若不相信，尹小寶另外一隻右手自然也保不住了，想到這裏，尹小寶不禁大感悲哀，終於忍不住「哇」的一聲大哭起來。

銀髮老婦怒道：「小雜種，你再哭，我就先割掉你的舌頭，然後再割掉你的鼻子！」她這麼一說，尹小寶哭聲立止，當眞是靈驗如神。

銀髮老婦道：「你再把胡濟滄的事，從頭再說一遍，如有半句說話差錯，休怪老身手下無情。」尹小寶不禁爲之呆住了，他再聰明，這時候也不知道該怎辦才好。

正當尹小寶苦思無策，心想「老子命休也矣」之際，在一頂蒙古包內，突然傳出了「錚」一聲響。

這「錚」的一聲，十分清脆響亮，似是有人正在奏琴，但卻又不像是琴聲。銀髮老婦臉色倏變，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蒙古包內，又再響起兩下「錚錚」之聲。

銀髮老婦不再開口，只是直盯着那一頂蒙古包，不久，蒙古包內緩緩地走出了一個人，這人大概五十來歲左右，在左邊面頰之上，有一條三寸來長的疤痕。

「胡濟滄，就是這傢伙害得老子焦頭爛額！」尹小寶心中不禁叫喊起來。

銀髮老婦一看見這人，立時身子顫抖不已：「姓胡的！你……你早就躲在這裏？」

此人正是「蝶王」胡濟滄，他手裏有一把劍，那「錚錚」之聲，就是他彈劍時候所發出來的。

胡濟滄此刻穿的是蒙古服飾，但說的仍是漢語：「我若早早在此，又豈容妳傷害郭圖族人？」

銀髮老婦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來得太遲了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此乃天意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天意要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小人畢命於此！」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，神色極是狠惡，語聲也倍覺淒厲。

胡濟滄嘆息一聲，才緩緩道：「爲了一塊鹿皮圖，妳這十餘年來枉殺了多少人？」

銀髮老婦冷冷道：「鹿皮圖是本敎之物，爲求完璧歸趙，殺多少人都是不打緊的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人命關天，又怎會不打緊了？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本敎主行事，向以大局爲重，你不必多言！」

尹小寶心中暗道：「游大先生要找鹿皮圖，這婆娘也要找鹿皮圖，莫非那鹿皮圖，就在胡濟滄身上？」

只聽見銀髮老婦接着又道：「姓胡的，你把鹿皮圖交出來，我饒你一死便是。」

胡濟滄聽了，隨即仰天大笑。

銀髮老婦怒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」

胡濟滄還是笑了很久，才道：「當年，胡某不錯是殺了厲敎主麾下金銀二使，但那鹿

皮圖，胡某並未盜走！」

銀髮老婦怒道：「在我面前，休想花言巧語蒙混過關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胡某何須花言巧語，鹿皮圖若在我手，如今又何必隱瞞？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鹿皮圖若不在你手，又在何處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還記得華山派聶不琦此人嗎？」

尹小寶聽到這裏，不禁為之心中怦然。

銀髮老婦臉色一變，道：「何以要提起聶不琦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當年擊殺金銀二使的，除了胡某之外，還有一人，厲教主可曾知道？」

銀髮老婦瞳孔暴睜，喝問：「那人是誰？」

胡濟滄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正是聶不琦！」

銀髮老婦神情驟變，道：「你是說，盜走鹿皮圖的，並非別人，而是『華山聖叟』聶不琦？」

胡濟滄緩緩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正是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好啊！當年老身調遣教中精英高手，為你火拼『辰州殭屍門』，原來是

引狼入室，這還罷了，想不到爾等鄙劣小人，更膽敢呼朋引類，殺害本教金銀二使！」

胡濟滄嘆一口氣，道：「金銀二使濫殺無辜，更陷害不少忠臣義士，殺之不枉！」

銀髮老婦勃然大怒：「胡說，你不講義氣，恩將仇報，還敢在老身面前含血噴人！」

尹小寶暗道：「胡濟滄就算是含血噴人，他所噴的也不是活人，而是死人。」

只聽見胡濟滄乾咳一聲，接着又緩緩地說道：「厲教主當年火拼殭屍門，確為胡某化解一場災劫，但厲教主出手相助，主要並非為了胡某安危，而是要殺人滅口！」

銀髮老婦森然變色：「老身殺人滅口，所為何事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十六年前隴中向家堡在一夜之間，被數十殺手奇襲，向家堡在不足三個時辰之內，變成廢堡，堡中逾百老幼盡皆遇害，而堡中數萬兩銀子，及練武廳中所擺放之十一排兵器，全部被洗劫一空，這一宗慘案，厲教主不會毫不知情吧？」

尹小寶越聽越是膽顫心驚，暗道：「這老虔婆果然惡毒得很。」

銀髮老婦的臉色變得極其陰沉，她兩眼盯着胡濟滄，似笑非笑地說道：「胡大俠，你甚麼都知道了？」

胡濟滄冷然道：「欲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厲教主與殭屍門自從聯手血洗向家堡

後，貴教勢力隨即大為加强，但殭屍門却反而漸漸不聽厲教主號令，嘿嘿，以厲教主行事之作風，又怎會容得殭屍門在妳老人家面前狂妄自大，目空一切？」

銀髮老婦陡地發出了一陣怪笑：「說得好，不愧是才智過人的胡濟滄，只是前事已如塵，誰也不再追究往年的舊帳了，目下唯一要說清楚的，還是鹿皮圖這件事！」

胡濟滄道：「胡某已說得很清楚，鹿皮圖不在胡某手中。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那麼，鹿皮圖是在聶不琦那裏了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也許是的，也許不是。」

銀髮老婦冷然道：「這算是甚麼說話了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胡某沒有取到鹿皮圖，也同樣不曉得聶不琦是否得到了鹿皮圖？」

銀髮老婦右足頓地，咬牙怒聲道：「鹿皮圖本由金銀二使看管，二使遇刺，鹿皮圖也接着相繼失踪，若非你和聶不琦弄的手脚，難道那塊鹿皮圖會飛上天不成嗎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胡某一概不知，厲教主再逼問也是無濟於事。」

銀髮老婦暴跳如雷，怒叫：「姓胡的，不管鹿皮圖落在誰的手裏，你膽敢殺本教二使，已是彌天大罪，萬死不足以辭其咎！」

胡濟滄泰然道：「厲教主遠道而來，胡某這顆人頭，你有本領的不妨拿去！」

銀髮老婦道：「廢話，這還用你來提醒本教主嗎？」說着衣袖一拂，一股勁氣直射向胡濟滄胸膛。

胡濟滄不敢稍有怠忽，不等銀髮老婦這一股勁力射至，已然雙掌齊舞，向銀髮老婦連續擊出了十二掌，這十二掌掌勢連環不斷，而且掌勢廻旋曲折，當眞厲害之極。

銀髮老婦一聲冷笑，手中那根烏溜溜的枴杖上下飛舞，每一杖擊出方位，盡皆胡濟滄必救之處，這是連消帶打，高明之極的上乘武學，胡濟滄心中凜然，掌勢雖然並無緩滯，但不少殺着已被逼棄而不用，到了後來，更索性縱身反躍，倒退數丈，叫道：「厲教主好杖法！」

銀髮老婦冷然道：「胡先生，你想清楚了沒有？那塊鹿皮圖，你還是爽爽快快交出來，只要交出鹿皮圖，既往恩仇，大可一筆勾銷。」

胡濟滄仰天打個哈哈，說道：「別說鹿皮圖不在胡某手裏，便是胡某眞有此物，也決不會將之雙手奉獻給賣國賊手上！」

銀髮老婦目露寒芒，喝道：「姓胡的，你太不識抬舉了，老身已給足你面子，你却毫

不領情，那是自作孽，無話可說！」話聲甫落，枴杖又已向胡濟滄迎頭砸下。

尹小寶瞧在眼裏，不禁暗暗爲胡濟滄擔心，忖道：「老賊婆雖然看來是老態龍鍾，但武功却高得出奇，這個姓胡的老兄，只怕不是對手。」

其實，胡濟滄的武學修爲，決不比銀髮老婦爲差，但銀髮老婦這一根枴杖所施展出來的招式，却似乎是胡濟滄的尅星。

原來銀髮老婦對胡濟滄的武功路數，早已瞭如指掌，近數年來，她一直潛心研創一套杖法，其招式全都是針對胡濟滄的武功路數，可說是早有預謀，務求一遇上胡濟滄，就能將此人置諸死地。

胡濟滄久歷江湖風浪，一經接戰之下，已看出了端倪，知道若再以昔日所練之武學與敵人週旋，勢難討好得去，以是再度接戰之際，所使用的又是另一套截然不同的武功。

銀髮老婦嘿嘿冷笑，道：「貪多務得，雜而不精，乃練武中人之大忌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多一套本錢，總比獨沽一味更佔便宜。」

此時，胡濟滄所使的武功，是一路「十字連環棍」，他用的是一對三尺鑌鐵短棍，兵刃既短，招式便越見兇險，與銀髮老婦的枴杖對拆廝拚起來，極爲激烈燦爛。

銀髮老婦知道對手不是易與之輩，自然不敢稍有半點鬆懈，只見她枴杖走勢直上直下，每一招都石破天驚，氣勢異常駭人。

但胡濟滄完全摒棄昔日所練武學，而這一套「十字連環棍」，乃是閩南開山會總舵主「雙棍走天涯」韓嵩之成名絕技。

倘若如今施展這一套短棍棍法的是韓嵩，銀髮老婦不出十八招式，當能尅敵制勝。但胡濟滄之功力，又豈是韓嵩之流可比擬的？二十二年前，韓嵩與胡濟滄於武夷山賞梅論劍，胡濟滄以三套武功相贈，而韓嵩無以還報，唯有在胡面前把「十字連環棍」招式一一試演，胡濟滄記心極好，每一招均過目不忘，再經韓嵩解說，這一套短棍棍法，他已悉數瞭然於胸。

韓嵩武功雖然不高，却是熱血男兒大丈夫，胡濟滄對其爲人向來推崇備至，以是這一套棍法，他不時加以苦練，每有心得，便以飛箋相告，二十二年總共把這套棍法修改了五次，每次修改之後，棍法威力都增强不少。

然而，胡濟滄縱橫武林多年，與人對敵之際，從來未曾使用過這一套棍法，是以銀髮老婦根本料不到這個大對頭人，居然會有此奇招殺出。

其實，以兩人之武學修爲，比武決戰並無一定理路可循。銀髮老婦見胡濟滄招數有變，她的杖法也隨即改變，與先前的招數大不相同。

只見銀髮老婦的枴杖不再直上直下，大開大闔，而是虛實交替，身形飄忽有如鬼魅一樣。

突然之間，胡濟滄身形急晃，向左疾衝三尺。

他這一衝之勢，奇快無比，而且所衝向方法，是銀髮老婦萬萬料不到的。

因胡濟滄所衝向之處，正是銀髮老婦枴杖攻勢最熾的一點，他這樣衝過去，不啻是把脖子引向疾劈而至的刀鋒，簡直就和自殺沒有甚麼分別。

然而，高手過招，勝負生死往往僅是一線之隔，正因爲胡濟滄這一着令人無法料得到，當他向左疾衝三尺之際，銀髮老婦枴杖杖勢已收。

胡濟滄疾衝得快，銀髮老婦枴杖收得更快。

這並非銀髮老婦生怕胡濟滄故弄玄虛，才把枴杖的攻勢收回，而是她這一杖本來就是虛招！

既是虛招，看似勢兇實則一擊即退，當非奇事。但在她這一招擊出之際，又有誰能肯

定，這是虛有其表的一着？

胡濟滄也同樣不能肯定，要是他這一注押錯了，銀髮老婦的枴杖立時就會要了他的性命。

但他並沒有押錯，銀髮老婦的枴杖，就在他衝前那一刹那間收回。

胡濟滄早已傾盡全力攻出此一殺着，無論成敗也決不回頭，以他數十載勤修內力所聚之一擊，威力當然非同小可。

銀髮老婦枴杖甫退，他那一雙鑌鐵短棍已乘虛而入。銀髮老婦心知不妙，只覺耳際呼呼風響，胡濟滄的短棍已逼近眉睫。

便在此時，銀髮老婦突然足下運勁，跟着雙足離地，身子在半空中急劇轉動，她這一躍繼而轉動身子之勢，是極高明的輕功身法，名堂叫「運轉乾坤」，但這時候她却是逼於無奈才使出這一招的，因爲她這麼一躍一轉，固然可以避開胡濟滄雙棍致命攻擊，但下盤雙足仍然難免空門大露。

但在此間不容髮生死關頭之際，銀髮老婦除此之外已無選擇餘地，唯有兵行險着，以求自保。

其實，論險着先行者，是胡濟滄而非銀髮老婦，銀髮老婦這一着是被逼而發，但胡濟滄却是先行賭命，才搶得這一着優勢的。

尹小寶瞧得眼花撩亂，暗道：「老賊婆變了大陀螺，好看得很。」心念未已，但聽「咚」一聲響，胡濟滄已一棍擊碎了銀髮老婦右足足踝。

銀髮老婦雖然足踝劇痛，但却咬牙忍住，連眉頭也不稍皺一下，當她翻身落地之際，身形還是站得四平八穩，而且還疾迅無倫地揮杖反擊。

胡濟滄心中有數，自然並不着急，只見銀髮老婦神色猙獰可怖，枴杖反擊招數有如排山倒海，簡直就像是發狂一般。

她越是拚命，胡濟滄越是氣定神閒，若有別的高手在旁觀戰，都必可看出，胡濟滄這一戰已大佔上風，不出五十招之內，銀髮老婦非敗不可。

但尹小寶可不是甚麼高手，他痛恨銀髮老婦手段鄙劣，自然盼望胡濟滄能擊敗她，好替自己出一口烏氣。

猛聽得銀髮老婦大叫一聲，聲音甚是淒厲，原來胡濟滄又已一棍擊中她的背上，而且這一棍勁力十足，銀髮老婦登時口吐鮮血，神情萎頓跌倒在地上。

她臉如紙白，身子不斷顫抖，叫道：「姓胡的，你快殺了我！」

胡濟滄却嘆了一口氣，搖搖頭道：「厲敎主，妳雖然多行不義，但總算曾幫了我一個大忙，今天我不殺妳，妳走吧！」

銀髮老婦惡狠狠地瞪着他：「你今天手下留情，將來必定後悔莫及！」

胡濟滄不再理睬她，却向尹小寶這邊走了過來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臨安尹小寶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你怎會從中原跑到這裏來的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呢？」

胡濟滄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彼此彼此。」

胡濟滄瞧着他，過了半晌忽然抓起他的右手。

這時候，尹小寶這右手掌背，已比平時腫起了一倍有餘，但除了有點痲癢之外，却不怎麼疼痛。胡濟滄看了一會，轉身盯着銀髮老婦道：「他祇是個不懂事的孩子，你還是放過他吧。」

銀髮老婦悶聲不響，祇是掏出一隻灰色小瓶，抛在尹小寶脚下。

胡濟滄莞爾一笑，對尹小寶道：「這是厲教主的獨門解藥，保證藥到毒除。」尹小寶撿起小瓶，道：「如何用法？」胡濟滄又再盯着銀髮老婦。

銀髮老婦寒着臉，道：「半敷半服。」

胡濟滄點了點頭，對尹小寶道：「你照她的話做便是。」尹小寶皺了皺眉，欲言又止。

胡濟滄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是不是懷疑厲教主的說話？」

尹小寶直認不諱，道：「她這個人很靠不住。」

胡濟滄又笑了笑，道：「她靠不住，你自己又怎樣？」

尹小寶一愕，繼而打個哈哈，道：「我更靠不住。」說完之後，把解藥服下一半，另一半醮些口水塗在手背之上。

胡濟滄瞧着他，不由面露微笑，道：「你能夠自我承認，自己是個靠不住的人，這也未嘗不是老實之言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是對敵人靠不住，對朋友則大大的老實。」胡濟滄聽了，又是一陣大笑。

就在這時，草原東北方突然傳來陣陣馬蹄聲響，尹小寶不由臉色一變，胡濟滄却仍然鎮定異常，道：「是草原黑狠又再回來了。」

尹小寶更加吃驚，伸手向銀髮老婦指了指，道：「那些甚麼草原黑狠，是不是老賊婆的同黨？」

胡濟滄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這一羣黑狠原本就已可惡得很，再加上這位厲教主，就更加肆無忌憚，爲所欲爲了。」

尹小寶吸一口氣，道：「胡大俠武功蓋世，自然是不怕這些黑狠灰狗的，但好漢怕人多，這個……這個似乎還須從長計議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你放心好了，憑這些人的能耐，胡某倒還沒放在心上。」說到這裏，又對銀髮老婦抱拳叫道：「今天我不想殺人，你最好對這羣黑狠說：『回頭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』胡某告辭了。」

語畢，從一頂蒙古包旁邊牽過一匹馬，與尹小寶並駕齊驅，雙雙離開了這個屍骸遍野的營地。

在草原上，尹小寶問胡濟滄：「這羣狠會不會追來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厲千懿受創非輕，單憑這羣黑狼，只怕還沒這個膽量來找胡某算帳。」

尹小寶聞言，這才大大的放心。

兩人在馬背上邊走邊談，原來那個銀髮老婦叫厲千懿，是中原聖手教教主。

尹小寶把自己怎樣從臨安來到蒙古的經歷約略說了一遍，胡濟滄「啊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原來你是聶不琦的徒孫！」

尹小寶忍不住問：「那鹿皮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胡大俠初時對厲教主說，是我祖師爺盜走了鹿皮圖，其後卻又說道：『也許是的，也許不是。』究竟是也不是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照我猜想，你祖師爺縱使沒有取得鹿皮圖，最少也會知道鹿皮圖的下落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鹿皮圖眞的很重要嗎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那是一個神秘寶藏的藏寶圖，自然成爲武林中人人渴望奪取到手的東西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寶藏的來歷，胡大俠可知道嗎？」

胡濟滄搖搖頭，道：「這寶藏的傳說，我可不大淸楚，厲千懿也許會比我淸楚得多。」

尹小寶眉頭略皺，道：「胡大俠剛才佔盡上風，何以不向厲教主問個明白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我又不打算發掘寶藏，何必多此一舉。」

尹小寶連聲稱是，心中卻在想：「寶藏寶藏，唯有福之人能居之，老子叫尹小寶，正是『寶寶相關』，說不定……」

忽聽胡濟滄問：「你想到甚麼地方？」

尹小寶這才如夢初醒，左顧右盼片刻後，伸手向左邊一指：「她們就在那裏！」語聲甚是興奮。

尹小寶伸手指向之處，有兩騎人馬，在草原上遠遠看去，只是很細小很細小的兩點，但尹小寶卻敢肯定，這兩騎人馬，就是雪兒和那古納。

兩人立即策馬揚鞭，不消多時，四騎人馬已會合在一起，這一次尹小寶沒有看錯，那兩人正是雪兒和那古納。

雪兒見尹小寶回來，不禁大爲高興，但隨即又變得臉色蒼白，因爲她看見尹小寶的右手仍然黑氣陣陣，連忙追問：「你這一隻手怎樣了？」

尹小寶嘻嘻一笑，道：「這一隻手很好，五指齊全，活動自如。」

雪兒指着他的掌背：「但這黑氣……好可怕，還有，你的手腫了起來啦。」說到這裏，急得連眼都紅了。

尹小寶仍然笑容滿面，道：「這裏本來的確是黑漆如墨的，但如今黑氣已過，這不是黑氣，而是灰氣，兼且已逐漸消散，至於這腫脹嘛，也已消減了一大半，妳用不着擔心。」

雪兒凝望着他，道：「怎會這樣的……」

尹小寶道：「說來話長，以後慢慢再說好了。」

雪兒目光閃動，又是驚疑，又是憐惜，不知如何，忽然一手握住尹小寶的左掌。

她這一握，可說是「無心之握」，但她這麼一握之下，尹小寶立時整個人跳了起來，叫聲有如殺豬一樣。

雪兒和那古納都大吃一驚，不知道尹小寶何以突然淒聲大叫。

尹小寶如此大叫，雪兒自然立刻放開了手，只見他叫之後，接着「雪雪」呼疼，兩眼直望着左手。

雪兒驚魂甫定，才問道：「小寶哥哥，你怎麼啦？你不是說，你的手很好嗎？」

尹小寶苦着臉，道：「我的右手不怎麼好看，但卻已經消毒消腫，快沒事了，但這左掌嘛……嘿嘿……呃呃……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提起左掌，只見他這隻手軟綿綿的，完全提不起半點力道來。

雪兒的俏臉又發白了，那古納卻在問：「你兩隻手都似已殘廢，如何騎馬回來的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只是一隻手不聽使喚，倒是那隻又黑又灰的怪手，仍然力大如牛，既有此牛力，策騎一匹小馬兒，又有何困難？」

忽聽胡濟滄插口說道：「天色快黑了，你們有甚麼打算？」

尹小寶一愕，剛才他們說的都是蒙古語，想不到胡濟滄如今說的也是蒙古語，而且說得比尹小寶還更熟練得多。

一聽見胡濟滄這樣說，雪兒和那古納都爲之愁眉不展，郭圖營地已然盡毀，再也不能回去居住了，只見草原雖大，但到底何處方可容身，一時間誰也說不上來。

尹小寶思量一會，忽然想起了鐵木眞。

於是，他對胡濟滄說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他叫鐵木眞。」

胡濟滄眉心一聚，說道：「你是說乞延血統，也速該的兒子鐵木眞？」

尹小寶精神一振，道：「你也知道鐵木眞這個人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我不認識鐵木眞，但卻知道他的處境十分不妙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的處境也同樣不妙。」

胡濟滄：「正因爲彼此的處境都不怎麼妙，因此不宜聚合在一塊兒。」

尹小寶奇道：「這又是甚麼道理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鐵木眞有鐵木眞的仇家，咱們也有咱們的對頭人，正是各有各的麻煩，縱使擠在一起，只會未見其利，先見其害。」

尹小寶沉吟良久，覺得胡濟滄之言也不無道理，便道：「胡大俠既有此顧慮，未知咱們如今又該何去何從？」

胡濟滄：「我們應該投靠太陽汗！」

尹小寶一怔：「太陽汗？」

胡濟滄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太陽汗是遊牧部落中，力量最强大的大汗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們若投靠太陽汗，太陽汗會收容我們嗎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一定會收容我們的，因爲我和太陽汗的師傅是好朋友。」

尹小寶問：「太陽汗的師傅是誰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他叫塔塔統！」

「塔塔統！」尹小寶一聽見這個人的名字，就不禁爲之愣住了。

他認識塔塔統，想不到胡濟滄也認識塔塔統。

尹小寶考慮了一會，便贊成胡濟滄前往投靠太陽汗之建議。

雪兒和那古納已是無家可歸之人，尹小寶去甚麼地方，她們也會跟着。

雖未黃昏，已近黃昏，乃蠻部遠在西方。

西方有夕陽。

夕陽鮮紅如血。

鬥志頑强的鐵木眞，終於從泰亦赤兀人圍捕下逃出生天，在孤山和母親月倫會合。

月倫在這裏等候了幾個月，時候越長久，鐵木眞能夠活着回來的希望也越是渺茫，到後來，希望簡直也變成了奢望。

但到最後，奢望還是成爲了事實，月倫很高興，全家人都很高興，就連速赤也不例外。

經過一番商討後，鐵木眞決定前往不而罕山，那裏有一個很好的牧地，他們要在那裏重建家園。

不而罕山有一條小河，從巍峨大山之下繞南而過，在這裏，有一大塊牧地，他們就在這裏立起帳篷，過着艱苦的歲月。

兩年後，月倫命令兒子鐵木眞到翁吉拉部迎娶孛兒帖。

鐵木眞對這一門親事，有着患得患失之感，他在想：「孛兒帖會不會已嫁給別人？還

有，我們是如此貧困，德薛禪還把女兒嫁給我嗎？」

幸好他這種疑慮根本就是多餘的，他一到翁吉拉部，德薛禪夫婦就很熱烈地歡迎，婚事全無障礙，而且還獲得不少粧奩。

德薛禪慧眼識英雄，絕不因爲鐵木眞貧而稍有半點輕視，而且還不斷囑咐女兒，要她堅守婦道，扶助鐵木眞，孛兒帖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，父親的說話，她是絕對同意的。

在離開翁吉拉部之前，德薛禪問鐵木眞：「我的好女婿，你以後有甚麼打算？」

鐵木眞毫不遲疑，立刻回答說道：「我要重興家業，不讓別人再欺侮我的家人。」

德薛禪連連點頭，心裏十分歡喜，因爲從此刻開始，自己的女兒也就是鐵木眞家裏的人了，鐵木眞有此雄心壯志，身爲岳丈的自然應該感到驕傲。

德薛禪是目光遠大的智者，他對鐵木眞說道：「要重興家業，必須把當年離散他往的部衆召回來，否則勢孤力弱，別說其他，便是如何自保，也是大有疑問。」

鐵木眞點點頭，隨即問道：「如何才能把離散他往的部衆召回？」

德薛禪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你可以前往克烈部謁見脫里勒，他是你父親的安答，當年，你父親也速該曾大力支援，使脫里勒登上克烈部的汗位，現在，你向他尋求援助，是

合情合理的事。」

鐵木眞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如今漠北累多部落之中，以克烈部最爲强盛。」

德薛禪道：「這是你重振家業的辦法，以後你自己要發奮圖强了。」鐵木眞又連連點頭稱是。

就是這樣，孛兒帖嫁給了鐵木眞，她回到鐵木眞營地之後，跟鐵木眞的家人相處得很融合，月倫和速赤都很喜歡。

翌年初春，鐵木眞帶着兩個弟弟——合撒兒和別勒古台前往克烈部，謁見脫里勒。

克烈部牧地遼闊，戰士勇猛，鐵木眞心想：「我要把尼倫部也變成這樣强盛。」

經過傳報後，鐵木眞帶着兩個弟弟進入脫里勒的大帳中。

鐵木眞是有備而來的，他首先獻上一件名貴的黑貂裘，這黑貂裘本是孛兒帖奉獻給婆婆月倫的粧奩，但月倫一直沒有穿着，而且還叫鐵木眞拿去送給脫里勒。

月倫對鐵木眞說道：「脫里勒雖然財勢浩大，但卻是個貪婪反覆的人，你要小心。」

果然，當鐵木眞獻上黑貂後，脫里勒顯得很高興，道：「我是個重情義念舊的人，你父親是我的安答，我知道他死後，所有舊部紛紛脫離，你必須把他們召回來，我會全力支

持的。」鐵木眞心中暗喜，與合撒兒、別勒古台一起拜謝。

重回自己的營地後，鐵木眞繼續努力苦幹，羊羣和馬匹日益增多，形勢漸漸開始轉變。

有了强大的克烈部撑腰，泰亦赤兀人再也不敢找鐵木眞的麻煩，而且也有若干也速該的舊部，重歸鐵木眞麾下。

可是，篾兒乞人卻不理會克烈部，在一個深夜突施奇襲。

篾兒乞人何以要向鐵木眞展開襲擊？

原來在二十年前，也速該半途截刼月倫，把她娶爲妻子，但月倫其實是準備嫁給篾兒乞部的赤列都，只是在迎親回家之際遇上了也速該。

也速該驀然瞥見月倫，登時爲之神不守舍，其後在兩個兄弟的慫恿下，立刻騎馬追前，要把月倫搶回來，佔爲自己的妻子。

二十年過去，篾兒乞人還是沒有忘記這一段仇恨。

就在這一天晚上，總共有五六百鐵騎殺入鐵木眞的營地，在混亂中，孛兒帖和速赤雙雙被擄。

鐵木眞帶着家人在愴惶中逃入不而罕山，才發覺不見了孛兒帖和速赤。

鐵木眞無計可施，他並不是懦弱，而是勢孤力弱，根本沒法子可以從篾兒乞人手裏把孛兒帖和速赤救回來。

他只好再去找脫里勒。

當鐵木眞坦白說出來意之後，脫里勒頗感爲難，但他卻很愛面子，在鐵木眞面前，他要做一個勇敢的大英雄，他考慮了一會之後，決定起兵討伐篾兒乞部，把孛兒帖和速赤救回來。

事有湊巧，就在這時候，鐵木眞的一個安答來了。

他就是札答蘭部的札木合。

札木合知道鐵木眞的事情後，也願意出兵相助。只有一人不高興，那便是脫里勒的獨子桑昆。

桑昆爲人胸襟狹窄，而且自負不凡，普天之下，除了父親脫里勒之外，他誰也不會放在眼內。

但鐵木眞是草原上出色的英雄，札木合更是豪氣干雲，坐擁逾萬雄師的大人物，這兩

人聚在一起時那種親熱的態度，使桑昆十分生氣，但卻又無可奈何。

不久，克烈部和札答蘭部兩軍會師，向不滑川進軍，渡河襲擊篾兒乞部。

這一仗强弱懸殊，篾兒乞人再驃悍兇惡，也不是對手，鐵木眞整天廝殺，一面激戰一面狂叫着孛兒帖的名字。

終於，他找到孛兒帖，但速赤卻已死了。

恩愛夫妻劫後重逢，兩人都是悲中有喜，喜中有悲，原來孛兒帖給篾兒乞人擄走之後，被逼改嫁，而且還有了身孕。

但鐵木眞毫不嫌棄，說道：「是我沒有好好保護妳，並不是妳的罪過，不管怎樣，妳的骨肉也就是我們的骨肉！」

孛兒帖這才放下心頭大石。

打贏這一場勝仗後，鐵木眞、脫里勒和札木合把篾兒乞部的牲口財富和奴隸瓜分，然後才分手。

札木合極力主張鐵木眞把營地搬到札答蘭部，鐵木眞答應了，但漸漸地，鐵木眞夫婦就看出札木合是另有心意的。

原來札木合看上了孛兒帖。

要是札木合用强硬的手段，非要把孛兒帖搶到手不可，鐵木眞恐也會爲之束手無策，幸而札木合性情高傲，自負不凡，並沒有爲了一個女人而立刻跟自己的安答翻臉。

而向鐵木眞也要依靠札木合的力量，和種種優勢，把當年流散了的族人重召回來。

漸漸地，鐵木眞在札答蘭部樹立了勢力。

翌年初春，孛兒帖終於分娩了，她生下一個兒子。鐵木眞很高興，把這個兒子命名爲朮赤，意思就是「客人」。

朮赤還沒有滿月，鐵木眞就已携帶着他騎馬，他這種胸懷，使札答蘭部和許多歸附在這裏的各部蒙古人大爲讚賞。

轉瞬又過了幾個月，有一天下午，鐵木眞在遼闊的草原上練箭，忽然「嗤」一聲響，有一支利箭從他身邊不遠處飛過。

鐵木眞一凜，回頭一望，立刻就看見遠處有一個年紀比自己稍輕的年輕人，正騎着一匹馬疾馳而來。

初時，他看不清楚這人的臉孔，但不久，他就認出這人是誰了。

那是「臨安巴圖魯」尹小寶！

尹小寶居然會在這裏出現，實在使鐵木眞大感詫異。

尹小寶一面向鐵木眞飛馳而至，一面不斷揮手，大叫道：「鐵木眞，我來了！」

鐵木眞很高興，也大叫了一聲：「尹小寶，你來得正好，我們一起射箭！」

尹小寶卻不住的搖頭，說道：「我的箭法比你差得太遠，不配和你一起射箭。」

鐵木眞濃眉一揚，道：「這是甚麼說話了，我們只是一起射箭，又不是比武決鬥！」

尹小寶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還是不射了，我來找你，是想看看你近來怎樣。」

鐵木眞朗聲一笑，道：「我近來很好，精神飽滿，身子一天比一天粗壯，快要變成一條牛了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的身子可以變成一條牛，但腦筋萬萬不能變得像笨牛一樣。」

鐵木眞笑得更响亮，他用力拍了拍尹小寶的肩膊，道：「你大可以不必擔心，雖然你十分聰明，但我決不會比你稍差半分的。」尹小寶也大笑了起來。

過了一會，鐵木眞問道：「尹小寶，你找到這裏來，究竟有甚麼事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我又再遇上了塔塔統。」

鐵木眞一愣，道：「塔塔統？塔塔統是甚麼人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是太陽汗麾下的師傅。」

鐵木眞濃眉一皺，道：「太陽汗又是誰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沒聽說過乃蠻部嗎？乃蠻部之汗，就是太陽汗。」

鐵木眞道：「太陽汗是不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這個我就不知道了，但你可以去問塔塔統。」

鐵木眞精神一振，連忙追問：「塔塔統在那裏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在東北方一個小部落的帳篷裏。」說着，向東北方伸手一指。

鐵木眞說道：「我們現在就去找他。」兩人立刻策馬飛奔，此時，草原上的風越吹越勁了。

兩人策馬奔馳，大概向東北方走了十五個「伯勒」，來到了一個小營地裏。

尹小寶帶着鐵木眞進入一座已很殘舊的蒙古包，只見一個長鬚漢子，正坐在帳篷裏獨自喝酒。

這人正是塔塔統。

塔塔統一看見鐵木眞，就不再喝酒了，他看了鐵木眞良久，終於忍不住讚嘆道：「果然是草原上的强者！」

鐵木眞神態自若，道：「聽說你是乃蠻部太陽汗的師傅。」

塔塔統道：「正是。」

鐵木眞道：「乃蠻部眞的是那麼强盛嗎？」

塔塔統傲然道：「當然是的。」

鐵木眞又說道：「你是乃蠻部太陽汗的師傅，你的功勞一定不小吧。」

塔塔統道：「在乃蠻部，上至太陽汗，下至將士族人都一致認爲我這個師傅居功不淺。」

鐵木眞並不覺得他囂張，反而很尊敬這位太陽汗的師傅。

鐵木眞道：「我父親也速該巴圖魯，他是個英雄。」

塔塔統道：「漢人有兩句話說，叫『龍生龍，鳳生鳳。』因此，巴圖魯生下來的兒子也會是巴圖魯。」

尹小寶聽見了，心中大不以爲然，忖道：「老根的一個兄弟曾說過，他的祖父是個大

將軍，父親是大富商，到了他這一代，卻變成了乞丐。」但他也認爲，鐵木眞的確是草原上的大英雄。

尹小寶見鐵木眞和塔塔統談得十分投契，也不知道他倆會談到甚麼時候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好好的談，我到外面逛逛。」

他走出這帳篷之後，不久就給一個人抓住：「小寶，你的左手怎樣了？」這個並非別人，正是「蝶王」胡濟滄，這時候，他手裏一面捧着一瓶馬奶酒，一面喝一面說話。

尹小寶把左手揮了揮，笑道：「胡大俠，你給我用的『天山駁骨續斷膏』很靈驗，我這一隻手如今已全然沒事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但你在一個月內，千萬不要喝酒，不然的話，必有後患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胡大俠囑附，晚輩自當緊記於心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你這一隻手若然沒事，就該努力練功，別辜負聶不琦對你的一番期望。」

尹小寶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晚輩知道了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咱們在途上遇上了塔塔統，而且難得你和他又是認識的，咱們要投靠乃蠻部，似乎不是甚麼難事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胡大俠不打算重回中原了？」

胡濟滄道：「中原的事，就讓中原武林中人去解決好了，胡某如今已再無其他所求，只想過一些平靜的日子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每個人都想過些平靜的日子，但偏偏世間上有這許多麻煩透頂的事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你是認爲，練功是一件麻煩透頂的事情嗎？」

尹小寶連忙搖頭道：「不，晚輩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胡濟滄道：「你如今已是華山派掌門，決不能自暴自棄，有負大家的期望。」

尹小寶又再連連點頭稱是。

鐵木眞和塔塔統在帳篷內傾談很久，才雙雙走了出來，塔塔統對鐵木眞說道：「你是草原上眞眞正正的大英雄，札木合、脫里勒以至太陽汗都比不上你，但你目前仍然勢力單薄，必須努力建立家邦，總有一天，你會得償所願，成爲蒙古草原的統治者。」

鐵木眞道：「我會努力去做，一定會。」

塔塔統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會投靠在你的帳下。」

鐵木眞和塔塔統告別之後，來到了尹小寶的身邊，說道：「我要回去了，以後，無論

何時何地，歡迎你再來找我！」

尹小寶大笑，道：「我一定會再找你，最少，咱們該比試比試箭法！」

鐵木眞道：「好！我們一言爲定！」

鐵木眞離去後，雪兒來到了尹小寶身邊，說道：「我們還去不去乃蠻部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胡大俠說要去乃蠻部，我們便去乃蠻部。」

雪兒卻有點擔憂：「乃蠻部會收容我們嗎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妳放心好了，有塔塔統帶着，乃蠻部的太陽汗一定會把我們視如上賓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微笑，但心中其實也甚是徬徨。

不久，胡濟滄又走了過來，對尹小寶說道：「我們明天就去乃蠻部，今晚早一點休息。」

這天晚上，天上繁星點點，但卻看不見皎潔的月亮，尹小寶坐在蒙古包外仰天長嘆。

驀地，一個纖巧的影子閃了過來，那是雪兒來了。

雪兒在尹小寶身邊輕唱，她唱的是蒙古歌謠，她的嗓子很清甜，也很柔和，尹小寶聽得如痴如醉。

尹小寶一面聽她唱歌，一面喝羊奶，等她唱完之後，他握着她雪白的小手，道：「雪兒，妳待我眞好。」

雪兒微笑道：「我聽見你在嘆氣，心中一定煩悶得緊，因此唱歌給你解解悶。」

尹小寶把她的手握得更緊，忽然說道：「將來總有一天，我是要重返中原的，因爲我畢竟是個漢人。」

雪兒眨動着長長的睫毛：「中原眞的那麼美嗎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本來的確是一片美好的，可惜朝政腐敗，文官貪財，武將怕死，大好河山，如今已有一半淪入金狗之手。」

雪兒道：「你們漢人每逢提起金國的人，都罵他們是金狗，是不是因爲金兵侵佔宋朝的江山？」

尹小寶雖然對國家大事所知不多，但卻總知道宋金數十年對抗之事，即使是街頭販夫走卒，只要一提起金人，無不咬牙切齒恨之入骨，以「金狗」二字相罵，已經是十分客氣的字眼。

雪兒忽然問：「要是蒙古鐵騎，有一天也攻佔你們的土地，你是否也會罵我們是蒙古

狗？」

尹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別胡思亂想了，就算全天下的人都是狗，那些狗氣狗味，也決不會沾染到妳身上。」

雪兒笑了起來，輕輕在尹小寶身上揑一下，神情滿是溫馨，嬌柔可愛之極。

就在這倆口子喁喁細語之際，背後忽然閃出了一個蒙面黑衣人。

這蒙面黑衣人來得極快，出手更快，尹小寶才發覺背後出現了這麼一個人，已突覺腰間一痲，接着連啞穴也給人點住，作聲不得。

雪兒吃了一驚，正待呼叫，但也在霎眼間遭遇到同一命運。

尹小寶給人點住穴道之後，心中不由大是奇怪，隨即卻又暗自叫苦：「這番不妙，定是那個老虔婆找老子尋仇來着。」他心目中的「老虔婆」，自然就是聖手敎敎主厲千懿。

那蒙面人制住尹小寶和雪兒之後，便把二人分從左右雙雙提起。

蒙面人雖然提起二人，但腳下輕功依然捷迅無比，尹小寶但覺身如騰雲駕霧般直飛出去，轉瞬間已遠離營地甚遠。

尹小寶只盼望胡濟滄會聽見「風聲」趕來搶救，但營地越離越遠，胡濟滄並沒有出現。

尹小寶索性閉上眼睛，心想：「此時此刻最好能夠睡上一覺，阿彌陀佛善哉善哉！」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蒙面人才停了下來，尹小寶這才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蒙面人已把自己和雪兒帶到一個蒙古包之中，但這蒙古包到底是在甚麼地方的，尹小寶卻是全不知曉。

別說這時候是晚上，便是在大白天，尹小寶也決不會知道自己究竟置身何處。只見這蒙古包內燃點着一根火炬，那蒙面人在一張椅子坐了下來，然後就不住的在咳嗽，而且越咳越是厲害。

尹小寶初時以爲這蒙面人就是厲千懿，但聽這咳嗽之聲，卻又全然不像。

然而，這人縱然不是厲千懿，似乎也是一個婦人，只是年紀比厲千懿稍輕而已，尹小寶不禁大是奇怪，暗道：「這人到底是何方神聖？莫非是老虔婆的女兒不成？」倘眞如此，事情還是不妙之極。

過了好一會，蒙面人咳聲才漸漸停止下來，而且還把蒙在臉上的罩巾除下。

這蒙面人果然是個婦人，她大概五十來歲年紀，容貌不算太難看，但卻一臉冷峻之色，顯然並非易與之輩。

尹小寶心中有點害怕，同時暗叫慚愧，暗道：「老子也是個習武之人，但功夫比上不足，比中也不如，就算能勝過下下之人，又有甚麼屁用！」

忽聽這黑衣婦人沉聲道：「你就是尹小寶？」

尹小寶沒有回答，因爲他早已給點了啞穴，就算想回答也是不能。

黑衣婦人見尹小寶不說話，這才如夢初醒，立刻伸指把尹小寶的穴道一一解開。

尹小寶恢復自由後，便道：「前輩好厲害的武功，晚輩佩服佩服。」

黑衣婦人沉聲道：「你是不是尹一鶴的兒子？」

尹小寶心中一凜，暗道：「這婆娘似乎對老子的事瞭如指掌。」當下緩緩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正是。」

黑衣婦人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其實，你爹也是一個練武的人材，但卻自暴自棄，以致落得慘淡收場。」

尹小寶目注着黑衣婦人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前輩與華山派有淵源嗎？」

黑衣婦人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我叫鐵蓮花。」

尹小寶「啊」的一聲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原來是鐵姑姑！」

鐵蓮花雙眉一皺，道：「你是聽誰提起過我的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祖師爺！」

鐵蓮花面露錯愕之色：「甚麼？你曾經見過聶掌門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不錯，祖師爺在臨終之前，曾經向我提起過鐵姑姑的名字。」

鐵蓮花陡地直跳起來，厲聲叫道：「你說甚麼？你是說聶掌門已經……已經遭遇到不幸嗎？」

鐵蓮花這一陣厲聲大叫，着實十分嚇人，但尹小寶早已預料到她會有此反應，以是仍然保持着鎮定。但在旁邊的雪兒卻給嚇得花容失色，淚珠自面頰上滾滾直淌而下。

尹小寶道：「是的，祖師爺已經遭遇不測，是我把他老人家埋葬的。」

鐵蓮花雙目暴睜，喝道：「聶掌門到底是怎樣死的，你立刻原原本本給我說出來，要是有一個字與事實不符，嘿嘿！嘿嘿！嘿嘿……」

尹小寶嘆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祖師爺的說話，果然不錯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聶掌門怎樣說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祖師爺說，本門的鐵姑姑，爲人正直，最憎惡撒謊之人，又說華山派上

下雖然良莠不齊，但鐵姑姑卻是絕對可以相信的。」他這幾句說話，倒不能算是阿諛奉承，事實上聶不琦的確曾經這樣說過。

接着，尹小寶就把自己如何由臨安轉轉折折來到蒙古，又如何遇上聶不琦等等遭遇詳細說出。

這一次，尹小寶的說話，倒算是十分老實的，非但沒有憑空揑造事實，也沒有加鹽加醋大加醬油，只是平鋪直敘，說來四平八穩，沒有任何破綻。

只有撒謊的人，他的說話才會有所破綻，但尹小寶這一次照實稟告，自然沒有半點值得可疑之處。

到後來，他把「華山玉令」亮出，鐵蓮花一見此物，更加相信尹小寶之言確實無訛，連忙翻身叩拜，恭聲道：「華山弟子鐵蓮花，拜見尹掌門！」

尹小寶心中又是得意，又是有點手足無措，只好迭聲說：「鐵姑姑請起，鐵姑姑請起！」

但鐵蓮花卻仍然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弟子昔才冒犯尹掌門，罪大惡極，願受掌門任何懲罰。」

尹小寶吸了一口氣，暗道：「這婆娘武功遠在我這個勞什子掌門人之上，她要是老實不客氣向老子奪取華山玉令，老子也就只得乖乖獻上這道令符，但她忠心耿耿，還願接受老子的懲罰，可見這婆娘是大大的好婆娘，而不是毒如蛇蝎的臭婆娘。」

他心念電轉，隨即沉聲說道：「鐵蓮花，妳膽敢冒犯掌門人，罪名自是不輕的，本掌門人就罰妳大笑三聲，然後還得解開雪兒小姐身上的穴道！」

鐵蓮花聞言，不禁爲之愕然呆住。這算是甚麼懲罰了？但掌門人的命令既已發了下來，別說是要她大笑三聲，便是要她把腦袋大力撞向石頭上三下，她也是非撞不可的。尹小寶見她愕然良久，還以爲她另有圖謀，心中不禁怦然跳動，只得硬充下去，喝道：「鐵蓮花，你敢不依本掌門人的說話去做嗎？」

鐵蓮花連忙道：「不，弟子遵命。」她說着這幾個字的時候，還是面無表情的，但隨即發出了三聲大笑，然後才解開雪兒的穴道。

她這三聲大笑，笑得响亮而古怪，尹小寶强忍着才沒跟着笑了出來。

雪兒穴道被解開之後，尹小寶立刻呵護備至，又說了一番甜言蜜語，鐵蓮花雖已年逾半百，也不禁爲之面紅耳赤，她一時間聽也不是，看也不是，但偏偏想不聽不看也不是，

臉上神情變得更加古怪。

過了一會，尹小寶對鐵蓮花道：「鐵姑姑，妳怎會來到這裏的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弟子知道雷烱跟『紫面獅王』彭雨昌到了蒙古，以是跟了過來，弟子又是知道雷烱帶着尹掌門同行，因此到處打聽尹掌門的下落。」

尹小寶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以前只是一個黃毛小子，那裏是甚麼尹掌門了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英雄莫問出處，尹掌門英雄出少年，誰也不必計較往日的事。」

尹小寶聽了，不由哈哈一笑，暗暗道：「這鐵姑姑爲人正直，那是不必懷疑的，但她十分尊重本派掌門，如今老子既已成爲掌門，她再正直無私，也得拍尹掌門人的馬屁，此謂之好漢不怕出身低，或者他媽的成者爲王，敗者他奶奶的爲寇！」

雪兒忽然悄悄地問尹小寶：「我們離營地已很久了，甚麼時候回去？」

尹小寶「唔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甚麼時候都可以回去，且聽一聽鐵姑姑還有甚麼話說。」

鐵蓮花眉心一聚，道：「尹掌門，咱們是大宋江山的子民，當然應該以國事爲重。」

尹小寶乾咳一聲，心中暗叫不妙，忖道：「這婆娘雖然既不臭也不壞，但卻沒趣得緊，照她的想法，自然是以國事爲重，美人爲輕。」

只聽見鐵蓮花接着又說道：「蒙古人的事，蒙古人自有主張，咱們在這裏，乃是他鄉之客，再努力也是白費心機的，照弟子之見，還是應該立刻回返中原，重振本派聲威，繼而爲國爲民，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。」

尹小寶沉吟半晌，道：「但胡大俠那邊……」

鐵蓮花道：「胡大俠久居草原，你不必擔心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咱們當然不必擔心胡大俠，但咱們若是不辭而別，胡大俠卻會擔心得要命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做大事之人，決不可婆婆媽媽，咱們說走便走，何必諸多顧慮。」

尹小寶目注着雪兒，道：「我們一起回中原去好不好？」

雪兒眼中露出驚詫之色，道：「那古納怎辦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古納會照顧自己的。」

雪兒卻搖搖頭，道：「那古納最關心的並不是自己，而是我。」

尹小寶一呆，道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雪兒道：「要是我忽然失踪，她一定會很傷心的，說不定還會自殺。」

尹小寶乾咳一聲，道：「自殺可不好玩。」

雪兒道：「自殺當然不好玩，你一定要救救那古納，那古納是個忠心的僕人，她待我很好，我不能連累她自殺，她若自殺死了，我也會跟着她……」

「別再說了！」尹小寶聽得心煩意亂，道：「我們先回去說清楚，然後才回到中原去好了。」

尹小寶說得十分堅決，鐵蓮花不敢再有異議。

回到那個營地之後，尹小寶找到了胡濟滄，把鐵蓮花的主意說了出來。胡濟滄沉吟良久，說道：「你要回返中原，未嘗不是明智之舉，但中原武林奸邪當道，你千萬要小心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晚輩知道了。」

胡濟滄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我一見投緣，可惜如今又要分手，但願青山常在，綠水長流，咱們他日後會有期。」

尹小寶連連點頭，心中卻道：「江湖中人口吻，多半如此。」

至於那古納，她知道雪兒要離開蒙古，立刻哭得天昏地暗，雪兒也跟着哭了，兩個女人哭成一團，尹小寶乍聞哭聲，急急遠遠躲避，直至哭聲漸止，才探頭探腦的走回來，笑

嘻嘻問道：「你們談好了沒有？」

雪兒道：「談好了，我決定留在蒙古，你自己回中原去吧。」

尹小寶陡地呆住，正想質問那古納，那古納已用力地搖頭，道：「不，雪兒是故意哄騙你的，她會跟着你前往中原，以後，無論你去甚麼地方，她也都跟着，永遠不再和你分離。」

尹小寶這才面露笑容，輕撫着雪兒的手背，道：「是不是眞的？」

雪兒愁眉深鎖，道：「那古納不肯跟我們一起離開蒙古。」

尹小寶沒說甚麼，只是望了那古納一眼。

這時候，鐵蓮花走了過來，對尹小寶說道：「尹掌門，弟子已跟胡大俠說好了，從此以後，那古納跟着胡大俠，胡大俠去甚麼地方，那古納都會緊緊跟隨。」

尹小寶撫掌稱妙，說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正是良禽擇木而棲，那古納跟着胡大俠，保証不會吃虧。」雪兒和那古納相擁在一起，雖然不再哭泣，但也是愁眉苦臉，尹小寶看得不大舒服，藉詞急急走了開去。

翌日清晨，鐵蓮花、尹小寶和雪兒就離開了這個營地，重返中原武林。

胡濟滄和那古納送行十五個「伯勒」左右，才折回營地與塔塔統會合。

* * *

行行又重行，不止一月，尹小寶、鐵蓮花和雪兒已回到中原。

這數月之內，尹小寶不斷趕路，也不斷練功，而雪兒則不斷學習漢語，她生性聰明，記心極好，尹小寶又很耐心教她，以是數月勤習下來，她已說得一口十分流利的漢語。

一天中午，三人到了嘉興。

嘉興位於胥山之西，是浙西大城，歷來都是絲米集散，商賈雲聚之地，自然市況繁盛，熱鬧非凡。

鐵蓮花道：「咱們整夜趕路，都已很疲累了，先找一家客店憩息一會再說。」

尹小寶曾在嘉興住過一段時期，對城中街道縱非瞭如指掌，也可算是相當熟悉，道：「這裏最好的客棧是『萬雲樓』，不但房子雅潔乾淨，酒菜也是最好的。」

鐵蓮花卻搖搖頭，道：「這間客棧的房子雖然乾淨，但卻是一間黑店。」

尹小寶一凜，道：「莫非這客棧賣的是人肉包子嗎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那倒不是，但曾經有好幾個有錢的商人在這客棧投宿，結果卻就此失

蹤，有如石沉大海。」

尹小寶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妳是懷疑有人謀財害命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若不是謀財害命，又怎會有這等事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官府沒派人加以調查嗎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查是查過的，但無贓無証，結果只是不了了之。」

尹小寶又是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其間必然別有內情，照本掌門人之見，咱們不妨到這客棧投店，查個水落石出也是好的。」

鐵蓮花一愕，她可沒想到尹小寶居然如此有膽色，明知這客棧大有古怪，還是毫不害怕，偏偏要在這客棧投店。

既然尹掌門也不害怕，鐵蓮花自然更不會畏縮，但她卻有點擔心雪兒。

雪兒知道鐵蓮花的心意，她心裏也很是感激，便對鐵蓮花道：「鐵姑姑，我會小心謹慎的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妳自己小心謹慎，還是不夠的，最好從這一刻開始，妳步步也得跟隨着我。」雪兒連連點頭稱是。

三人來到了萬雲樓，掌櫃的立刻笑面相迎，殷勤招待，鐵蓮花道：「我們要兩間上好的房子。」

掌櫃忙道：「做得！做得！三位可要點吃喝嗎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隨便弄幾道小菜，再來一小壺女兒紅就夠了。」

尹小寶加上一句：「老子許久沒吃過大肥雞，其他小菜慢慢不遲，先來三隻貴妃雞再說！」

雪兒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我一個人可吃不下一隻大肥鷄。」

尹小寶笑道：「妳和鐵姑姑每人吃半隻，我肚子餓胃口又大，要吃兩隻才夠。」雪兒瞧着他半晌，不禁「嗤」聲一笑。

尹小寶才坐了下來，立刻又走了出去，問掌櫃道：「茅厠在那一邊？」

掌櫃向右邊一指，道：「從這裏向前直走再轉……」

尹小寶面露大不耐煩之色，道：「在下初到貴境，正是人生茅厠不熟，有勞老丈帶路則個。」

掌櫃一怔，揉了揉眼睛瞧着尹小寶，好像想說些甚麼，但尹小寶卻也兩眼一瞪，喝

道：「還不帶路，在下可要就地解決了！」

掌櫃先生吃了一驚，連忙親自帶路，但一面走，還是一面側眼斜視着尹小寶。

掌櫃把尹小寶帶引到茅厠門前，道：「這裏就是……」

他還沒有說完，尹小寶已掩鼻皺眉道：「他媽的這裏好臭！」

掌櫃不禁又是爲之一呆，心想：「茅厠若不臭，難道還會芳香撲鼻不成？」心念未已，尹小寶已把他拖開老遠直至客棧後園那邊才停下來。

掌櫃環顧四周一眼，不禁面有爲難之色，吶吶說道：「這位少爺，你若在這裏方便，只怕不大方便……」

尹小寶「呸」一聲：「六爺子，甚麼方便不方便的，難道你眞的認不出老子了？」

「老子？老子！」掌櫃陡地目光大亮，立時眉開眼笑道：「老夫早就覺得這位少爺很面熟，想不到原來眞的是尹小寶尹少爺！」

尹小寶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你年紀比我大，輩份比我高，別再少爺長少爺短了，叫我一聲小寶便是。」

掌櫃也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少爺也是小寶，小寶也是少爺，都是他媽的一句說話！」

原來尹小寶昔年跟着雷烔，在嘉興住了六個月，在這六個月之中，尹小寶自然不會老是躭在鏢局裏，每天十二個時辰之中，除了有幾個時辰睡覺之外，其餘時候，多半都在大街小巷之中逛來逛去。

他如此逛來逛去，雖然沒惹上甚麼大麻煩，但小麻煩之事倒也惹上了幾樁，有好幾次都是由雷烔代爲出頭解決，而有一次尹小寶所惹的麻煩，卻全憑這間客棧的掌櫃朱六調停化解。

那一次，尹小寶在萬雲樓外，跟一個耍猴子戲的老者大談猴子戲法，那個老者正說得口沫橫飛，而尹小寶也聽得津津有味，忽然間有人用石塊擲那猴子，猴子閃避得快，自然平安無事，但那石塊卻射在牆上反彈，還擊中耍猴老者的耳朵，雖然並無大碍，但也疼痛之極，「哇」聲叫了起來。

要是投擲石塊的是一個彪型大漢，尹小寶就算很生氣也是無濟於事的，但這個投擲石塊的，卻只是一個年紀只比尹小寶略大一點的頑童。

尹小寶並不認識這個頑童，見這小傢伙亂石傷人之餘，還得意洋洋放聲大笑，不禁爲之義憤塡膺，隨手抓起一根木棍，便追着這頑童痛毆一頓，爲耍猴老者出一口烏氣。

翌日，耍猴老者已離開了嘉興，但那頑童的父親卻怒氣沖沖而至，找尹小寶算帳。

尹小寶雖然拚勁十足，但他人小力氣也小，如何是那頑童父親的對手，眼看這一次大事不妙，忽然有人出面說情，這人正是萬雲樓的掌櫃先生朱六。

朱六雖然瘦骨嶙峋，與頑童的父親相差甚遠，但他仗義執言，跟頑童的父親爭論了大半天，結果朱六赢了，尹小寶這才逃過一場災劫。

此後，尹小寶經常到萬雲樓，朱六很喜歡他，每次都給他一些包點美食，要是別的孩童見有此口福，定必天天前來，但尹小寶卻反而因此覺得不是味道，漸漸地不再到萬雲樓，寧願跑出城外找些野果來吃。

如今一別數年，朱六的樣貌是和以前相差無幾，但尹小寶卻已由小小孩童變成一個精壯少年，朱六一時間認不出他就是尹小寶，自非奇事。

朱六在這客棧已有二十餘年，甚麼頑皮的孩童都見過，但卻最喜歡尹小寶，當年尹小寶不辭而別，朱六心中一直耿耿於懷，回家曾對老妻說道：「這小混蛋對別人很講義氣，但對我卻不講義氣，將來給我抓住了，定必踢他的屁股，一洩怒氣。」但如今驟然與尹小寶重逢，這番說話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。

尹小寶行事作風古古怪怪，朱六是早已領教過的，想不到隔別數年，這等作風依然不改。

朱六只好問：「你一上來就神神秘秘的，又有甚麼鬼主意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老子是來查案的。」

朱六眼色一變：「查案？是甚麼意思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有人說，這萬雲樓是一間黑店，有好幾個富商，有進無出，是不是有這種事？」

朱六臉色一陣鐵青，搖搖頭道：「這些事，官府早已派人查過了，那幾個富商……也許是自己溜掉的，與小店無關。」

尹小寶陡地面色一沉，道：「六爺子，官府中人打的是官腔，怎麼你跟老子也來耍這一套？」

朱六灰眉緊蹙，道：「尹少爺，別這樣整我好不好，這樁事，你還是少理爲妙。」

尹小寶也蹙了蹙眉，道：「要是別人的事，老子才懶得插上一手，但六爺子是怎樣的人，俺尹小寶是心中有數的，你老人家是這裏掌櫃，萬雲樓背負着『黑店』的名聲，對你老

人家是絕對不公平的，別人怎樣想，那是別人的事，老子一千個一萬個不相信，你會幹出這種害人的勾當！」

朱六呆愣愣地盯着尹小寶的臉，不由面露感激之色，但他仍然搖頭不迭，道：「尹少爺，你如此信任朱某，朱某已很高興，這樁事，將來總會水落石出的，你用不着把黑鍋揹在膊上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早就聽人說過，朱六爺子是個牛脾氣的老頑固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朱六道：「是牛脾氣也好，豬脾氣也好，尹少爺的心意，朱某心裏明白便是。」

尹小寶見朱六堅決不肯露內情，心中更是疑雲陣陣，但他仍然相信，謀財害命的並非朱六，而是另有其人。

就在這時候，雪兒的聲音從店堂那邊傳了過來：「小寶哥哥，你怎麼啦！」

尹小寶忙回應道：「來了來了，這裏好臭！眞的好臭好臭……」

* * *

飯菜很香，尹小寶大嚼肥雞，吃得津津有味，雪兒看見他狼吞虎嚥的模樣，不禁「嗤」聲笑了起來。

尹小寶一面扯咬着雞翼，一面瞪着雪兒，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」

雪兒又笑了一下，卻沒有說些甚麼，尹小寶正想再問，鐵蓮花卻搶先開口，問道：「尹掌門，那位掌櫃先生剛才跟你談些甚麼？」

尹小寶本想隨便撒一個謊敷衍了事，但想起鐵姑姑最憎恨別人撒謊，便說道：「我跟朱掌櫃……」

他還沒有說完，鐵蓮花已凜然道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早幾年就認識，他是個好人！」

鐵蓮花壓低了嗓子，沉聲說道：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；你別誤信人言，中了壞蛋的圈套。」

尹小寶本想說：「我自己也是個壞蛋。」但如此低貶自己，恐怕以後這個尹掌門人就不怎麼値錢了，還是少開口爲妙。

就在此際，萬雲樓外忽然來了一輛馬車。

這一輛馬車來得甚爲匆忙，車一停下，立刻就有兩個漢子連跑帶跌地闖了進來。

尹小寶眉頭一皺，暗道：「出了甚麼事？」只見朱六一看見這兩個青衣漢子，立時就迎

上前，神情顯得極是焦慮。

這兩個青衣漢子似乎都是受傷不輕，但兩人身上並無明顯血跡，以是一時之間，倒也難以知曉他們傷在何處。

但鐵蓮花卻失聲低叫起來，說道：「是『棉絮陰風掌』！」

尹小寶只聽過伏虎掌、大力金剛掌等等武功的名堂，甚麼「棉絮陰風掌」，卻是第一次聽見，自然不知道這到底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功夫。只見朱六看見這兩個受了傷的青衣漢子，登時爲之手忙腳亂。

尹小寶忍不住走了上前，問道：「這兩位老兄怎樣了？」

兩個青衣漢子望着尹小寶，兩人面上都露出驚疑之色。

朱六忙道：「這位是尹少爺，他是個好人。」

尹小寶搖頭不迭，道：「非也非也！在下並非甚麼少爺，更不是個好人。」

兩個青衣漢子眼中驚疑之色更甚，尹小寶目注其中一人，笑道：「你中了『棉絮陰風掌』，這滋味恐怕不太好受吧？」

這青衣漢子臉色驟變，倒退兩步顫聲喝道：「你是誰？是不是聚英堂的奸賊？」

尹小寶乍聞「聚英堂」三字，不禁爲之心神一震，隨即哂然一笑，說道：「聚英堂堂主游大先生，已很久沒有露臉了，對不？」

左邊的一個青衣漢子吸一口氣，道：「這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，郝某人恨武功低微，不然的話，早已找他算帳！」

尹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姓郝，還有另一位又怎樣稱呼？」

朱六道：「這兩個都是朱某的朋友，這個叫郝定另一個叫袁鎮。」

尹小寶把這兩個名字記在心裏，嘴裏卻說道：「兩位一個名鎮，另一個名定，加起來應該叫鎮定才對，但瞧兩位如今似乎卻是半點也不鎮定。」

袁鎮仍然疑惑地盯着尹小寶，道：「你是那一門派的弟子？」

尹小寶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在下只是江湖上一個無名小卒，實在不足掛齒，兩位不必查根問底。」

郝定道：「「既然如此，咱們的事，尊駕也最好別多管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卻又非也，兩位要是順遂大吉，在下就算是個白癡也不會多餘地插上一手的，但如今兩位都是『同傷相連』，要是俺尹小寶還繼續袖手旁觀的話，那就未免太說不

過去了。」

袁鎮郝定兩人互望一眼，一時間都是沒有主意。

忽聽朱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位尹少爺雖然年紀輕輕，但爲人極重義氣，朱某是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的，可是，咳，聚英堂的惡賊極不好惹，尹少爺還是別招惹麻煩上身好了。」

尹小寶眉頭一皺，正在想想應該如何對答，鐵蓮花卻突然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三位切莫小覷了咱們華山派的掌門人！」

朱六、袁鎮和郝定都是爲之一呆，袁鎮首先問道：「誰是華山派的掌門人？」

郝定接道：「這還用說嗎，自然是『華山聖叟』聶不琦！」

鐵蓮花目露悲哀之色，道：「以前，本派的掌門人，確是『華山聖叟』，但如今聶掌門已不幸逝世，新一任的掌門人，就是你們眼前的尹小寶尹掌門！」

鐵蓮花平時不苟言笑，如今提起聶不琦逝世之事，神情更是極其嚴肅，朱六、袁鎮和郝定雖然都不認識她，但卻並不懷疑她的說話。

袁鎮首先向鐵蓮花抱拳道：「這位女英雄決非尋常人物，請恕袁鎮有眼不識泰山，敢

問這位女英雄怎樣稱呼？」這一次，尹小寶搶先道：「她是本派的鐵姑姑！」

「鐵蓮花？」袁鎮失聲叫起來。

尹小寶得意地一笑道：「好說！」

袁鎮立刻向鐵蓮花拜倒，叫道：「久聞華山鐵姑姑急公好義，巾幗不讓鬚眉，這一次，姑姑非要救一救咱們的師父不可！」

鐵蓮花道：「兩位的師父是誰？」

袁鎮道：「咱們的師父，就是朱五先生。」

鐵蓮花一愕，道：「莫非是人稱『雪花君子』，與天山『冰心鐵面客』韓統齊名的朱影寒朱五俠嗎？」

袁鎮連忙點頭，說道：「正是！」

尹小寶心中一動，立時追問朱六：「六爺子，那位朱五俠，可不是你老人家的兄弟吧？」

朱六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誰說不是，我有六兄弟，我是老么，朱影寒是我的五哥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朱五俠的武功很厲害嗎？」

朱六道：「我也練過幾年武功，但練來練去也不外如是，到後來就再也練不下去了，但我這個五哥卻不同，他練武看來也不怎麼用功，照我看，他每天花在吟詩、畫畫和練字的時光，比起習武多出不知多少倍，但我這個五哥的武功，卻十分高明，許多武林高手和他比鬥，不到三幾個回合就敗在他的手下。」

鐵蓮花緩緩地點了點頭，對尹小寶道：「事實確然如此。」連鐵蓮花也相信的事情，尹小寶自是深信不疑。

尹小寶沉吟半晌，忽然問朱六：「你這個五哥，爲人如何？」

朱六道：「他爲人有點孤獨，但卻古道熱腸，和你一樣都很講義氣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講義氣，咱們也要講義氣，正是急人之難，俠者之所爲，朱五俠如今怎樣，郝、袁兩位大哥不妨直言，咱們都是同道中人，大可不必客氣。」

袁、郝二人又互望一眼，過了半晌，袁鎮才緩緩地說道：「朱五俠給聚英堂那一夥惡賊禁錮在嘉興府大牢之中！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那是官府之地，怎會這樣的？」袁鎮跺了跺腳，道：「財可通神，加以聚英堂高手如雲，要把一個人關在大牢裏，又有何難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兩位身受重創，莫非是前往劫大牢嗎？」

袁鎮嘆口氣，道：「大牢守衛森嚴，簡直是密不透風，就只憑咱們兩塊材料，又怎能劫牢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麼兩位身上的掌傷，又是怎樣一回事？」

袁鎮道：「咱們是去行刺一個可惡的奸賊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此人姓甚名誰？」

袁鎮道：「他叫老刀手，是聚英堂的副堂主。昔年唐海行刺游大先生，結果死於奸人手下，這個出賣朋友，出賣國家的惡賊，就是老刀手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老刀手武功怎樣？」

袁鎮道：「深不可測，不然的話，朱五俠也不會栽在他的手裏。」

尹小寶目光閃動，道：「原來連朱五俠也打不過老刀手，兩位又憑甚麼去行刺他？莫非兩位聯手夾擊，武功猶在朱五俠，甚至在老刀手之上嗎？」

袁鎮搖搖頭，道：「別說咱們只有兩人，就算咱們有二十人，也決計敵不過老刀手，咱們只是想出奇制勝，把老刀手擊殺於長街之中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們如何出奇制勝了？」

袁鎮道：「咱們知道老刀手每天都會到大牢走一遭，便在大牢外隔夜埋伏，郝定用毒弩，我使七星針筒，只消老刀手經過那一條街道，便非死不可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如今老刀手死了沒有？」

袁鎮道：「沒有，咱們射出去的毒弩和七星針，遇上了他的『流雲大袖』，全都有如泥牛入海，消失得無影無踪，而且還給老刀手麾下的『掌王』孟濤天所傷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面色蒼白得極是難看。

尹小寶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個甚麼老刀手，確是武功高明，兼且陰險毒辣，兩位行刺不遂，更是打草驚蛇，以後要幹掉此人，只怕更不容易。」他說得頭頭是道，但實際上都是多餘的廢話。

偏偏這些廢話還是有條有理的，以是袁、郝二人都聽得不住點頭。

尹小寶眉頭稍皺，轉過臉問鐵蓮花：「鐵姑姑，你瞧該怎辦才是上上之策？」

鐵蓮花卻道：「無論怎樣辦，都沒有上上之策可言，因爲咱們形勢比人弱，若跟聚英堂硬碰，只有吃虧的份兒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硬碰不成，可否軟撞？」他自作聰明，心想硬對軟，碰對撞，因此便拼湊出「軟撞」這等古怪字眼來。

袁鎮、郝定聽得爲之一呆，心想這位尹少爺着實莫測高深，鐵蓮花卻是無動於衷，神情依然冷峻肅穆，道：「要對付老刀手，硬攻固然不成，智取也不容易，以弟子之見，唯有避之則吉。」袁鎮聞言，不禁面色慘然，失望已極。

郝定卻一拍胸膛，怒道：「郝某行刺老刀手這卑鄙惡賊，本來就已拼將一死，只要郝某一息尚存，這惡賊就決難安寢。」袁鎮聽了，立時爲之喝采叫好。

但尹小寶卻不住搖頭，道：「不通！不通！不通！他媽的狗屁不通！」在鐵蓮花面前，他已很久沒說過粗話，此時着實忍耐不住，衝口而出便爆了這麼一句。

他說完之後，眼角斜斜望了鐵蓮花一眼，但鐵蓮花神情不變，就像是沒聽見這位尹掌門說些甚麼。

尹小寶暗自鬆一口氣，心想：「老子是華山派掌門，地位他媽的何等尊崇，鐵姑姑雖然正直嚴謹，但在老子面前尚且以弟子自居，掌門人說粗話也好，滿嘴屁話也好，她也是干涉不得的。」想到這裏，面上不由露出得意的微笑。

郝定呆愣愣地望着尹小寶，只聽見他又繼續說道：「兩位在精氣勃勃之際，尚且給人家揍個狗吃屎面無血色，要是僅有一息尚存，就算人家把脖子伸到閣下面前，只怕閣下也沒氣力狠狠咬下去，又有甚麼屁用？」郝定聽了無言反駁，登時神情萎頓，垂頭喪氣嘆息不已。

朱六也長長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還是鐵姑姑說得對，你們根本不是聚英堂的對手，唯有避之則吉，別再作無謂犧牲。」

但鐵蓮花卻又說道：「長久躲避，也不是辦法，咱們總不成任由聚英堂這一羣狐朋狗黨肆無忌憚瞎幹下去。」

袁鎮道：「然則鐵姑姑有何高見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暫避鋒頭，徐圖後計。」

袁鎮道：「但朱五俠又怎樣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朱五俠若是可以殺的，老刀手早已殺了，決不會留以有待。」

郝定陡地目光大亮，失聲道：「一言驚醒夢中人，老刀手遲遲不殺掉朱五俠，必有箇中原因！」

袁鎮眉頭緊皺，道：「老刀手有何陰謀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這就不得而知了，但咱們大可明查暗訪，把眞相查出。」尹小寶連連點頭稱是。

言談中，尹小寶問朱六：「有若干富商在這客棧失踪，是怎樣一回事？」

朱六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都是聚英堂幹的好事，但別人卻把這筆帳算在敝店頭上。」

尹小寶冷冷道：「這算盤打得眞響，別人謀財害命，六爺子卻背黑鍋。」

朱六苦笑着，說道：「亂世江湖，本來就沒有公平之事。」

尹小寶忽然想起冷落了雪兒，連忙過去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咱們談的是江湖中人，江湖中事，一談就沒完沒了，妳別見怪。」

雪兒道：「你們在談正經事，我怎會生氣？」

尹小寶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妳眞是個明白事理的好姑娘，小寶哥哥這廂有禮了。」

雪兒悠然一笑，道：「那兩位壯士傷勢不輕，你打算怎樣救一救他們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如何治好這掌傷，鐵姑姑自有高見，本掌門人不必在旁胡說八道。」雪兒眨動着明亮的眼睛，不再說話。

不久，袁鎮和郝定一起走了，尹小寶上前問鐵蓮花：「這兩個倒楣大刺客怎樣了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天下間能治這種掌傷的人，不出五個，幸好在嘉興府不遠處，恰好就有一個，他叫酒大夫，只要他還沒有醉得一塌糊塗，就一定可以治好這兩人的傷勢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要是酒大夫喝醉了又怎樣？」

鐵蓮花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就十分不妙了，這個脾氣古怪的大夫，他在清醒時救活不少人，但在喝醉的時候，卻曾殺人無數！」

尹小寶一呆，道：「這豈非要賭一賭運氣了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這兩人行刺老刀手，本來就在賭運氣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他倆運氣不好！」

鐵蓮花道：「他倆的運氣實在太好，最少老刀手還沒有取掉兩人的性命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鐵姑姑江湖經驗豐富，依妳之見，咱們可否對付聚英堂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無可無不可，這得要量力而爲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本掌門的武功，尚在苦練之中，目下只怕連三四流江湖人物也對付不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知恥近乎勇，掌門既有自知之明，武功大進之期指日可待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將來的事，將來再作理會，眼前當務之急，莫過於殺老刀手，營救朱五俠才是最正經的事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殺老刀手，並不急在一時，要救朱五俠，卻非易事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既不救人，也不殺人，咱們華山派豈非無所事事，統統變成遊手好閒之輩了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要殺人也好，要救人也好，總得從長計議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要是從長計議之後，還是一無結果，卻又如何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倘眞如此，懇請掌門還是暫且忍耐，決不可稍有造次。」尹小寶只得苦笑。就在這時，突然有十餘武士揮刀弄棒，聲勢洶洶地闖了進來，當先一人面色蠟黃，高瘦而驃悍，他手握精鋼打造板斧，一面闖進一面虛晃亂劈，臉上神情像是一隻想吃人的豹子。

朱六吃驚不已，正要上前，鐵蓮花卻伸手把他攔住，同時沉聲說道：「不必驚慌，咱們靜觀其變。」

雪兒早已靠在鐵蓮花身邊，但眼神卻勇敢而堅定，她悄悄地對尹小寶說道：「和你在一塊兒，我什麼都不害怕。」尹小寶聽了，心中甜膩膩的，如飲醇醪，又像是給一大團蜂蜜塞住了嘴。

那個面色蠟黃的漢子兇神惡煞般直闖進來，首先向朱六喝道：「掌櫃的，咱們要找兩個江湖大盜，人呢？」

朱六道：「這裏沒有什麼江湖大盜，你們找錯地方啦。」這漢子一斧砸在櫃枱上，櫃枱立刻給穿了一個大洞。

尹小寶陡地大喝一聲：「好大的膽子！」

黃臉漢子眼色一變，瞪着尹小寶道：「你在罵誰？」

尹小寶伸手向朱六一指，道：「自然是罵這個不識時務的老蠢貨，剛才分明有兩個賊眉賊眼，滿臉賤肉橫生的傢伙從這裏經過，這老蠢貨居然矢口不認，定是他媽的同黨無疑！」

黃臉漢子怒目瞪着朱六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，連這位小兄弟也證實有盜賊在此經過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朱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

尹小寶冷冷一笑，又對黃臉漢子子說道：「老蠢貨又老又蠢，就算眞的是同黨，也是個飯桶脚色，兄台是辦大事的人，可不必跟他一般見識。」

黃臉漢子陰森森地一笑，道：「這位小兄弟怎樣稱呼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小弟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乃臨安人氏方泰山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跳來跳去。

黃臉漢子不禁大是奇怪，道：「你在做什麼了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沒什麼，這是老習慣，戒了八九年還是戒不掉。」

黃臉漢子暗自嘖嘖稱奇，心想天下之大，果然無奇不有。

黃臉漢子暗暗稱奇，尹小寶卻是暗自失笑，忖道：「老子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但在跳蹦蹦的時候，卻不妨胡謅姓名，此謂之窮則變，變則通。」

黃臉漢子乾咳一聲，問尹小寶：「那兩個賊眉賊眼的傢伙，如今躲藏在那裏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既是賊，自是躲在賊巢之中。」

黃臉漢子道：「賊巢何在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，道：「我怎知道？」

黃臉漢子臉色一沉，陡地回身，一抓便向朱六身上抓去。

朱六給黃臉漢子一抓便抓了過去，黃臉漢子面露猙獰笑意，道：「賊巢在那裏，你快說！」

朱六搖搖頭，大聲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決不會說！」

黃臉漢子陡地殺機湧現，尹小寶卻突然叫道：「這位壯士，這老頭兒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俺方泰山，你若要逼問口供，小弟願意代勞。」

黃臉漢子奇怪地望着尹小寶，道：「這老掌櫃爲什麼最怕你？」

尹小寶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俺雖然年紀不大，但卻是丐帮刑堂堂主的結拜兄弟，俺這個結拜大哥教了我幾種法子，隨便用上一種，就可以叫這老蠢貨呼爹喚娘，想不說老實話也很難！」

黃臉漢子半信半疑地望着尹小寶，過了片刻終於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有勞方兄弟了。」隨即把朱六推前，推到尹小寶身邊。

朱六再也忍不住了，叫道：「你在搞什麼把戲？」

尹小寶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六爺子，你不是有一張賊巢圖嗎？照俺看，你還是把賊巢圖

雙手奉上好了，如此可免許多麻煩！」

朱六莫名其妙，道：「我何來什麼賊巢圖？你少弄玄虛好不好？」

尹小寶臉色一沉，冷笑道：「他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，老實說，俺早就留意着你這個老蠢貨的一舉一動，你要是自行獻上賊巢圖，還可免受皮肉之苦，不然的話，那是自討苦吃！」

朱六道：「本來就沒有什麼賊巢圖！」

尹小寶「呸」一聲，怒道：「俺不但知道你有這張賊巢圖，而且還知道你把這張賊巢圖收藏在什麼地方！」

朱六「哼」聲道：「你既知道，大可自己動手去找！」

尹小寶冷冷一笑，一手推開朱六，接着向櫃枱那邊走了過去。

他蹲下了身子，在櫃枱下東翻西找，那櫃枱頗高，他如此蹲了下去，黃臉漢子就再也瞧不見他。

黃臉漢子心中起疑，心想：「藏寶圖聽得多了，什麼賊巢圖，倒是聞所未聞，這小子油腔滑調，莫非有詐？」

疑心既起，隨即繞到櫃枱後，喝道：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這時候，尹小寶還是背着他的，黃臉漢子一喝叫，尹小寶立時就轉過臉，笑道：「果然不出山人所料，我找到了……」語聲未落，手裏倏地亮出了一件物事，那是一個黑漆漆的小鐵筒。

黃臉漢子一怔，還沒看清楚那是什麼東西，這小鐵筒已射出一蓬藍汪汪細如牛毛的毒針！

黃臉漢子根本連看也沒有看清楚，已有數十根毒針射入他面頰、脖子和胸膛之上，他這一驚怒眞是非同小可，想不到自己闖蕩江湖二十餘年，居然會着了這小子的道兒。

他陡地發出一聲淒厲之極的嘶叫，跟着疾撲向前，一手伸出便抓向尹小寶的眼珠。

尹小寶急退一步，但這一退立刻已退到牆角，那是死地，再無可退之路。黃臉漢子怒極出手，自是決不容情，尹小寶就算可以退到百丈之外，他也是不會稍爲放鬆的，只見他左手伸爪，右手以鋼斧怒劈過來，臉上神情猙獰可怖，就像是一頭瘋狂了的野獸一樣。

便在此時，斜裏忽然有人竄了過來，一掌便劈向黃臉漢子右脅之下。這人內力極高，這一掌來勢十分凌厲，若在平時，黃臉漢子立刻就會急急閃避或者招架，但如今他給尹小

寶暗算了一把，對這小子可說是恨之入骨，在理性全失之下，居然對這一掌毫不理會。

尹小寶見黃臉漢子如此兇狠，心中不禁怦然亂跳，危急中只好揮掌相迎，但黃臉漢子左手使的鷹爪功，他用掌心招架，黃臉漢子的五根手指便插向他手掌之中。

這黃臉漢子複姓夏侯，名振遠，他練的是大力鷹爪功，而且功力不凡，別說是有血有肉的手掌，便是一塊精鋼也得給他插穿五個小洞。

但尹小寶這一次卻鴻福齊天，雖然給夏侯振遠一爪插個正着，但他的手掌卻只是略覺疼痛，並未血流如注，給插穿五個透明的窟窿。

因爲就在兩人掌爪相交之際，夏侯振遠已給斜裏殺至那人一掌擊中，這一掌掌勢沉重之極，夏侯振遠驟然中掌，那一爪的力道立時就減弱了大半。

但凡高手相爭，勁勢强弱往往總是此消彼長的，夏侯振遠的鷹爪既然力道衰竭，尹小寶的掌力便倍見增强，只是尹小寶練功疏懶，目下功力距離「高手」兩字還甚遙遠，因此夏侯振遠在尹小寶掌下所吃的虧，只能算是極其有限。

夏侯振遠先前已中了毒針再復捱了那一記內家重掌，已無法支撐得住，登時「哇」的一聲口吐鮮血，仰面跌倒。

一掌力阻夏侯振遠的這個人，正是華山鐵蓮花！

鐵蓮花爲尹小寶解圍之後，陡地轉身，向那羣武士喝道：「你們若要報仇，一起過來便是！」她聲威凜凜，氣勢連許多七尺昂藏男子漢大丈夫也有所不如。

那羣武士見夏侯振遠已死，再也無心戀戰，只好一哄而散，尹小寶哈哈大笑，不斷撫掌稱妙。但朱六卻愁眉苦臉地走了過來，道：「這都是聚英堂的武士，你殺了聚英堂一個高手，這間客棧恐怕很快就給夷爲平地。」

尹小寶笑聲倏止，道：「這都是老子不好，先前瞧見袁鎮和郝定把毒針筒交給六爺子，而六爺子又把那毒針筒放在櫃枱之內，因此老子一時興之所至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朱六道：「袁鎮說，他倆找酒大夫治傷，身上不宜帶着這等歹毒的暗器，以是把針筒存放在這裏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這都是老子不對，連累了六爺子。」

鐵蓮花卻搖頭道：「此等賣國求榮之奸賊，殺之不枉，尹掌門並沒有做錯。」

尹小寶心中暗喜，面上仍然裝作愁眉苦臉的樣子：「但本掌門用下三濫的手段暗算賊

人，這個……」

鐵蓮花道：「對付虎狼，自當使用虎狼之藥，這些惡賊何嘗不是常用下三濫的手段殘害忠良？尹掌門只是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那又何必耿耿於懷？」

尹小寶這才大大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鐵姑姑所言甚是。」

鐵蓮花轉過臉，目注着朱六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你大可以回鄉耕田種菜，何愁會混不到飯吃？」

朱六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就只好如此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但朱五俠被困大牢，咱們不可不理。」

朱六道：「嘉興大牢非比尋常之地，要救五哥，只怕不易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此事可以智取，大家不妨花點腦筋，也許可以殺出一條血路，亦未可料。」朱六聞言，不禁搖頭苦笑。

隔了一會，鐵蓮花對朱六說道：「咱們要離開嘉興了，你怎打算？」

朱六道：「自然是一塊兒走。」

尹小寶奇怪地望住鐵蓮花，道：「咱們不是要救朱五俠嗎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咱們只是暫且離去，有了周詳策略之後，什麼時候都可以立刻回來。」

尹小寶這才恍然，道：「鐵姑姑高見！高見！」

到了黃昏時分，四人離開嘉興，在道路上，尹小寶問雪兒：「妳說蒙古跟咱們大宋的江山，什麼分別？」

雪兒道：「咱們蒙古多牛羊，你們大宋多房子、城鎮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喜歡中原多些，還是喜歡蒙古多些？」

雪兒道：「中原有中原的好處，蒙古有蒙古的好處。」

尹小寶搖頭道：「我不是問蒙古好一些還是中原好一些，我只是問，是喜歡蒙古，還是喜歡中原？」

雪兒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你在蒙古，我便喜歡蒙古，你在中原，我便喜歡中原。」

尹小寶大是高興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以後就不入茅厠，以免妳連茅厠也喜歡。」雪兒俏臉一紅，不再理睬尹小寶。

到了暮色將盡之際，四人來到了一條小村落中，鐵蓮花道：「這裏有一間小酒家，酒大夫每天十二個時辰之中，最少有七八個時辰泡在這裏。」直到這時，尹小寶才知道鐵蓮

花原來想找那個什麼酒大夫。

不久，四人已來到那間小酒家，只見門外有一個牌匾，刻着三個蒼勁的大字：「留名居」，單看這店名，就使人想起了詩仙，也是酒仙李太白「將進酒」中的佳句：「古來聖賢皆寂寞，唯有飲者留其名。」

「留名居」地方雖小，但卻佈置雅潔，兼且四周遍植時花，還未入內已覺花香與酒香陣陣撲鼻而來。

尹小寶雖非無酒不歡之徒，但卻也不禁爲之興致勃發，漫吟道：「走來走去人似狗，笑騎老虎醉騎牛，難得美酒添佳句，無錢付帳也不愁！」

朱六忍不住拍掌讚好，隨即再問：「此乃何人佳作？」尹小寶亦嘻嘻一笑，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。

便在此時，店內也有人吟哦起來：「青松出澗壑，十里聞風聲，上有百尺絲，下有千歲苓。自性得久要，爲人制頹齡。小草有遠志，相依在平生，醫和不並世，深根且固蒂。人言可醫國，何用太早計，小大材則殊，氣味固相似。」

尹小寶一面聽，一面進入酒家內，只見吟哦這一首詩之人，頭頂禿滑，衣衫殘破。他

大半邊身子都已染上酒跡，雖然看來醉眼惺忪，但手裏捧着一隻裝滿了酒的杯子，直至吟哦完這一首詩之後，還是沒有半滴酒傾瀉出來。

禿頭人吟完這一首詩，接着就巍巍地站了起來，捧着酒杯來到尹小寶面前，道：「兄弟昔才所吟的詩，簡直連屁也不如，來，俺罰你喝掉這一杯酒！」

尹小寶哈哈一笑，立即取過杯子，把杯中美酒一傾而盡。

禿頭人似是一呆，接着瞪着尹小寶，道：「你怎麼喝掉俺這杯酒？」尹小寶道：「不爲什麼，只因爲我很想喝酒。」

禿頭人又是一呆，隨即雙手揑着他兩肩，笑道：「答得好！答得好！你果然跟別人不一樣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要是別人又會怎樣了？」

禿頭人：「要是換上別人，他一定會說，這是俺罰他喝的，因此才喝掉俺這一杯美酒。哼，這是廢話，想喝便喝，既然喝了，又何必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？兄弟，你說是不是？你說是不是？快說！快說！你若不說，俺以後就不再罰你喝酒，而是罰你喝豬尿！」

尹小寶卻道：「我不說，你罰我喝豬尿好了。」

禿頭人一愣，道：「你不怕喝豬尿嗎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沒有人會喜歡喝豬尿，你可以罰我喝，但我卻是可以不喝的。」

禿頭人怒聲道：「你敢不喝，俺一掌轟碎你這顆腦袋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若轟碎我這顆腦袋，你的腦袋只怕也會不大牢固。」

禿頭人一呆，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尹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是閣下的朋友，你若殺了我，你一定會大大的後悔，大概不必等我另一些朋友找你復仇，你自己已會自行抹頸子謝罪。」

禿頭人兩眼一瞪：「誰說你是我的朋友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是我！」

當尹小寶說出這兩個字的時候，他眼神堅定，勇氣十足，也信心十足。

禿頭人又呆住了，這一次他呆得更久，臉上的表情就像是赤手空拳的獵人遇上了老虎。

過了很久，禿頭人突然用力捏頭，叫道：「俺不是你的朋友，因爲俺不配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先生是非常人物，又怎會不配跟在下交朋友？」

禿頭人道：「誰說俺是個非常人物？」

尹小寶道：「你是酒大夫，醫術天下無雙，自然非比尋常。」

禿頭人又呆愣愣地望着尹小寶，忽然哈哈大笑，笑得連腰也彎了下來。

尹小寶眉頭一皺，叫道：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

禿頭人立刻不笑，而且還沉着臉，道：「你說得對，俺只不過遇見一個瘋子，又有什麼好笑了？」回頭大叫一聲：「酒保拿酒來！」

一個矮矮胖胖的酒保立刻捧着一罈女兒紅，對禿頭人道：「就只剩下這一罈了。」

禿頭人跳了起來，吼叫道：「你在開什麼玩笑？若只剩下這一罈，怎足夠大夫喝三晝三夜！」

酒保面有難色，道：「明天就有酒送來，你明天再拿好不好？」

禿頭人道：「放屁！俺明天就要回京師成親，大夫若不夠酒喝，準會把俺罵個狗血淋頭，你是想俺做一個狗血淋頭的新郎倌嗎？」

尹小寶聽到這兒，差點沒當場昏倒過去。這小小的村子，總不成還會有兩個大夫，聽禿頭人這麼說，他顯然不是那個酒大夫，難怪他剛才笑得如此厲害了。

他連忙抓住禿頭人，道：「老兄，你是酒大夫的什麼人？」
禿頭人眨眨眼，道：「俺叫汪大海，是酒大夫的書僮。」
尹小寶「哇」一聲大叫：「你怎麼不早說？」
汪大海又眨眨眼，道：「你又不曾問俺，俺又何必說？」
尹小寶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我是個蠢貨，就是只會自作聰明。」
汪大海嘻嘻一笑，道：「除了自作聰明之外，你還懂得作詩，昔才那一首詩就很不錯。」
尹小寶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你不是說老子吟的詩連屁也不如嗎？」
汪大海道：「那是俺的醉話，不能當眞。」
尹小寶道：「難到你此刻又已以經很清醒嗎？」
汪大海「呃」的一聲，道：「俺如今說的也許是醉話。」
朱六聽得大不耐煩，道：「是醉話也好，是瘋話也好，酒大夫怎麼了？」
汪大海道：「你們要找酒大夫？」
尹小寶道：「既已到此，自當登門拜候。」

汪大海道：「很好，你們跟着俺走便是。」
汪大海捧着一罎女兒紅，帶着四人來到一條鋪滿鵝卵石的羊腸小徑，一邊走一邊吟哦，吟的仍然是先前在留名居所吟的那一首詩。
尹小寶聽到眉頭大皺，忍不住對朱六道：「六爺子，這書僮似乎是個渾人。」
朱六道：「本來就是個渾人。」
尹小寶道：「但聽他作的那一首詩，却似乎並不怎麼胡混。」朱六搖搖頭，表示不敢胡亂置評。
鐵蓮花原本一直沉默不語，這時候却插口道：「汪大海吟的那一首詩，並不是他自己作的。」
尹小寶立時一拍大腿：「對呀！這準是李白、杜甫的詩句！」
鐵蓮花搖搖頭，道：「不，這是山谷寫給蘇子瞻的一首詩。」
尹小寶皺了皺眉，道：「山谷是何許人也？這名字不見經傳，不像是什麼大詩人。至於蘇子瞻，本掌門也沒聽說過，倒是那位蘇老兄的同姓兄弟蘇東坡，此人大大有名，他有一首詩，開首幾句是這樣的『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，故壘西邊人道是，三國

周郎赤壁……』接着那一句……嗯，本掌門記起來了，是……是亂七八糟……」

朱六乾咳連聲，道：「尹少爺，好像不是這樣吧？」

尹小寶一怔：「不是亂七八糟，莫非是亂臣賊子？還是亂點鴛鴦譜才對？」

朱六道：「都不是，接下來的應該是：『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，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強虜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，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』」

尹小寶聽的不住點頭，道：「對了，就是這一首詩！」

鐵蓮花却搖頭不迭，道：「這並不是詩，而是詞。」

小寶訕訕一笑：「詩和詞又有什麼分別了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詩的字數，每句只有五個字或者是七個字，但詞却不受這種限制，而且句數也不規限於四句或八句，因此詞既被稱爲『長短句』，又被稱爲『詩餘』。」

尹小寶恍然大悟一笑，道：「難怪蘇東坡這一首亂七八糟的東西字數忽長忽短，原來並不是詩，而是詩餘，長短句，不俗！不俗！嗯，那個蘇子瞻，是不是蘇東坡的兒子？」

鐵蓮花搖搖頭，說道：「蘇子瞻並不是蘇東坡的兒子，他是蘇洵的兒子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蘇洵又是何許人也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蘇洵是蘇軾的父親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蘇軾又是誰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蘇軾是蘇轍的兄長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蘇東坡跟蘇軾、蘇轍有何等淵源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蘇東坡是蘇洵的長子，蘇轍的兄長。」

尹小寶呆住，想了好一會之後倏地叫了起來：「如此推算，蘇子瞻豈非就是蘇東坡嗎？」

鐵連花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蘇子瞻本來就是蘇軾，也就是蘇東坡，蘇軾是眉山人，字子瞻，乃蘇洵之長子，於嘉佑進士，因與王安石議論國事而貶至黃州，築室東坡，自此號東坡居士，此人才氣縱橫，無論詩詞書畫無一不精，因此山谷對蘇東坡極爲欽佩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本掌門從前認識一個武林豪傑，他老人家姓谷名山，倒轉過來讀，就變成山谷了，原來這世間上既有人姓谷，也有人姓山的。」

朱六聽了，搖搖頭道：「姓山的人，我可從沒聽過。」

鐵連花卻道：「世間上確是有人姓山的，晉朝有『竹林七賢』，其中一人就是姓山的，他叫山濤，曾經官拜尚書吏部郎，於朝中十餘年，一直清儉無私。山濤爲官之時，曾甄拔無數才智卓越之仕，是個難得的好官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然則山谷又是何許人也，是否山濤的後裔？」

鐵連花搖搖頭，道：「山谷並非姓山，而是咱們大宋朝代的大詩人、詞人、也是著名的書法家。他生於慶歷五年，姓黃，名庭堅，字魯直，自號山谷道人，又號涪翁，因此人們習慣把他稱做山谷。山谷與蘇東坡同負盛名，是『江西詩派』的祖師，汪大海昔才所吟的那一首詩，是山谷在元豐元年所作，他把這一首詩送給當時正在徐州的蘇東坡，詩中意思，大概是說他和蘇東坡的思想很相近，故此末後兩句說：『小大材則殊，氣味固相似。』至於『醫和不並世，深根且固蒂，人言可醫國，何用太早計。』這幾句，是說春秋時代秦國有一位名醫叫醫和，他已不在世上了，那就該堅固本蒂，好好修養充實自己，等待機會再行爲國效力。因爲『晉語』有云：『上醫醫國，其次救人。』尹掌門，你明白嗎？」

尹小寶心想：「鐵姑姑已解釋得清楚無比，要是老子還說不明白，那便是重逾百斤，比牛更笨的大笨蛋。」

他點頭不迭，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隨即追前問汪大海：「汪老兄，你明白不明白？」

汪大海卻茫然道：「俺明白什麼？」

尹小寶「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你明白就好了。」實則汪大海全然不明，而尹小寶也知道他糊塗十足，因此答非所問地含糊混過便算。

鐵連花又對尹小寶說道：「這一首詩，是酒大夫經常唸的作品，汪大海只是依樣畫葫蘆，酒大夫怎麼唸他也就怎麼唸，至於詩中意境和涵義，他自是全然不明所以的。」

尹小寶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沉吟片刻，又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酒大夫不但醫人，也有醫國救國之想。」

鐵連花頷首道：「不錯，這位江湖怪傑要是不喝醉酒，確是一位難得的人材。」

衆人邊談邊走，只見小徑兩旁林木越來越是濃密，就在這時，忽聽得琴聲琤琤，前面有人正在撫琴。

這琴聲初時奏得甚爲疏落緩慢，但衆人越往前走，琴聲便越來越急，有如一場小雨越下越大，終於變成了傾盆大雨，氣勢磅礡逼人。

尹小寶生長於市井街頭，對樂理全然不明。但鐵姑姑卻是行家，但覺這琴聲忽然慷慨

激昂，忽然一片肅殺可怖，忽然間又有如置身於荒寂無人，淒涼黯淡的古戰場一樣。

琴聲突然中止，剎那間萬籟俱寂，但衆人卻仍有着盪氣迴腸，神魂浮散之感。

這時，衆人已從羊腸小徑來到了一塊草坪上，只見草坪四周圍着竹籬，左邊是一座碧綠水池，右邊是一間竹舍。

竹舍門外，一個身穿綠袍，面色紅潤的老人，正在抹琴。

以布抹琴，本是尋常不過的事，但這老人抹琴，用的卻並不是清水，而是觸目驚心的鮮血。

眼前這個以血抹琴的老人，正是酒大夫。

汪大海把那罎女兒紅奉上，酒大夫卻連瞧也不瞧，只是冷冷的說道：「大海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汪大海抓了抓禿頭，道：「好像已快三十歲。」

酒大夫冷哼一聲，道「十五年前，你已經三十歲！」

汪大海眨了眨眼，道：「十五年前事，大海早已記不起來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十五年前事，你不記得，我卻記得。那一年，你故鄉大旱，百里之內寸

草不生，整條村子都靠一丁點兒糧食活命，但官府仍然不顧百姓死活，要你那一條村子繳交糧稅，結果，你父親和村子裏的幾個兄弟，跟官兵打了起來，唉，你們連吃也吃不飽，又怎敵得過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兵？可是，一件可笑的事同時發生，那些正在作威作福的官兵，突然遇上了剋星，你估道是誰？原來是一波未定，一波又起，就在風雲變色之際，從北方掩殺而至的金兵又來了，嘿嘿，眞是越弄越熱鬧，一個窮鄉僻壤，居然也會招來大批軍隊，在乾裂得可憐的土地上互相廝殺，要是土地公公有靈瞧見，也不知道應該捧腹狂笑，還是應該泣然欲涕才對。」

汪大海道：「既有金兵，又有官兵，咱們這夥窮人該怎辦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官兵雖然可惡可恨，但畢竟還是漢人，到了這關頭，自然是官民並肩作戰，與金狗週旋到底。」

汪大海道：「結果如何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那些官兵，只會欺負又窮又弱小的老百姓，一遇上聲勢洶洶的金兵，又怎會是對手？」

汪大海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狗只可以欺負小貓小兔，遇上了豺狼虎豹，就只有夾着

尾巴沒命逃跑的份兒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你這次聽明極了，那些官兵不到三幾回合，就已呼爹喚娘，紛紛逃散。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，那些官兵可以他媽的一走了之，但是百姓卻是跑不了不，既然跑不了，就只好奮力抵抗。」

汪大海道：「有一句成語，叫『螳臂當車』，他們就是可憐的小螳螂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你越來越聰明了，我只是教了你三十多次，你就能記得滾瓜爛熟，沒有答錯一個字。」

尹小寶聽了，差點沒有當場噴飯！

酒大夫一面說，一面仍然以血抹琴，在他的身邊，有一個木桶，鮮血就是盛載在木桶之內的。

尹小寶終於忍不住問：「敢問前輩，這是什麼血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當然是人血。」

尹小寶心中叫了一聲「恐怖」，嘴裏卻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前輩是個大夫？還是個屠夫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我有時候是大夫，有時候是屠夫，但無論在何時何地，都決不會是任何

女人的丈夫。」

尹小寶一愕，道：「前輩尚未娶妻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上天下地，古往今來，只有一個女人才配做我的妻子，她叫冷艷凝，我認識了她二十二年，她才向我笑過三次。」

尹小寶聽得眉頭大皺，暗道：「這豈不是相隔七八年才笑一笑？如此美人，要來何用？哼，老子若遇上這麼一個妞兒，若不把她拿去餵狗，老子就不姓尹！」

卻聽見大夫繼續說道：「雖然她不喜歡對着我笑，但我還是對她一往情深，而且一點也沒有怪責她，因爲她喜歡的並不是我這個江湖郎中，而是一個風度翩翩的佳公子。」

尹小寶嘆了口氣，忖道：「自古姐兒皆愛俏，一個背着葯囊滿街走的郎中，又怎能跟什麼佳公子相比？」

酒大夫也嘆息一聲，接道：「但那個風度翩翩的佳公子是個壞蛋，他用甜言蜜語哄騙冷艷凝，叫冷艷凝把她父親的練功秘笈偷盜出來，冷艷凝照他的說話做了，但那個壞蛋公子練成了武功之後，不但沒有依照誓盟和她成親，還把她的父親一刀殺掉，自此之後，冷艷凝就神智不清了，她老是叫喚着那個壞蛋公子的名字，而且經常喃喃自語，說道：『你

要秘笈，我給你，你要什麼，我都給你……』她整天翻來覆去，都是說着這兩三句的說話，哈哈！哈哈！哈哈哈哈哈……」酒大夫這幾下笑聲了無生氣，令人聽來頗有淒酸之感。

他笑了好一會，才繼續說下去：「她第一次對我笑是在二十二年前的一個冬夜，那天晚上大雪紛飛，我在冷宅作客，她父親喝得酩酊大醉，忽然鬧起脾氣，罵我不夠義氣，他喝了十八斤酒，我才只是喝了十七斤半，他很生氣，說要打我的屁股，要是我不肯，他就打女兒的屁股，他說道：『任君選擇。』我連想也不想，就回答：『打死我好了，我今天穿的褲子很厚。』就在這時候，冷艷凝在雲石屏風後面笑了，我從側面瞧見她的笑靨，就只是這麼一瞧，我整整一個月都無法睡得着覺。」

尹小寶吁一口氣，回眸瞧着雪兒，忖道：「雪兒啊雪兒，妳聽見了有？咱們大宋男人，是何等的癡情，又是何等地混帳！」

酒大夫道：「此後，我隔不了幾天就到冷家走一趟，有時候運氣好，一進入冷家就遇上了她，但有時候時運不濟，三四個月也見不着她一面，也是毫不爲奇的。」

尹小寶心中罵道：「沒出息，既然喜歡人家，就不該閃閃縮縮，何不乾脆單刀直入，

一進門就表明心意，大叫：『老子是來找冷小姐的，她在不在？快叫她出來見老子吧！』」

心念未已，酒大夫已經接道：「我在別的地方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但在這種事情上，卻是不知所謂，糊塗兼混帳。到後來，我才知道，她對那個壞蛋公子一片癡心，嘿嘿，人家是公子哥兒，我算得上是什麼東西了；可是，我就算喝掉三百斤烈酒才做夢，也決想不到，那個壞蛋公子居然會用如此毒辣的手段來對付冷家父女！」

尹小寶道：「前輩後來知道了，那又怎樣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知道了又能怎樣？冷艷凝已不再是冰雪聰明的千金小姐，她變得癡癡呆呆，枉我號稱武林名醫，但她的病卻總是無法可以治好。我很悲傷，有一天我問她：『妳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快活不快活？』她想了很久，說道：『你要秘笈，我給你，你要什麼，我都給你……』我忽然狂怒起來，抓住她的肩膊用力亂搖，叫道：『我什麼都不要，只要妳對我笑！笑呀！快對着我笑！妳可知道，妳隨隨便便那麼一笑，我就每晚都無法子睡得着覺！

「可是她沒有笑，只是又再叫喚那個壞蛋公子的名字，我更怒不可遏，突然出手點了她的笑腰穴……」

尹小寶聽到這裏，倏地面色驟變，怒道：「你怎可以用這種手法來對付一個瘋子？」

酒大夫臉色鐵青，搖頭說道：「她並不是個瘋子，我才是，因爲她沒有傷害過任何人，而我卻爲了想看一看她的笑靨，竟然用這種手法來對付她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伸出了右手食指。

他這一根手指正在顫抖，不，該說是他整個人都在顫抖。他淒然地笑了一笑，道：「我早就該把這根手指砍掉，但我一直沒有這樣做，因爲我是個卑鄙小人，卑鄙小人都是貪生怕死的，貪生怕死的人，自然害怕流血。」

尹小寶可不理會酒大夫這根手指，他只是關心冷艷凝。他問：「冷小姐給你點了笑腰穴之後，可曾笑了起來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她笑了，而且還笑得很厲害，很痛苦。」

尹小寶額上青筋暴現，戟指罵道：「他媽的灰孫子王八狗雜種，你不是人！」

酒大夫點點頭，道：「你罵得很對，我是個衣冠禽獸！」

尹小寶「哼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冷小姐終於向你笑了，你快活不快活？」

酒大夫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她第一次笑，我一個月睡不着覺。她第二次笑，我一年都睡

不着覺，縱然勉強入夢，醒來也是冷汗濕透，自慚無地自容。」

尹小寶咳嗽兩下，道：「後來又怎樣了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年復一年，冷家早已家道衰落，不復舊時般輝煌顯赫，冷艷凝癡癡呆呆地活了二十餘年，終於鬱鬱而終，但她在臨嚥氣前，卻奇蹟地對我笑了一笑……」

尹小寶臉色又變，喝道：「你又再點她的笑腰穴嗎？」

酒大夫連忙搖頭，叫道：「不！這一次我再也沒有點她的笑腰穴，眞的沒有！眞的沒有！」

尹小寶嘆道：「我相信了，你別太緊張。」

酒大夫長長的吐一口氣，道：「有人對我說，往事如烟，一切都已烟消雲散，但那是別人的看法，在我而言，往事永不磨滅，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冷艷凝，也沒有人可以讓我忘掉金狗殘殺漢人的情景。」

汪大海驀地揮動雙拳，道：「咱們要醫國救國，把金狗趕出去！」

鐵蓮花立時應聲叫好。

尹小寶心想：「鐵姑姑並非渾人，而且愛國忠心，只要有人大叫趕走金兵，砍翻金

狗，她老人家就會急急響應，唯恐稍有半點怠慢。」

酒大夫目注着鐵蓮花，道：「這位女英雄，未知怎樣稱呼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我姓鐵，隸屬華山派門下。」

酒大夫聞言，不禁面色動容，道：「果然是鐵蓮花，妳來得正好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未知大夫有何指教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聚英堂肆虐武林，鐵長老可曾知情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此事天下皆知，華山派中人無不憤慨萬分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鐵長老既知此事，未知華山派有何打算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敝派近數十年來，屢經事變，正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如今依然人材四散，陣容不整，以是敝派掌門雖有滅殺聚英堂之心，但到底該當如何應付，目下仍有舉棋不定之嘆。」

酒大夫沉吟半晌，道：「聽說貴派聶掌門已不幸逝世，未知此事當眞？」

鐵蓮花愁眉緊皺，道：「確有此事。」

酒大夫目光一轉，盯着尹小寶，道：「莫非新任掌門，就是這位少年英雄？」

鐵蓮花緩緩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這位就是咱們華山派新任掌門尹小寶。」

酒大夫把尹小寶上上下下打量了很久，才道：「尹掌門，在尊駕眼中，我是一個怎樣的人？」

尹小寶暗道：「這豈不是存心要考一考本掌門人嗎？」微一沉吟，隨即道：「先生有醫國之心，卻無醫國之力。」

酒大夫眼色倏變，道：「尹掌門何所見而云焉？」

尹小寶心中暗罵：「這大夫又在丟什麼書包了？」雖然並不完全明白酒大夫這一問的字句，但意思總還是明白的，便說道：「曾聽祖師爺說過：『成大事者，須專心一致，心無旁騖，決不可三心兩意、心浮氣躁，也不可心驚膽戰、心猿意馬，否則縱使全力施爲，結果也會心力交瘁，繼而力不從心，失敗得心灰意冷的。』照我看，先生雖有醫國之心，卻老是心如懸旌，心不在焉，如此一來，又焉可一心一意盡展所長，爲國家獻出眞實本領？冷小姐不幸之遭遇，莫說先生有切膚之痛，即使區區在下不才晚輩尹某小弟，也是聞者心酸，到了晚上也同樣會睡不着覺的。但正如衆口皆云：『往事如烟。』事情既已如烟似霧，再凝念也是於事無補的。以先生之才智及所學，如能把前事拋開，忘記得乾乾淨淨，必可

大有一番作爲，倘若繼續執迷不悟，自困愁城，那便他媽的嗝呵大吉有如豬蛋一樣黃腫脚不消提！」

說完之後，暗問自己：「豬是胎生的還是蛋生的？」一時之間，倒也難以找到正確答案。

酒大夫聽了尹小寶這番說話之後，登時爲之怔呆不已，隔了很久很久之後，突然一掌把抹上鮮血的古琴擊斷，分成兩截。

他突然毀琴，別人雖然大感詫異，但最感到驚愕不已的，卻還是追隨酒大夫多年的汪大海。

汪大海雖然半點也不聰明，但這十幾年以來，酒大夫幾乎每一天都在奏琴，而且無論是誰都不能動這一具古琴，就連汪大海也不例外。

有一次，酒大夫喝醉了，把這一具古琴放在門外，汪大海唯恐給別人盜走，正欲把古琴捧回竹舍之中，但就在此際，酒大夫突然猛吼着衝了出來，神情猙獰可佈地大叫：「別動我的琴！這具琴是我的，誰也不能搶走它！誰也不能搶走它！」

酒大夫簡直拚命似的把古琴奪回，然後就抱着古琴痛哭流涕，歷久不止，汪大海雖然

不曉得這具古琴的來龍去脈，但最少也知道，酒大夫一直把這具古琴視如性命般重要，想不到他如今居然以掌毀琴，汪大海自是驚愕得連嘴巴也合不攏。

霎時之間，草坪上一片寂靜，誰也沒有開口說話。

又隔了很久，酒大夫才向汪大海招了招手，道：「把這斷琴埋掉，我以後再也不想看見它。」汪大海仍然呆愣愣地站在那裏，酒大夫突然怒跳起來，叫道：「你的耳朵聾了嗎？我的說話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

汪大海這才如夢初醒，連忙點頭不迭，道：「都聽見了。」匆匆拾起斷琴，轉身便走。

但酒大夫卻又突然沉聲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汪大海立刻回頭，吁一口氣道：「大夫改變主意了嗎？」

酒大夫嘆息一聲，汪大海接着又說道：「隔鄰村有一個精通韻律，又能修琴整治樂器的老師傅，我去叫他把這具琴……」

「別亂作主張，」酒大夫又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琴已擊毀，再也修補不回，你把這斷琴先行燒掉，然後才再埋在地下。」汪大海呆住半晌，才遵命抱着斷琴離去。

汪大海走得並不快，似乎還存着一絲希望，說不定酒大夫還會改變主意。

但酒大夫再也沒有說什麼，直至汪大海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之後，尹小寶才問：「先生用人血抹琴，卻是爲何緣故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血債血償，我要用仇人的血，染滿這一具琴，好讓冷小姐知道，我已爲她報了這段血海深仇。」

尹小寶目光大亮，道：「先生已殺了那個壞蛋公子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我武功不如他，但卻能將此人置諸死地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先生用的是什麼法子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這次是假手於人，我數數人數，也殺人無數，我殺的那些人大可不必理會，但所救之人，不少都是身懷絕頂武功之士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又如何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我救人從不收取分文，因此他們都欠下我的人情。」

尹小寶恍然大悟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先生是要借助這些武林高手之力，來對付那個壞蛋公子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集十八高手之力，要殺一個卑鄙小人，那是易如反掌之事，就在昨晚，

卑鄙小人已然伏誅，這一桶鮮血，就是從他身上流出來的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冷小姐之仇經已得報，先生如今又有何打算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原本還是六神無主，今已茅塞頓開，以是毀琴決意忘懷舊事，一掃頹風！」

尹小寶大喜，笑道：「先生本有醫國救民之心，刻下正是大展抱負時候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這都是拜尹掌門一語解破老夫癡念所賜。」

尹小寶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這是那裏的說話了？哈哈！哈哈！……」

不久，朱六問酒大夫：「袁鎭、郝定二人，是否曾找先生治傷？」

酒大夫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確有此事。」

朱六道：「兩人如今何在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都已走了。」

朱六一怔，鐵蓮花卻老實不客氣，問道：「這兩位壯士，運氣如何？」

酒大夫似懂非懂地一笑，道：「鐵長老此言是何所指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這兩位若是交上好運，當他倆前來找尋先生之際，先生是不會醉得天昏

地暗的，要是先生醉得一場糊塗，袁鎭、郝定二人就大大的倒楣了。」

酒大夫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鐵長老，你放心好了，近日以來，老夫難得一醉。」

尹小寶也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，本掌門絕無半點懷疑。」

朱六奇道：「尹少爺何以如此肯定？」

尹小寶嘻嘻一笑，道：「留名居美酒來貨奇缺，既無酒可賣，先生也就無酒可買，只是一罎半罎女兒紅，以先生之海量又怎會喝得酩酊大醉！」

朱六聽了，連連點頭稱是。

鐵蓮花接着又問酒大夫：「袁鎭、郝定二人去了什麼地方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兩位傷勢說輕不輕，說重也不算重，但經過老夫治理後，已無大礙，他倆說朱五俠被囚禁在大牢之中，非要想辦法加以營救不可。」

鐵蓮花眼色驟變，道：「這兩人莫非回嘉興府劫大牢不成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那倒不是，這兩人倒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單憑他倆的力量，絕對無法從大牢裏救人的，因此兩人決定向鐵旗盟求助。」
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鐵旗盟是何許人也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鐵旗盟並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中原一幫二谷三教五門八派十六會共同組成的組織。」

尹小寶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好龐大的陣勢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若不是這樣，又怎能與聚英堂互相抗衡？」

尹小寶撫掌一笑，道：「聚英堂只是武林中一個幫會，再厲害也無法跟一幫二谷三教五門八派十六會如此衆多高手相比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尹掌門此言差矣，聚英堂近十餘年來，已網羅逾千武林高手，而且勢力遍佈大江南北，要對付游大先生，決非易事。」

尹小寶笑了一笑，道：「聚英堂高手如雲，確是不易對付，但游大先生卻是用不着對付了。」

酒大夫莫名其妙，道：「尹掌門何出此言？」

尹小寶微微一笑沒有回答，只是望了鐵蓮花一眼。

鐵蓮花立刻趕緊接道：「游大先生已死於尹掌門劍下。」

酒大夫大爲詫異，面上不免露出疑惑之色，他心想：「游大先生外號『不見刀』，刀法

之精奇，武林中鮮有人能冀及，這位尹掌門縱使英雄出少年，但要勝過游大先生，又豈是易事？」這番說話雖然藏在心裏沒有說出口，但人人都知道他的想法。

尹小寶眉毛一揚，隨即哈哈笑道：「在下確是殺了游大先生，但那是不能當眞的。」

酒大夫更是奇怪，忍不住說道：「是殺了便是殺了，不是便不是，何以卻不能當是眞的？」

尹小寶眼珠子一轉，卻問道：「先生可曾射過雁？」

酒大夫搖搖頭，道：「沒射過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鵰呢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也沒射過鵰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那麼先生曾經射過什麼雀雀鳥鳥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我只射過蚊子。」

尹小寶大奇：「蚊子那麼細小，怎能用箭去射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用弓箭當然是射不到蚊子的，我用的是比繡花針還細小的牛毛金針。」

酒大夫悠然一笑，接着又對尹小寶說道：「射蚊和射雁是大有分別的，跟射鵰就更不

能相提並論，但這又有什麼打緊了？別人射鵰是大英雄大豪傑，但我射蚊也同樣自得其樂。其實，最重要的並不是射鵰還是射蚊，最重要的是射得快、射得準，只要又快又準，那便逢矢中的，永不落空。」

尹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先生言之有理，只要射得中，便是射蚊射蒼蠅，也同樣身心舒泰，萬事勝意。」

酒大夫忽然敲了敲額角，叫道：「對了，咱們越扯越遠，簡直是離題萬丈，尹掌門剛才的說話，未知到底是何所指？」

尹小寶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在下剛才只是作一個譬喻，我殺游大先生，說句不中聽的，便是和那些狗一樣。」眾人聽了，都是奇怪之極。

尹小寶嘆了口氣，把兩手伸出晃了一晃，才道：「本掌門的武功，其實稀鬆平常之至，便是再苦練三五十載，也未必打得過游大先生，是我祖師爺先行把這大惡人重創，然後我這個不成材的徒孫才上前撿便宜的，這情況就好比射雁射鵰，首先彎了搭箭，一箭射穿鳥兒胸腹的是獵人，而俺尹小寶就好比獵犬，汪汪大叫兩聲便搶前，見那鳥兒還能動兩動，便又再咬上一口將之結果，如此而已耳。」

酒大夫這才恍然，道：「尹掌門手刃大奸大惡元凶巨寇，但却毫不居功，着實難得，老夫最敬重的就是這種大仁大勇，誠實忠信之英雄人物，來！來！老夫敬尹掌門一大碗！」語聲未落，人已閃電般掠入竹舍，瞬即取了兩隻形狀奇異，色彩斑爛的大碗來。

酒大夫把兩個大碗都斟滿了酒，隨即道：「先乾爲敬。」一口氣便把大碗裏的酒喝個碗底朝天，衆皆喝采叫好。尹小寶豪氣陡生，依樣畫葫蘆，一口氣把整碗女兒紅喝得點滴不剩。

尹小寶喝完酒之後，把大碗看了又看，忍不住讚道：「此碗精細別緻，想必貴重異常。」

酒大夫連連點頭，道：「尹掌門手中所捧的，是唐朝郟縣黃道窰所產的『綠釉絞胎碗』，看來有點像是咱們大宋的『鈞窰器』，因此也有人稱之爲『唐鈞』，至於老夫手裏捧着的，是爲『黃釉絞胎貼花紋碗』，都是出自唐朝名師之手，自然珍貴之極。」

尹小寶又看了一會，不住點頭讚道：「好碗！好碗！只是碗上灰塵甚多，莫非先生平時甚少使用嗎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十餘年來，老夫從來沒用這一對碗盛酒喝，今天是大大的破例。」

尹小寶不由動容道：「先生這番盛情，尹小寶永遠難忘。」

酒大夫却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老夫把這兩隻碗拿出來，是別有用意的。」

尹小寶「哦」的一聲，連忙說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如今聚英堂的副堂主叫老刀手，這老賊在許久以前，不少人都以爲他是一個江湖游俠，是值得信賴的正義中人，可是，這老賊原來是披着羊皮的豺狼，無論是誰相信他，都無異是自掘墳墓的事。

「在差不多十年前，武林中有一個熱血漢子，他叫唐海。唐海是河南汝州人氏，祖傳數代皆以造瓷爲業，但唐海却喜歡練武，結識各路英雄豪傑，他八歲那年，便拜師在『雙刀鎮八荒』陸展雲門下，十六歲初出江湖，其後又再拜五人爲師，都是名滿天下的刀法名家。

「唐海不但嗜武如狂，也熱愛國家，其時，聚英堂與金國還只是秘密來往，並未如現今一般簡直是明目張膽，視中原豪傑如無物。唐海查悉聚英堂有賣國行爲，便與老刀手密約，聯手行刺游大先生，豈料老刀手人面獸心，竟然預先暗中勾結聚英堂，使唐海不明不

白枉死於建康府內，這一段血海深仇，凡是有血性的江湖兒女，都決不會忘記，如今，老刀手已成爲武林正義之師千夫所指的大罪人，人人皆欲啖其肉，飲其血，將這惡獠斬爲肉醬。

「唐海爲人，正氣凜然，獨惜養氣功夫還沒到家，凡事不免操諸過急，倘若他能觀人於微，也許不致誤信老刀手而釀成燈蛾撲火之慘劇。十一年前，唐海尚未到建康府之前，曾與老夫泛舟於洞庭湖上，老夫還記得，當年唐海曾在一葉扁舟之上醉酒狂歌，老夫也以竹筷敲擊和應，他如此唱道：『醉後未能別，醒時方送君。』雖然只是短短兩句，但卻豪邁坦蕩，令人難以忘懷。

「洞庭湖上長夜之飲，咱們甚是歡暢投契，直至晨曦甫現，方始登岸分別，唐海臨走前，把這兩隻碗送給老夫，說道：『素知大夫喜愛杯中物，本該以盛酒器物相贈，漢詩有云：就我求清酒，絲繩提玉壺。無奈千金易得，無瑕玉壺難求，權且以唐彩釉大碗一對敬贈，聊表寸心，尚祈莫要見嫌。』就是這樣，我收下了這一對碗，但多年以來，還是一直不捨得使用。

「熟料湖岸一別，即成永訣，唐海若是不敵游大先生，被擊殺於長街之中，那倒還罷

了，但唐海根本連游大先生也沒有見到，就給老刀手所害，血濺五步屍橫轎下，尹掌門，你認爲該怎麼說？」

酒大夫語畢，只見他胸口不住起伏，顯是心中甚爲激動。

尹小寶臉色一沉，道：「老刀手賣國求榮，謀害忠良義士，着實百死不足以蔽其辜，如此惡賊，自是不可放過。」

酒大夫道：「但老刀手狡智百出，兼且麾下網羅了不少黑道高手，要誅殺此人，並非易事，除非鐵旗盟能夠集中力量相助，事情始有可爲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，咱們從速與鐵旗盟商討此事如何？」

就在這時候，鐵蓮花突然沉聲說道：「有人來了！」

朱六臉色一變，道：「是不是聚英堂的兔崽子？」

鐵蓮花道：「不知道，但來人最少有十個以上。」

酒大夫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不管多少個敵人，來者統統殺！」

尹小寶笑了笑，道：「既救人，也殺人，不折不扣酒大夫本色。」話猶未了，忽然「媽啊」一聲叫了起來。

原來就在這時候，他看見了一個黑衣老婦拄着拐杖，從一株大榆樹後面閃身而出，這個若是別的老婦，他是決不會大驚小怪的，但這老婦却並非別人，居然是聖手教教主厲千懿！

不是冤家不聚頭，厲千懿在蒙古曾經使尹小寶大吃苦頭，但其後厲千懿却在「蝶王」胡濟滄手下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。

尹小寶做夢也想不到，自己千里遙遙，從蒙古回到中原，居然還會遇上這個女魔頭。

只見厲千懿神色頗佳，顯然創傷已無大礙。尹小寶心中不禁埋怨胡濟滄，暗道：「胡大俠若宰了這個老虔婆，老子如今就不必他媽的張惶失措。」

在厲千懿左右，還有十幾個高矮不一，肥瘦各異的漢子。

厲千懿甫現身，酒大夫已然喝道：「來者何人，速速報上名來！」

尹小寶暗道：「大夫這兩句話兒，倒像是正在演戲一般。」

厲千懿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酒大夫，這裏沒有你的事，你可以離開。」

酒大夫勃然變色，怒道：「廢話！這裏是我的地方，無論有什麼事，都跟老夫有關。」

厲千懿嘿嘿怪笑：「我要在這裏殺人，你是否也想賠上一條性命？」

酒大夫道：「別說是殺人，便是踩死一隻小蟻，爾等無耻之徒也休想全身而退。」

厲千懿拐杖一揮，呼呼有聲，喝道：「酒大夫，你好不識相。」霎時之間，劍拔弩張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便在這時，一人挺身而出，大聲道：「厲教主，本掌門在此，你想怎樣？」

厲千懿瞪了尹小寶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你憑什麼本領成爲華山派的掌門人？」

尹小寶一拍胸膛，道：「不憑什麼，就只憑這身傲骨，這一點是我輩中人非有不可的義氣！」

酒大夫、朱六聽了，都是忍不住齊聲喝采，只是前者喝采之聲響徹雲霄，而後者喝采之聲却是遠遠不及。

厲千懿又是陰森森一笑，道：「華山派出了閣下這麼一位掌門，也可算是氣數。」

鐵蓮花陡地叫道：「厲教主，休得放肆辱及本派掌門！」

厲千懿目光一轉，冷冷盯着鐵蓮花的面龐，她目光如刀，而這無形刀鋒，彷彿要把鐵蓮花面上的肌膚一片一片剜出來一樣。

厲千懿盯着鐵蓮花良久，才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咱們的小蓮花師妹，怎麼你連師姐也

不叫了，別人稱呼我是厲教主，那是不錯的，但你却不該這麼叫，應該叫我一聲師姐！」
衆人聽了，都是不禁爲之愕然。
尹小寶望了鐵蓮花一眼，忍不住問：「這位厲教主是咱們華山派門下嗎？」心裏同時在想：「要是眞的如此，那麼本掌門就不怎麼妙也，有這麼一個老虔婆弟子，小寶老兄這個掌門寶座，只怕會坐得大大不穩，她素來野心極大，勢必會向老子謀朝篡位。」
但鐵蓮花却搖了搖頭一道：「這位厲教主，從來都不是咱們華山派的門下。」
尹小寶「喔」的一聲點了點頭，隨即道：「本掌門明白了。」
汪大海在旁嘻嘻一笑，道：「你明白了些什麼？」
尹小寶向厲千懿一指，道：「她滿口胡言，一嘴是屁。」
厲千懿臉色一沉，冷冷道：「尹掌門，凡是不清楚的事情，最好少開尊口，以免貽笑大方。」
尹小寶正待反唇相稽，鐵蓮花已搶先一步，說道：「尹掌門，厲教主的說話，若在三十年前，那是半點不假的。」
尹小寶一怔，道：「這又是什麼道理？」

鐵蓮花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弟子在三十年前，還沒有投入華山派門下。」
尹小寶道：「鐵姑姑在三十年前還很年輕，那時候尚未投入本派門下，何奇之有？」
鐵蓮花道：「但弟子在四十年前，就已開始練武。」
尹小寶眉頭一皺，道：「那時候，你又是屬於何門何派門下？」
鐵蓮花道：「其時，弟子是聖手教的『銀使』，雖然武功並不怎麼高明，但在教中的地位，却是不低。」
尹小寶聽了，不禁爲之心中一凜，但面上却漫不經心地一笑，道：「常言有道：『英雄莫問出處』，鐵姑姑從前是聖手教門下，那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祖師爺在蒙古一個山洞裏對我說過：『浪子回頭金不換』，無論一個人從前怎樣胡鬧荒唐，只要肯誠心悔改，便是眞眞正正的好人。浪子如是，浪女也是一樣的。」
他又「浪子」又「浪女」的，聽得衆人爲之愕然不已，但他如今是華山派掌門，誰也不便諸多質問，只有厲千懿面上露出了冷嘲的笑意。
鐵蓮花更是神態恭謹，道：「掌門教誨，弟子永誌不忘。」
尹小寶忙道：「這是祖師爺的教誨，我不敢居功。」目光閃動，又問：「如此說來，鐵

姑姑眞的是厲教主的師妹了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從前是的，但在三十年前的中秋夜，弟子已跟聖手教斷了一切關係。」

尹小寶道：「卻又爲何？」鐵蓮花似是面有難色，欲言又止。

厲千懿嘿嘿一笑，道：「尹掌門，三四十年前我輩中人的恩恩怨怨，跟你又有什麼相干了？你可知道，我這個好師妹當年的綽號怎樣稱呼？」

尹小寶搖搖頭，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

厲千懿道：「她的綽號叫『多情湘女』，武功雖然平平無奇，但卻姿色迷人，連肌膚也是欺霜賽雪。」

尹小寶睨視着鐵蓮花，只見她臉色雖然不大好看，但卻還是一言不發。

尹小寶心中暗道：「這厲千懿諸多挑撥，但正如祖師爺說過：『浪子回頭金不換』鐵姑姑三十前是吃人妖怪也好，是蜘蛛精白骨精也好，其後她已加入華山派，而且連祖師爺也對她大是信任，可見鐵姑姑這三十年來爲人不壞，況且即使在三四十年前，也不見得曾經做過什麼壞事。」

只聽見厲千懿接着又道：「蓮花師妹，還記得三十年前的事嗎？有一次，妳在河邊洗

濯衣服，忽然有一條豺狼向妳撲了過來，是誰在千鈞一髮之際把妳搶救回來的？」

鐵蓮花悶聲不響，厲千懿嘿嘿一笑，繼續說道：「妳這條賤命是誰救的，姑且不說，三十年前的中秋之夜，咱們的師父要殺妳爲師兄報仇，又是誰給妳求情的？難道妳都已經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嗎？」

鐵蓮花倏地怒道：「殺掉師兄並不是我，而是妳這個陰險小人，妳不忿我和師兄出雙入對，就叫別人來行刺咱們，結果師兄死了，但妳卻把這筆帳算在我的頭上！」

厲千懿又是桀桀一笑，道：「但師父並不相信妳的說話。」

鐵蓮花道：「這都是妳在師父面前挑撥離間的功勞。」

厲千懿道：「妳眞到此刻還是沒有忘掉咱們的師父，又怎算是跟聖手教斷絕一切關係了？這豈不是自欺欺人之談嗎？」

鐵蓮花怒道：「厲千懿，妳活到這把年紀，還是只懂得賣弄花巧，簡直是不知羞恥。」

厲千懿冷笑連聲，道：「妳是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咱們顯然早已不是師姐妹，今天我把妳一刀一刀割開，妳也不能怪本座心狠手辣！」

尹小寶暗嘆一口氣，忖道：「原來是師姐向師妹翻算舊帳，老子這個勞什子掌門卻被

牽連，眞是倒楣。」但事已至此，想置身事外着實千難萬難。

酒大夫突然一聲大喝：「要在老夫這裏撒野，先得過老夫這一關！」本已劍拔弩張的局勢，立刻變成一場激戰。

但這時候，尹小寶心裏卻忽然想起了遠在草原大漠的鐵木眞。

鐵木眞是蒙古的巴圖魯，眞眞正正的勇士。

尹小寶是「臨安巴圖魯」，他倆曾聚首在一起，但如今卻天各一方，各有不同際遇。

英雄！勇士！巴圖魯！

尹小寶心裏在想：「鐵木眞啊鐵木眞，咱們什麼時候才能再度聚首，一起射箭，一起喝酒論英雄？」

歷史永不會完，武林中英雄兒女的故事也永不會在某年某日突然中止，但本文卻暫且告一段落，請請！

（完）